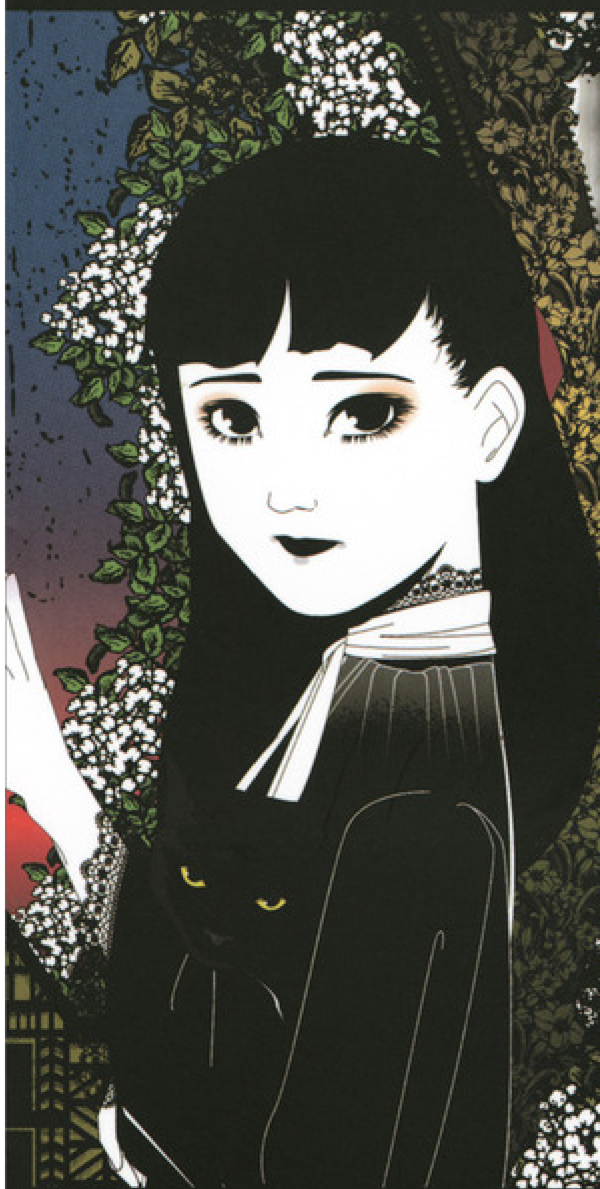
SHINZO MITSUDA



作者不詳

ミステリ作家の読む本

下

三津田信三

講談社文庫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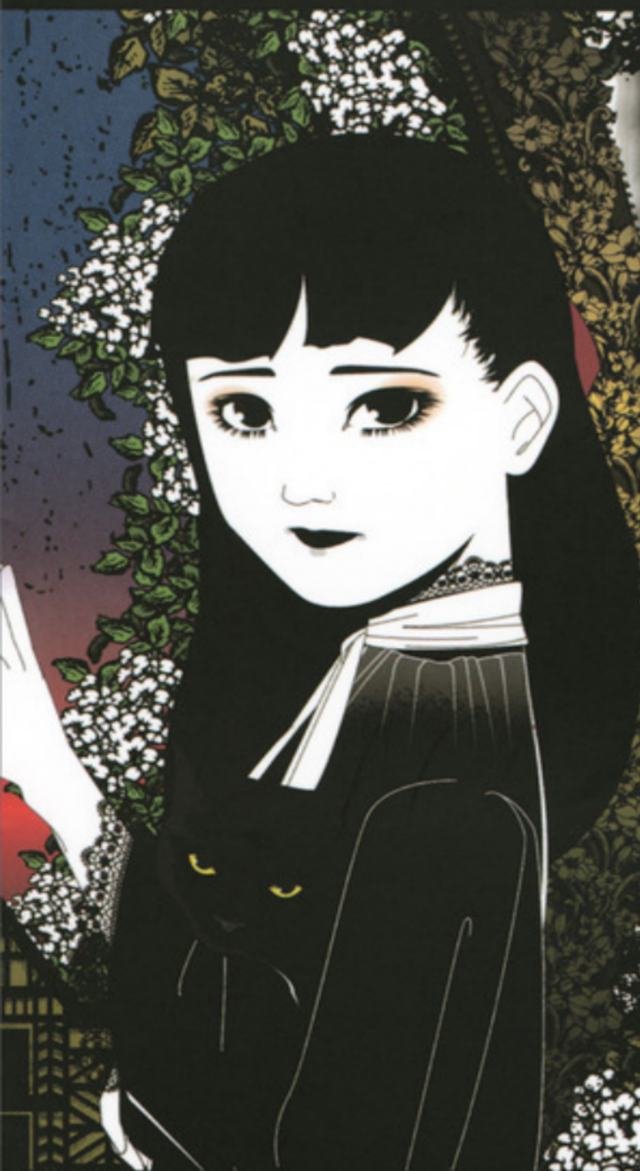
SHINZO MITSUDA

作者不詳

ミステリ作家の読む本

下

三津田信三





講談社文庫

译者：T & K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目　录

- 第五话 朱雀之妖
- 星期五
- 星期六（午前）
- 第六话 钟楼之谜
- 星期六（午后）
- 第七话 首级之馆
- 星期日
- 《迷宫草子》
- 《作者不详》
- 解说

第五話　「朱雀の化物」

筆者不詳



第五话 朱雀之妖

笔者不详

至于我是何人，这里怎样都好。问题是此处记载的原稿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此外。其中的内容究竟为虚构，还是以无限接近于现实的真事改编而成？

究竟何人，为何而作——

我就业于某大学附属机构民俗关系研究所，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经常会去地方村落进行各种实地考察。虽说具体的名字不方便透露，就在我去往S地区的各个村落实地调查离村人员的财产处分状况之时，偶然发现了位于K村的一个世家的仓库。里面实可谓名俗学相关资料的宝库。但不巧的是并无法自由调查仓库的内部，只被允许阅览调查所需的文献，实在相当遗憾。

然而麻烦的是这间仓库着实令人相当难受，四处满溢着令人脊背发凉的气氛，就连见识过各地几十个仓库的我也是头一回有这样的体验。我感到仓库正不断地窥视着自己，仿佛其本身就有了自我意识一般。置身于仓库之中，就会被禁锢在为某物所注视乃至偷窥的感觉之中。兴许是因为那里有着古意盎然的头盔与铠甲，才愈发能感受到视线一类的东西吧。虽说也想尽可能地搜集文献，但我还是希望能尽早从这里脱身。一面怀揣着这般矛盾的心理，一面仓库内做着调查。

就在此时，我在长柜上放置的行李后面，发现了一本落在那里的大学笔记。虽说笔记本略显污损，却一眼就能看出与其他的资料和文献大不一样。恐怕是这家的某人不慎遗落于此的吧。于是我便带着笔记本出了仓库，想着待会交还回去。

然而随后在资料的处理——主要是围绕着这些东西如何搬运的问题，乡间世家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傲慢不逊的态度，实在令我疲于应对，结果便笔记本的事完全抛诸脑后，就这样装在包里辞别了那家人。

回到旅馆以后，我立刻发现了笔记本，不过倘若被知道这是我未经允许就带出来的，怕是得惹上大麻烦吧。考虑到只要等到文献全部整理完毕送还那家人的时候悄悄放回去就好。因此我便决定在此之前都不去管它。

之后我将资料整理分析完毕，调查报告也做得还算满意。虽说是有了完成一项工作的成就感，但一想到还得去那户人家归还文献，就感到极其憋闷。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那本笔记，于是便从包里拿了出来，无意中瞄了一眼，不禁瞠目结舌。

里面记载的是大约距今十年前，在S地区的山庄“岩壁莊”中发生的高中生惨杀事件的细节。人物的名字刻意用了假名[注1]，不过原稿的内容无疑是关于那个事件的记述。

当时的我还是学生，连日来歇斯底里的各类报道里面极其残忍暴虐的内容，着实深深吸引着我的眼球。然而，这桩煽惑人们好奇心理的不祥事件，最终还是留下了成串谜团，成了无头悬案。

那个可谓凶悍的事件记录的原稿，现今就在我的手上。这明显是那桩事件的相关人员，对于事件本身极其客观的记录，仅此而已。

但我的头脑却越来越混乱。初读的违和感，到了第二次第三次阅读的过程中，已然化为了某种无可言喻的微妙情绪。原稿绝未告知事件的真相。反复阅读以后，各种疑问也接踵而至。

也就是说，写下这篇笔记的人，究竟为谁？所为何事？还有，那个“岩壁莊”杀人事件的犯人又为何人呢？

现将这篇有问题的笔记内容记录如下——

*

“听说在攀登这个半颜坂的途中，明明没有人，身后却会传来‘喂’的一声招呼呢。”

抬头仰望坡道的理代子（RIYOKO）慢慢回过头，带着不怀好意的，嘲弄式的笑容。

眼前延伸至远处的坡道上到处都是凹坑，看起来就像是刚吞噬过人类似的。并且被吞掉的人似乎还想自地底爬出来，形成宛若头颅一般的突起，也跟凹坑本身一样惹眼。

“这算啥……恐怖故事？”

总和理代子走得很近的直美（NAOMI），已然露出了十分畏怯的模样。

“然后回头一看就会变成石头吗？”

安弘（YASUHIRO）开玩笑说。

“不对，那人会被朱雀妖吃掉！”

理代子一脸愠怒地回了一句。即便只是玩笑，她也讨厌自己的话被反驳或否定。

虽说她那副臭脸并未持续多久，但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的她，还是轻蔑地瞥了美代（MIYO）一眼，把自己的行李抛到了她的面前。

“美代，我的行李就拜托你咯。”

直美也跟起了风。

“给，还有我的。”

在此之前一直眺望着周围风景的朱美（AKEMI），看到两人的做派后，也理所当然地放下了自己的行李。

“哇，你们女孩子欺负起人来可真够厉害的啊，或许比朱雀妖还要恐怖呢。不过为什么你们女人的行李总是那么一大堆？”

安弘立刻挂着轻薄的笑容开起了玩笑。但并他并没有劝阻理代子，反把自己和身边幸太郎（KOUTAROU）的行李全都放到了美代脚边，然后飞快地登上了坡道。

“不不，还是我来……”

幸太郎急欲取回被安弘拿走的行李。

“呵，幸太郎君，对美代挺不错的嘛，难不成你喜欢丑八怪？”

理代子用这般假惺惺地语气说道，上下打量着幸太郎的脸，他也只得低下了头。

“就剩我的了，这不公平啊。”

独自一人听着随身听的茂辉（SHIGEKI）不知为何也知晓了状况，便毫不犹豫地将行李塞给美乃。

“美代呀，我们大发慈悲带你过来，当然得好好感谢一下了。这点程度的报恩也是理应的吧。”

在此之前就一直表现得战战兢兢的美代，听了理代子的一番话更是吓得浑身发抖。

理代子看都懒得看美代一眼，便和朱美并肩爬上坡道。直美则紧随其后。三人的前方是安弘，幸太郎和茂辉则跟在她们后面。突然间，理代子回头喝道：

“还想怎样？想变得和Y一样吗？你是想成为蓑虫，从学校屋顶上跳下来，然后给你举行葬礼吗？”

眨眼之前，美代的脸色大变。

“我们六个带你去山庄玩，不情不愿的话就别勉强了。不过这样一来，哪怕你搞成Y那样，我们也不管咯。”

理代子俯视着坡道下方，特地以这种当事人谁都听得懂的话攻讦美代，就如拙劣的脚本家笔下的台词一般。

她最喜欢的就是将这种人尽皆知的问题——尤其是她本人熟知的，反反复复地陈述，好让人无地自容。

幸太郎露出了担忧的神情，茂辉打一开始就采取了事不关己的态度，其他四人便只是冷眼旁观着眼前的对话。

Y在美代的班中完全被孤立，成了全班同学欺负的对象，其中欺负得最狠的，便是理代子等人的小团体。

她究竟为何会被欺负呢？恐怕没人能说出满意的缘由。硬要说的话，或许是由于她表情阴郁，动作迟缓令人不耐烦，还是个乡下佬，却又长相可爱，成绩也很棒，更能感应到神灵的存在。

不过对他们和她们而言，理由什么的都无所谓。只是因为与被欺负的Y恰巧在同一班级，所以理代子等人便这么做了而已。如果没有的话就硬找一个，要还是找不到就会去别的班或者别的地方找吧。

“我会搬的。”

美代如同自我责备般小声嘀咕着，把行李扛到肩上。

“那家伙在嘟嘟囔囔！”

直美就像发现了什么宝藏似的，喜不自胜地对理代子说道。

“美代呀，我想你是知道嘟囔和犟嘴会怎么受罚的吧？”

理代子朝美代抛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哼”地一声背过脸去，接着便和朱美愉快地谈天说地，一起走上了坡道。

“果然一到里白庄就清净了很多，真是太棒了。”

理代子空空如也的双手左右摇晃着，发出了欢快的呼声。

位于朱雀连山的霞之岳山脚下的白莊一带，从明治中期开始就被开辟成贵族建别墅区。到了昭和时期，民间财阀的别墅也陆续建了起来，不过意在与原先贵族的别墅相区别，因此便根据地形关系取名为上白庄和下白庄。

理代子家族的世世代代都担任着朱雀神社的神官。在这个地方拥有着很大的势力。如今则是她的伯父——也就是她父亲的哥哥——继承了神社。理代子的双亲和她一起住在东京。即便是这样，据说自理代子小时候开始，每逢暑假和正月，她还是会回到朱雀老家。

虽说正月住在父亲的老家，但暑假似乎多半是在里白庄度过的。这是因为理代子的曾祖父在比上白庄还遥远的，几乎与霞之岳的山体相接之处，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山庄“岩壁莊”。因此从孩提时代开始，每逢夏天，她都会去山庄里生活。而这次她们所奔赴的地点，正是“岩壁莊”的所在。

直至上白庄的半途都是铺设好的公路，夏日期间也会有巴士行驶。但一到里白庄，四周就会被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所包围，颇有种涉足深山的情趣。

不过从白庄到神神栫至今还保留昔日运送木材的道路，近年来则被实际用于运送野菜等物产。从那条路稍偏一点的位置往前走就是里白庄，故而此地绝非路上的孤岛。除去交通不便这一点外，实可谓别有洞天。

“真是的，这个坡讨厌死了。”

爬都没怎么爬，理代子照例又任性地嘟哝起来。

而另一边，在杂草和砾石上面磕磕绊绊的美代，跟在那六个人身后拼命攀爬着半颜坂。明明身在避暑圣地，但她从额头到脸颊再到下巴，全都滚落着大颗的汗珠。对于都市里长大的她而言，就算是正常攀登也有难度，何况还要加上她们的行李，爬得愈发吃力。

“可不能拖后腿啊。”

这回为了不让耳朵灵敏的直美听到，美代只能小声嘟囔着，然后加快了攀爬的速度。

美代自小就是备受欺凌的孩子。几乎全班同学都会去欺负她，无论年纪和学校如何变化，最终也难免受欺。虽说欺凌的程度有大有小，但毕竟在劫难逃。

然而美代的情况还算是幸运的，好歹程度不重，即使被欺负，也没到赶尽杀绝的地步。这是因为往往还存在比她受欺凌的牺牲者。

不过Y就不一样了，在进入中野原高中以前，便已从本地的中学时代，遭到了相当严酷的欺凌。

美代深知这点。所以对他而言，最大的恐惧便是成为Y的替身。因为有Y　的存在，美代在快要遭不住的时候，还是能忍受住来自理代子他们的欺凌。对美代来说，Y相当于种姓制度的最底层的人。

还有比自己更卑贱的人，还有比自己更凄惨的人——

在美代的心中，应当还存有这样的意识。恐怕她现在下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打心底感到害怕。“虽惨遭欺凌，好歹还能活到十七，正是因为还有比自己处境更悲惨的人在。”——该说多亏了她有这样的选择性意识吧。

但到了最近，美代却起了一些变化，她本人都未曾注意到。不过，眼尖的理代子却似有所察觉。

这种变化是对理代子等人乃至全班同学的强烈愤恨。在这之前当然也有过愤懑，但总的来说，还是胆怯的心情占了上风。特别是遭受欺凌的时候，总希望早点完事，早点回家，只是这样的企盼着，都没时间去发火。只有当孤身一人身处浴室或者房间里的时候，才会表露出这种愤怒的情绪。

就在临近暑假的时候，美代微妙地表现出了某种自暴自弃的态度。

多年积攒下来的东西，眼见就要喷薄而出了吧。虽说从中是可以看出某种变化，不过在理代子面前，她还扮演着从前的那个她……

此刻美代的脸上，正淌着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的水滴。她喘着粗气，咬紧牙关望着坡道。

倘若自下而上眺望着扭曲不平的半颜坂，坡道便像是忽然有了生命，蜿蜒起伏蠕动不停。

在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坡道上，安弘打着头阵，然后是理代子和朱美，不远处是直美，再往后是幸太郎和茂辉。美代则落在最后，几乎处于贴地爬行的状态。

全员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爬了上去，这时安弘忽然停下了脚步。

“哇，真是累死我了。话说你爹干嘛要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盖别墅啊？”

“不是家父，是我祖父。”

理代子立刻纠正道。

“哈，这年头有谁还叫什么家父祖父，我老早就喊老爹爷爷了。”

“那是因为我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都不一样好把。”

“好呗，但既然那么有钱，就更没必要选这种地方，去上白庄直接买栋别墅不就得了。”

“你傻吗。正因为是真正的有钱人，所以才要在这种真正的大自然里造别墅，哪能跟普通的小土豪和暴发户一样。在这种连好路都没一条的地方特地盖起一座宏伟的别墅，这可比上白庄那些别墅贵得多了。”

“呃，这样啊。”

安弘总算是理解了，于是理代子打算继续往上攀登。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这里要叫半颜坂？”

就在那一瞬，理代子蓦地停住了脚步。

“你想听吗？”

理代子回过头询问安弘，听她的语气，此刻瞳孔里想必饱含着恶意的光芒。

“哦，哦。”

“我刚也说过了，攀登这个坡道的时候，有时会从下面传来‘喂’的一声，于是反射性地回投看去，想知道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到底是谁在呼唤……虽然这么想，身体却动弹不得，也就是说，因为回头只能回到一半，所以便叫做半颜坂。”

“那么如果完全回过头的话，就能看到妖怪吗？”

“是啊，朱雀妖什么的……”

“那是什么样的妖怪呢？”

幸太郎少见地插了句嘴。

“这个嘛……好像有人说是只有一张大嘴和一条腿，也有人说是蓬乱的毛发，外加一个圆滚滚的身体或脑袋，长着血盆大口什么的，总之据传各种各样的形态都有。”

与其说理代子是在好心进行说明，倒不如说她很期待幸太郎害怕的反应。证据便是随后她就眉开眼笑地问道“幸太郎君，你怕不怕呀？”

“不过这种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安弘提出了疑问。

“上小学那会来这里避暑的时候，有个来别墅帮忙的神神栉村的老太婆，睡前会说一些流传在这附近的传说故事。”

“呦，避暑的时候还有来帮佣的老太婆么？果然资产阶级就是不一样啊。”

“那是个让人不大舒服的老太婆，真不愧是Y的同乡啊。”

“Y 的故乡就在那里吗？”

安弘吃了一惊，不知什么时候摘掉了随身听的茂辉，意外的出声说到：

“也有化身为人的情况呢。”

“嗯？你在说啥？”

“朱雀妖呀。”

“那就算不得什么妖怪了吧。化身为人的朱雀……一点都不可怕嘛。”

安弘立刻杠了过去。

“这个故事有好几种版本。”

茂辉并未理会安弘，继续淡然地说道：

“从前，有个旅行者为了翻越霞之岳而登上了个坡道。忽然间感到一阵寒意，回头一看，有个男人也在攀爬着坡道。于是旅行者便向他打招呼说‘这坡真的好陡　啊’。可那男人连脸都不抬就这么默默地攀爬着。虽然觉得他是个冷淡的家伙，但旅行者还是想跟他结伴而行。于是便放缓脚步等待片刻，想等他到了再一起攀登。然而男人的脚步非常迟缓，丝

毫没有赶得上的迹象。不得不放弃旅行者只得加快了脚步。但是——”

讲道这里，茂辉顿了一顿，然后继续往下说——

“旅行者感到身后有异样的气息，吓了一跳，赶忙回头一看，应当远远被自己甩开的男人却已然逼近了。总觉得瘆得慌的路人再次加快了脚步，这时身后传来‘喂’的一声，他还以为是男人在向自己打招呼，转身转到一半时，又感觉声音似来自更靠后的位置。然而这里除了自己和那个男人之外，应该就没有其他人了。于是旅行者就这么半扭着身子，原地僵立不动。”

茂辉再次停顿下来，观察着大家的反应，直美已然害怕到几乎抱住了理代子，安弘和幸太郎也是一副被故事深深吸引的模样。唯独理代子和朱美佯装毫不在意，却似乎也在竖耳听着。

连趁大家停下脚步时追赶上来的美代，都顾不得擦去脸上的汗，就这么看着落在身后的理代子他们。

“这时又传来‘喂’的一声。于是旅行者便不顾一切地完全转过身子，只见那个男人业已停在了坡道的半途，男人的下方并没有人，也看不出他的嘴在动，依旧一如既往地低着头，总有种不祥的感觉。再度感到恐惧的旅行者，正欲撒腿跑上坡道的时候——第三次又听到了‘喂’的一声。声音明明是自男人身后传来的，但他的后面却没有人。已然惊恐万状的旅行者向男人讯问‘现在有听到什么声音么？’但男人仍低着头抬也不抬。尽管已经吓到浑身发软，旅行者还是在坡道上坚持前行。这时又听到‘喂’的一声，还是自男人身后传来的。旅行者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谁，谁啊！’，那边则回复道‘我啊！’。此时下方的男人转身露出后背，只见男人的后脑上有一只大眼睛，脖子下面则是一张巨大的嘴，背朝着旅行者以骇人的速度冲了上来，转眼就把他吞到肚里。这便是朱雀妖了。”

茂辉一口气把故事说完后，貌似已然腻味了，于是又把随身听拿了出来。

“你是打哪儿听到这个故事的？”

面对深感不可思议的安弘提出的问题，茂辉不多见地迟疑了一下。

“我对名俗学很感兴趣。这附近流传着一些很特别的民俗传承，是个能称得上宝库的风水宝地。也是部分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

“你这家伙可真是有够怪的。”

安弘露出既佩服又惊讶的表情。

“这么说来……我也从另一个老太婆嘴里听到过类似的事情。”

理代子意味深长地转向了茂辉，不过茂辉好似自己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一样，正认真地听着他的随身听。见他这副态度，她就只好催促朱美

快走。

这次是理代子和朱美走在最前面，直美拼命紧随，安弘和幸太郎则跟在她们三个后面。茂辉则悠闲的照着自己的步调往上攀登，美代还是一脸痴愣地望着坡道上方。

六人一言不发地重新开始攀登，正当茂辉走到半颜坡中点之际——

“喂……”

呼声在半颜坂上回响着。

刹那之间，大家的动作停了下来，仿佛被冻结了一般。

周围的空气里弥漫着毛骨悚然的气息，霎时间万籁俱寂，半颜坡被完全的静寂所笼罩。似乎仅在片刻，坡道上就化为了异界。

过了一会，六个人同时缓缓回过头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副无法言说的表情。

胶着状态持续了数秒——

下个瞬间，数不清的石块飞了过来。

忽然抛下行李的美代在坡道上蹲了下去，之后便一直抱着头，嚎啕大哭起来。

尽管如此，石块还是毫不留情地接踵而至。

“呜。”

随着一声呻吟，鼻血滴在了坡道上。

“当我白痴吗！你在干啥就没点数吗！我一定会让你肠子都悔青的！”

里白庄的上空回响着理代子歇斯底里的怒骂声。

“岩壁莊”位于霰之岳的山麓，是挖开山体建造而成的。正如字面所示，建筑的背面和右侧面向岩石陡壁，与其说是个人的别墅，倒不如说更像个小型旅馆吧。与白庄其他有历史感的建筑相比，总显得有些傲慢不逊。或许是流露出了些许主人的性格所致。

到达那里的同时，六人便横七竖八地摊在了在客厅的沙发上。

和理代子自家不同，山庄显得非常朴素，但仅从梁柱地板表面温润的光泽，便能知道这其实已经奢华无比了。摆在那里的四个单人沙发和两个长沙发，不管怎样的体型都能柔和地承受下来，散发着一种无法言说的高级感。

不过此时，占据了这块洋溢着厚重感的空间的，却是一群完全不合

时宜，且心性恶劣的高中生们。

美乃开始分发行李，当然，谁都不会对她一路把行李搬到这里表示半分感谢。

“啊啊，真是的，头发都乱了，先去洗个澡吧。”

理代子从包里取出了数字，立刻亮出了她引以为傲的长发，直美也在包里寻找着梳子，大概是想跟理代子保持同步吧。朱美则取出化妆盒开始补妆。

“现在的女高中生花样真多。”

安弘照例又杠了一句，不过女生们谁都没睬他，一旁的茂辉则是一如既往的面无表情，正从包里挑选着新的磁带。

幸太郎则坐在远离二人的长沙发的一端，在收到自己行李的时候，小声说了句“谢谢”。

“你在干嘛？没看到大家走了这么多路都很渴吗，快把饮料拿出来啊！”

刚刚交还完行李，理代子便以严苛的声音使唤起美代。

“饮料……在哪呢？”

或许听了是美代畏畏缩缩的口气愈发气不打一处来吧，理代子把梳子朝她一扔，大声喝道——

“当然是在厨房里了！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给我拿可乐噢。”

安弘冲着美代小跑而去的背影喊道。

“我要姜汁汽水。”

朱美接着说道。

“啊，那个，我的话……”

听直美不知所措的口气，大约是想和理代子喝一样的吧。但理代子却默不作声，看上去心情很糟，所以连问都没法问。

“除了咖啡都可以。”

茂辉难得也表达了自己的喜好。

“诶，你讨厌咖啡吗？”

理代子话听起来很是意外，但看得出她也为知道了他的喜好而感到由衷高兴。

过了一会儿，美代抱着一个托盘回来了。上面有三杯可乐、两杯橙汁、两杯冰咖啡，还有一杯姜汁汽水。

每个人都一言不发。

美代并没有分发托盘里的饮料，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看着理代子。

无声的时间持续了片刻——

“这算什么？”

理代子总算出了声。

“干嘛要搞这么多！”

她以尖锐的视线直视美代。

“那，那个……”

美代畏畏缩缩的样子无疑是在给理代子火上浇油。

“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为了方便让大家挑选……”

“你说什么？”

“为了挑起来方便一点……”

理代子浮现出了令人憎恶的笑容。

“嚯，美代也成长了嘛。”

接着露骨的嘲讽道：

“对对对，学会照顾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你这样的孩子来说。”

她的笑意愈加浓郁起来。

“不过很遗憾哦，我想喝的是冰红茶呢。”

美代咬着嘴唇再次去往里面的厨房，她一面行进在对山庄而言过于深长的走廊里，一面一遍又一遍地嘟哝道：

“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厨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有着样板房一般的光泽。美代烧好开水冲红茶包的身影，显得异常清晰。

遗憾的是冰箱里找不到冰好的红茶，就只能从头开始制作。稍微浓一点的热茶一泡好便直接加入冰块冷却，不然会被抱怨“清汤寡水下不了口”。

然后她回望着身后客厅的方向，露出了阴沉的笑容，把唾液混入冰

红茶里搅拌。

“这下就不会露馅了。”

于是美代端着只放着一个玻璃杯的托盘返回到客厅，不过到底还是理代子魔高一丈——

“啊，冰红茶吗？我已经喝了冰咖啡，这就够了，你自己留着喝吧。哦对了美代，你快把大家的行李搬到房间去吧，还有你今晚就睡这里。”

把刚刚朝美代扔出去的梳子——可能是直美帮忙捡回来的吧，粗鲁地塞进包里，理代子一面用双手摆弄着头发，一面这般发号施令。

“就只有我……”

到后面美代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你敢不服？就你一人占着这么大的客厅难道还不够好吗？”

理代子厉声喝道。

“不过想想是有点可惜呢，毕竟你也用不了那么多的沙发……这样把，回头搬一个长沙发到我房间里去。”

要是少说几句就好了……美代脸上满是懊恼，但已然悔之晚矣。

于是她将托盘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肩扛手拎着理代子她们的包，然后问道：

“大家的房间都在哪里？”

“你自己找吧。如果搞错了，就给我再搬一次！”

理代子不怀好意地盯着被行李压得颤颤巍巍的美代。

“算了，我的就不用了。”

幸太郎没把包交给她。

“快让她搬！”

理代子歇斯底里的尖叫着，一把把靠垫扔了过来。

“幸太郎还挺会挑长相的嘛。”

安弘呵呵大笑。理代子瞪了他一眼，她的眼神恐怖至极，以至于安弘的笑容即刻收敛起来。

理代子以视线威胁着安弘：

“再敢这么做的话，小心变成蓑虫哦。”

话音刚落，幸太郎的身躯猛然一震，拿着包的手一下子松开了。美

代抱起幸太郎的行李，跌跌撞撞地出了客厅。她透着青白色的脸庞并不仅仅是在烈日下搬运行李所致，明明显而易见，但却没人注意到。

美代叹了口气，暗含着自暴自弃的意味以及某种不可说的决心。正当她要去往二楼的时候，客厅里传来了朱美的声音。

“我转校过来后就一直很在意，那个蓑虫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你还是去问从蓑虫到狐仙，外加火舞，唤起术还有奠仪回礼等等样样全能的权威——巫女理代子大人吧。”

虽说安弘是这么回答的，但理代子决心装聋作哑，于是客厅便沉寂了片刻。

到最后只好由安弘自己来说了。

“在中野原高中里，流传着一种叫蓑虫的游戏——不对，该说是仪式么——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至于蓑虫么，隐身蓑你该知道吧？只要穿上去就会变成透明人，谁都没法看到。”

“嗯嗯，跟古文上记载的一样吧。”

“也就是说，被蓑虫上身的家伙，会被完全意义上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指什么？”

“就是无视呦，无视。那个家伙会被全班同学无视的，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完全透明的人。”

“看不见的人啊。”

茂辉喃喃自语着。

“嗯嗯，就是那个不知什么时候说起过的推理小说的故事吧？”

安弘随声附和道。

“不过这里也有默认的规则呢。比如说上课期间，野外活动，小组研究之类，总有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的情况，这里属于例外，可以和他有一定程度的交流。”

“不过，接触也仅限蓑虫那方主动，反过来就不允许。”

茂辉难得地给安弘的说明做了补充。

“诶，这想法也太厉害了。”

朱美似乎由衷地表示感服。

“所以现在有当蓑虫的人么？”

“不，现在没有，以前Y是蓑虫。”

安弘朝着幸太郎说：

“搞不好下一个蓑虫就不是美代而是你了。”

“呐，Y真是自杀的么？”

朱美无所顾忌的发言令安弘只能缄口不语。

“女高中生因为受到欺凌而跳楼自杀。”

茂辉不带任何感情地说道。

“这也没啥稀奇的吧。就她本人而言就是他杀。反正没这回事。”

“没这回事，是说不是他杀吗？”

“又没哪个人真的把她推下去。所以才会说不是事故就是自杀，结果还是当做自杀了。”

“没有遗书么？”

看来朱美对这个话题乐在其中的样子。

不过安弘貌似以及被朱美问烦了，于是便敷衍了一句：

“怎么说呢……到底有没有呢？”

“啥？不是有的吗？说是什么因为个人原因……”

理代子大笑着说。

“喂喂，这又不是呈给公司的辞职信，不可能是这么写的吧。其实都是些对于理代子她们的怨恨之类。”

安弘装模作样地以阴森森的语调说道。

“如果Y真有这种胆量，干嘛不在自己的葬礼举行以前想想办法？”

理代子仿佛事不关己般说道。忽然间安弘似乎想到了什么：

“比起葬礼，我还是觉得火舞更加可怕。”

“火舞？”

朱美惊讶地问道。

“从前背地里信奉天主教的人是会被镇压的吧。”

这会又是由茂辉来充当解说员。

“嗯，那又怎样呢？”

“说是说镇压，但其实就是拷问，其中就包含了水刑和火刑。”

“不就是绑在十字架上脚底放着柴堆，然后从下面点火，是这样子么？”

“不，不对。是把蓑衣裹在身上然后点火，这样的话里面的人就会被烧得疯狂乱跑吧。所以为了有趣就取了火舞这个名字。”

“真是糟糕透顶的趣味。”

朱美的话语里满是厌恶。

“那么，所谓中野原高中的火舞，是指每当经过成为蓑虫的人身边时，就故意撞他的肩膀。但凡有个人开始了火舞，周围的人便会一个接着一个撞去他的肩膀，每次蓑虫都会被撞到东倒西歪，这就是专供蓑虫的火舞哟。”

“哇，亏你们想得出来。”

朱美似乎由衷地感到佩服。

“欺凌也是分阶段的，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东西。”

不知为何，安弘的回答里透着一股洋洋自得。

“那么奠仪回礼又是什么？”

“哦，那是去死了爷爷奶奶的同学家里上香，第二天再以奠仪回礼为名头向他们勒索。”

“这算啥？”

朱美一副难以置信的语气。

“骗你的。”

安弘笑了出来，发觉上当朱美一个人喃喃自语道：

“可是，人要是死了的话……”

“不也挺好的吗？”

理代子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要是死了的话就不会再受欺负了，还能当作亡者的追忆给我们聊供谈资。”

“是啊，要是巫女大人大发慈悲，把狐仙大人请出来了可就——”

安弘的话刚说到一半——

“想干嘛？敢偷听？你算什么东西！”

屋内响彻着理代子震天动地的骂声。

下一秒钟，她抄起装着冰红茶的杯子，往门口抱着行李的美乃身上扔了过去。

“混蛋，混蛋，混蛋，混蛋……”

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美代的嘴里不断重复着同样的訾骂。因为肩上手上都是行李，一不小心就会左摇右晃。每迈出一步，她都会难受得皱皱眉头，大概是渗入衣服的冰红茶令皮肤颇感粘腻吧。

“不能像Y一样，我绝对不会像你那样……”

此刻美代的双肩微微颤抖，任谁都能看得出来，如果这种摧残还在持续的话，有朝一日某种强烈的情感便会自她的体内喷薄而出吧。

辛辛苦苦把行李搬到二楼，美代却还是不知道哪个人用哪个房间。无奈只得返回客厅，向理代子低头询问。不想后者却说没看到本人的包就想不起来，其实根本就没这种事吧。

但是在此处忤逆理代子的话，只会让事态变得更糟吧。于是她只得又把包一个个地拿下去问，在客厅和二楼之间来回了不知几趟，总算把六个人的行李搬完了。

然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理代子就给她分派了下一项任务。

“今晚要在二楼的露台上烧烤，快把炭火给我生起来。”

为了眺望岩壁而建造的露台，其大小足够容纳一栋独栋别墅。如果要在这里进行烧烤，首先全套的家当是必不可少的，还得按人数备齐桌椅，从材料到木炭也得全部搬过去，而且还得生好炭火。美代一时间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还好她总算在理代子的叫骂袭来之前回过神来，难得麻利地开始了行动。

不过理代子依旧对她穷追猛打——

“喂，你还没把沙发搬到我房间啊。我还要在房间里歇会呢，给我快点。”

即使把沙发搬到理代子房间，她也未必会用。等到明天反倒又会嫌它碍事，还得让美代再搬回客厅。

尽管如此美代还是把沙发搬到了二楼理代子的房间。

“给我记着，给我记着，给我记着，给我记着……”

她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怨恨的话。

虽说食材和烹调的准备工作都比较快，但木炭却无论如何都烧不起来。本想拿报纸当做火种，但还没等把木炭点着就燃尽了。由于美代从来都没有烧过炭，所以根本不得要领。照这样下去，无论花多少时间都没希望。但自己若生不起火，又会引发理代子的暴怒，还不知会怎么倒

霉。

一次又一次地点燃报纸，不知用团扇扇了多久的风。明明是凉风吹拂的露台，而美代的周围却是滚滚热浪。

理代子过来视察了好几次，每次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

“还没点着啊，真是没用的东西。”

“再不快点天都要黑了。”

“就算是Y也早该把火生起来了吧，毕竟她可是个乡巴佬呀。”

“啊，还不行啊，我快饿死了。”

“你啊真是个废物，说不定比Y都不如。”

“你给我死一死行么？”

每当这时，美乃都会身体一颤，表现得相当不安。

虽然嘴上说着“你给我等着”“混蛋”“给我记着”之类，可只要理代子在跟前，她就只能变回战战兢兢的模样。

安弘也露了两回脸——

“还没好啊……可把我饿死了。”

如果木炭还是烧不起来的话，事情就大条了。

幸太郎只出现过一回，他只是暂且从走廊的窗户里张望了一下，然后一副决心已定的模样走到了阳台上。

“让我，我……来生火吧。”

美代无视了幸太郎。一只手拿着小斧默默地把大块的木炭斫碎。

沉默的气氛自露台上蔓延开来。

刚开始还抬着脸的幸太郎慢慢把头垂了下去，露台上的数人同时陷入了沉默。耳畔唯有和风吹拂的微弱声音。

没过多久，幸太郎就低头右转，离开了那个地方。

“蠢货……”

美代小声嘟囔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接着她以稍高一点的声音说道。

“你跟他们都是一伙的。”

——等到音量比平时讲话还要大时，已是幸太郎返回走廊关上窗户之后的事了。

等到火势终于延及木炭，再把碎木屑与大块的木炭均匀加入。为了使火焰能扩散到新加的木炭上面，美代更加剧烈地摇着团扇。

等她回过神来，发现茂辉已然站到了边上。

茂辉是个不可思议的男人。虽不会积极地参与欺凌，却也从不会特地加以劝阻，倒不是因为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欺凌到自己头上，而是真心觉得事不关己。

他盯着炭火说道：

“这一带除了建起这么一座低级趣味的别墅外，和以往并没什么变化呢。”

抛下这句似乎是喃喃自语的台词之后，他马上回屋去了。

把在厨房切好的蔬菜和肉搬来以后，美代就开始烧烤了。木炭虽很难引燃，但烧着后火力却很强劲，肉只烤了一会，露台上就弥漫起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

在往返于厨房与露台之时，就把烧烤准备完毕的事通知了大家，首先出现的是安弘和幸太郎。

“哦哦，看上去很好吃嘛。”

安弘一面以夸张的姿势嗅着香气，两只手拿起碗筷准备上了。

“什么呀，自管自就吃起来了吗？”

理代子责备道，她的声旁站着朱美，直美紧随其后。

“茂辉呢？”

理代子向安弘询问，不过安弘满脑子似乎只想着吃肉。

“待会会来的吧，还是吃起来先。”

“这样不行呦，幸太郎同学，快帮我叫下她。”

语气虽然柔和，却是不容置喙地下了命令。

“喂喂，别把肉烤焦了啊。”

安弘从一旁伸出筷子，开始将烤好的肉夹进自己的盘里。

“真能吃啊。”

朱美看他就像看着一头牲口一样，但安弘满眼都是烤肉，完全顾不上别的了。

“喂，烤好的肉不吃会变硬的，快来吃吧。”

他含混不清的声音，让直美也觉得很有趣。

“冷掉的肉就给美代吃好了。”

理代子说了一句。

“对哦。”

安弘也深以为然。

“但是，肚子好饿啊。”

他还是依依不舍地望肉兴叹，这时幸太郎终于把茂辉带了过来。

“太慢了！”

面对安弘的抗议，茂辉毫无反应。

“那就干杯啦。”

理代子兴奋地说着，一边把杯子递给茂辉替他倒上啤酒，安弘也替自己倒上，幸太郎和朱美则拿了可乐。直美犹豫了一会，似乎还是跟着理代子喝啤酒。

理代子朝茂辉递出了自己的杯子，茂辉不情不愿地替她倒了啤酒。

“干杯！”

随着理代子刻意的欢呼声，晚宴开始了。

“快快把肉烤起来。啊，这是给你的呦。”

安弘一边说，一边将烤好的肉夹到自己的盘子里，顺便将已经变冷发硬的肉像垃圾一般丢进了美代的盘中。

“哎呀美代，真是太好啦，像这样被男性亲切对待，你还是头一遭吧。”

理代子取笑道。

美代低着头，一个劲地烤着肉和蔬菜，当然没有吃的空闲。即使是变冷发硬的肉，对她而言也已经很好了。

这般吃吃喝喝吵吵嚷嚷的状态持续了一会，忽然间，这样的对话戛然而止——

“朝二楼左手边的走廊走到底，最里面的房间是谁的？”

茂辉难得朝理代子出声问道。

“不要在别人家别墅里随便乱看啦。”

虽然嘴上颇有怨言，但茂辉居然能向自己搭话，理代子貌似很高兴的样子。

“那里是祖父的房间，由于他很少来，所以就一直关着。怎么了？”

也许是借着酒劲，理代子散发出与高中生完全不符的风韵，朝茂辉频送秋波。

“我就觉得那里会有很多名俗学方面的书。”

“祖父好像是有这种兴趣。”

“那里是有个奇怪的面具吧。”

“啊，那个啊。”

“那是什么？”

“想我告诉你么。”

她朝茂辉靠了过去。

“跟我去那个房间看看实物，我再告诉你吧。”

朱美兴致索然，直美倒是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的对话，幸太郎则低着头，好像被邀请的是自己一样，而安弘依旧与肉战得难解难分。

“不用，在这里说就好了。”

茂辉若无其事地回应道。

“哼！”

理代子气得背过身去。

“那是祖父从神神栉村的某户人家带回来的，朱雀妖的面具。”

“诶，那是怎样的面具呢？”

正忙着大快朵颐，根本没空好好听两人对话的安弘忽然插嘴问道。

“那是个很大的木雕面具。粗糙的表面给人以一种扭曲的感觉。没有五官，只在下巴附近有个张开的月牙形的大嘴，看着有些发怵。”

茂辉边回忆着面具的造型边回答道。

“无论嘴张得多大，要是脸上啥都没有的话也没法戴啊。”

“不过翻过来就能看到在两眼的位置开了小孔。从表面看，会因为乱七八糟的木纹和凹凸不平的表皮影响而不大显眼。恐怕这是用于神神栉村的祭神仪式吧。”

“这么要紧的东西就被你祖父从村里抢了过来吗？”

大概是喝醉的缘故吧，安弘变得死缠烂打起来，但理代子自始至终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如何茂辉想看的话，我可以把祖父收集到的资料都给你看哦。”

虽说她不以为戒地朝他使了眼色，但茂辉并没有看向她，而是继续对着安弘说道：

“大致朱雀的‘雀’自，读作‘SUZAKU’的情况比较多，但在这里却读作‘SYUZYAKU’，兴许有什么意义。”

“那个‘SUZAKU’ 是啥？”

“这是与风水上的四神相应的称呼。四神是指代表东南西北的灵兽。所谓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些都是地形的象征，青龙意表江河，白虎意表街衢，朱雀意表湖海，玄武意表山岳。江户和京都的街道都是与四神相呼应来建造的，这点非常有名——”

“你说的我听不懂啦！”

安弘一边傻笑一边大叫，可茂辉并未睬他。

“或许是当地对于朱雀的解读不同吧，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与南相对的北面，而且也没有象征着湖海的自然形态。朱雀神社所在的朱雀连山，看都不用看显而易见就是山。也就是说，它处于本该成为北玄武的位置上。”

“那么是不是能从朱雀神社里找到什么理由呢？”

朱美指出的问题令茂辉身子一震。

“理由又是什么？”

安弘这回又缠上了朱美。

“朱雀神社么，那里有个有趣的传说哦。”

理代子再度靠上了完全陷入沉思的茂辉，他对朱美的一句话就作出如此反应着实令她颇为不悦。

之后茂辉便一面对朱美的话深表兴趣，一面借此巧妙地从理代子那里探听自己想要的信息。

在三个人的对话中，安弘时不时会往里面掺上一脚，直美和幸太郎只能充当听众，或许是因为不擅喝酒的缘故，直美已然不胜酒力，就连一贯冷静的茂辉也慢慢地有了醉意。

晚宴就在这奇妙的状况下达到了高潮，里白庄的夜色愈加深了。

“我去洗澡了。”

也许是厌倦了与茂辉的饶舌了吧，理代子起身离开了座位，刚要离

开露台的时候，她忽然回过头来，嫣然一笑。

“午夜零时，狐仙大人会大驾光临哦。”

客厅中央只有一张长桌，其余的东西都实现整理到角落里。

桌子上铺着一张大纸外加两支蜡烛，纸的正中画着红色的鸟居，鸟居的左侧写着“是”，右侧写着“否”。纸的左上角至右上角写着“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等五十音的平假名，写到右上角的位置就转到右下角，以此类推正好绕着纸的四边排列一周后，最后以“ん”结尾。

理代子坐在桌子长边的中间，那张纸正对着她的位置。她的右边是直美，对面则是朱美。三人都直接坐在地板上。朱美左边的幸太郎双手抱膝一脸不安的表情，右边的安弘则是满脸鄙夷地盘腿而坐。在幸太郎的身后，茂辉一个人坐在被挪到房间角落的沙发上，始终冷眼旁观。美代则是在靠近门口的位置，也许是因为准备晚饭过于疲惫，一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隔着桌子朝安弘所在的方向投以空洞的视线。

美代身后的门按照理代子的指示，处于半开的状态，走廊上正对客厅的窗户，事先也只开了一半。根据理代子的说法，这便是给狐仙大人预留的通道。客厅熄了灯，唯有置于桌子两端的蜡烛上摇曳着的妖异火焰，是这个房间此刻唯一的光源。

理代子缓缓地将一个小袋子放在桌上。这是一个茶道里用于装抹茶罐的袋子，她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比围棋子稍大一点的扁平石子，安放到了纸上画着的鸟居上面。

“这是朱雀御神体[注2]的一部分哦。”

茂辉不由地探出身子，虽然并没有出声，但未及出口的那句“什么？！”，仿佛业已在客厅内回响。

他的反应完全合乎理代子的预料。她似已有所察觉，却完全无视了他。与方才烧烤时的开朗完全不同，此刻的她散发出某种阴恻恻的气息。

“那么，自此刻起我将召唤狐仙大人。”

话音刚落，理代子便把右手食指放到了石子之上，接着朱美也做了相同的动作，直美一副能不上就不上的样子，显然十分害怕，但比起这个她更怕的还是理代子吧，所以还是不情不愿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指。等三人依次将食指放在石子上之后，召唤狐仙的准备就完成了。

三人分别伸出右手，将食指置于小石子之上的情景，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诡异。由于她们的身躯一直没有动作，令诡异的程度节节攀升。客厅里弥散着令人胃疼的紧张与脊背发凉的不安。幸太郎等人早已惶恐不安，在昏暗之中频频环顾着四周。

“狐仙大人，狐仙大人，恭请大驾。”

…………每个人都屏吸凝视着放置在红色鸟居上的石子。

“狐仙大人，狐仙大人，恭请大驾。”

…………片刻之后，唯有理代子的声音回响在鸦雀无声的客厅。

“狐仙大人，狐仙大人，恭请大驾。”

……蜡烛的火焰瞬间噗的一声窜了上去。

“狐仙大人，狐仙大人，恭候多时。”

理代子发出了与平日里完全不同的，庄严肃穆的凌厉之声，接着稍稍喘了口气，然后问道：

“狐仙大人，汝为人否？”

持续片刻的寂静之后——

沙、沙、沙、沙沙沙——手指下压着的石子开始一点点地移动。

之后，石头停在了“是”的文字上面。

理代子依次环视着负责压住石子的其余二人的脸，看起来甚是满意。

石子再次移动起来，慢慢地回到了原先鸟居的位置。

“狐仙大人，狐仙大人，能解我等之疑否？”

对于理代子提出的确认，石子再次移动到“是”，由此她正式展开了提问。

“狐仙大人，今日美代在我目力未及之处，尚勤勉否？”

“否”

“狐仙大人，有欲助美代之人否？”

“是”

“狐仙大人，此人现在屋中否？”

“是”

“狐仙大人，其为何人？”

石子不动。

等了一会，石子依旧纹丝未动。

“狐仙大人，幸太郎意中人为美代否？”

“否”

“狐仙大人，有思慕美代之人否？”

“否”

“狐仙大人，美代有憎我之心否？”

“是”

“狐仙大人，美代有复仇之意否。”

“是”

“狐仙大人，美代首憎者为何人？”

石头缓缓蠕动起来，朝纸的四边走去。分别移动到り、よ、こ（理代子）的位置上。

“狐仙大人，美代当罚否？”

“是”

“狐仙大人，当以何法罚之？”

“み、の、む、し（蓑虫）”

“狐仙大人，蓑虫之法何时行之？”

“い、ま、か、ら（就是现在）”

“狐仙大人，美代若为蓑虫，则未有可使为杂役者否？”

“い、る（有的）”

“狐仙大人，汝意为可使人代之否？”

“是”

“狐仙大人，其为何人？”

“い、る（有的）”

“狐仙大人，请呼其名。”

“い、る、い、る、い、る（有的、有的、有的）”

“狐仙大人，此人现在此屋中否？”

“是”

“狐仙大人，此人为幸太郎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此人为直美否？”

石子不动，但直美的肩膀微微一颤。

“狐仙大人，茂辉意中之人在此屋否？”

“是”

“狐仙大人，其为何人？”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请呼其名。”

“い、る（有的）”

“狐仙大人，茂辉意中之人，为我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安弘有意中人否？”

“是”

“狐仙大人，其为何人？”

“あ、け、み（朱美）”

虽说安弘很想提出抗议，却被现场的气氛所压倒，还是保持沉默。

“狐仙大人，朱美中意安弘否？”

“否”

等石子返回鸟居之后，理代子暂且闭口不言。之后稍稍改变了语调，继续提问。

“狐仙大人，Y已往生否？‘’

“否”

“狐仙大人，Y缘何而死？”

“お、ち、る（坠楼）”

“狐仙大人，Y尚遗恨否？”

“是”

“狐仙大人，Y所恨者为何人？”

“み、ん、な（所有人）”

“狐仙大人，所谓全员，即为全班之人否？”

“是”

“狐仙大人，本班全员皆为Y治丧，Y怒尤未消否？”

“是”

“狐仙大人，Y将为祟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Y若为祟，其力可祸至我等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Y究竟死于何事？”

“お、ち、る（坠楼）”

“狐仙大人，Y死于自杀否？”

“否”

“…………”

直美猛地抬起了头。

“狐仙大人，Y死于事故否？”

“否”

“狐仙大人，Y乃自坠而亡否？”

“否”

“狐仙大人，Y乃受推坠亡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Y为他杀否？”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Y已被杀否？”

“是”

“狐仙大人，Y缘何被杀？”

“い、じ、め（欺凌）”

“狐仙大人，Y遭凌虐，乃至被杀否？”

“是”

“狐仙大人，杀Y者实为何人？”

“み、ん、な（全员）”

“狐仙大人，亲戮Y者为谁？”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亲戮Y者，现在此屋中否？”

“い、る（有的）”

“狐仙大人，请呼其名。”

“い、る（有的）”

“狐仙大人， Y知其为谁所杀否？”

“是”

“狐仙大人，请唤Y至此，可否？”

“是”

“狐仙大人，Y已至否？”

“是”

“狐仙大人，请询究Y，杀彼者乃是何人？”

“是”

“狐仙大人，知我意否？”

“是”

“狐仙大人，杀Y者实为何人？”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杀Y者实为何人？”

石子不动。

“狐仙大人，杀Y者实为何人？”

……在寂静无声的客厅内，响起了微弱的声音——

“是你……”

客厅为真正的寂静所包围，令人真实地感受到所谓暴风雨前的平静。

“哇呀！”

首先打破这一切的乃是直美，她慌慌张张地将手指从石子上移开，仓促地想要从桌边逃离。她短暂的哀嚎刚刚平息，场面就一下子陷入了混乱。地板上纷乱的脚步声，完全打破了之前的寂静。

美代直直地凝视着桌边的骚动。一味地远观着。然而她的表情很快就因恐惧而扭曲。

下个瞬间，理代子发出了刺耳的惨叫，自丹田挤出的尖叫声，令室内的空气都微微抖动。

接着理代子抄起被收到角落的西式台灯，朝门口狠狠地扔了过去。美代急忙把头一低，那盏灯越过她的头顶撞得粉身碎骨，化为碎片撒在了她的身上。

面对突然袭来的理代子，安弘终于起身加以阻止。如果在平时他应当会放着不管吧，但此时理代子的眼神看似是要来真的，顿感大事不妙。茂辉的反应也佐证了这点，他自沙发上立了起来，随时打算助安弘一臂之力。

“开什么玩笑……看我不杀了你，你给我去死吧！死一百遍吧！”

理代子宛如女鬼一般嘶吼着。

美乃的衣服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低着头身体蜷成一团。安弘站到了两人中间，茂辉也在一旁站着。

直美非但没来得及逃走，反而被理代子扔出的灯反弹回来的碎片砸倒在地，好不容易才直起了身，和幸太郎一样僵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

只有朱美一个人觉得十分有趣，对眼前的光景乐在其中。

“真，真的……会弄出人命的啊。”

面对安弘的劝解，理代子以令人胆寒的声音说道：

“我会杀了你，会给你下最恶毒的咒术。”

虽说与自己无关，但直美和幸太郎仍在瑟瑟发抖，就连朱美也不安地皱起了眉。

“美代没资格当蓑虫。给我记着，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开学以后就是你的地狱，比以往还要惨的地狱。”

理代子扔下这样的话，便走出了客厅。

留在原地的人只是略微松了一口气。大概是感到若真如理代子所言，今后便会发生什么无法想象的恐怖事件吧。

五分钟，十分钟，不知过了多久……

“差不多该睡了吧。”

朱美的话把大家拉回了现实，好似诅咒终于解除一般，各自缓缓地行动起来。

朱美首先离开了客厅，直美也跟在后面。安弘对幸太郎说“走吧”，但那边却没有任何反应，于是他一边咂嘴一边抓着对方的胳膊，就这样连拖带拽把他弄走了。

茂辉意味深长地朝门口看了一眼，便一言不发地上了二楼。

正当大家都已离去的时候——

“都疯了……发什么神经……脑子坏掉了……”

美代又开始嘟哝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做好了睡觉的准备，往长沙发上一躺，即刻睡了过去。

冷飕飕的夜气，顺着为请狐仙而打开的走廊窗户，悄悄潜入了客厅内，朝着深处的厨房，以及二楼的方向弥散开来。室内飘满了阴冷的气息。

不过，与其说这是冷气，倒不如说更像是灵气吧。寒冷而忌讳，阴郁而凶悍，乃是肉眼无法查知的预兆。自外面抬头仰望，整个“岩壁莊”都笼罩在这不祥的预感中。

二楼的窗户尚未熄灯的，乃是理代子、朱美以及茂辉的房间。不久朱美的房间暗了下去，然而其余两间房依旧亮着的灯光，一直未曾熄灭。直至整个里白庄都似沉沉睡去的深夜时分，光亮方才消失。

之后，黎明到来。

孕育着恐怖惨剧的夜晚即将迎来破晓……

第二天清晨，在六个人里面，安弘起得最早。

此时的露台上，就在昨夜的烧烤用过的桌子上面，已然备好了早餐。

“哦哦，早饭是在露台上吃吗？肚子好饿啊，饿死个人了。”

他一大清早就吵吵嚷嚷地推开走廊的落地窗，到露台上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

“幸太郎还没起来吗？茂辉这家伙怕不是醉宿了吧？”

说是这么说，但他似乎也没想要去叫醒他们的意思，就这么咕嘟咕嘟地一口干了橙汁，狼吞虎咽地吃着火腿煎蛋。朱美看到这副光景，皱着眉头说了一句“跟头猪没两样”。

朱美和幸太郎一前一后出了各自的房间，两人都先下到一楼，大概是去洗漱了吧。上来就吃早饭的，也只有安弘了。

理代子、直美和茂辉还没从房间里出来，不过理代子起床气可不小，所以也没人敢去特地喊她起来。

之后幸太郎返回二楼来到了露台上，朱美随即出现在他身后。

“一大清早就这么能吃啊。”

看到安弘这副吃相，朱美一脸嫌弃地皱了皱眉。

“早上的食欲才是健康的证明。”

安弘毫不退让，依旧往嘴里塞着吐司，大有连同朱美和幸太郎的份一起吃掉的架势。

“我只要咖啡就行了。”

“我也一样。”

看到朱美和幸太郎往自己杯子里倒着咖啡，安弘也跃跃欲试：

“等咱吃完了也来上一杯吧。”

三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起了昨晚的事。

“狐仙什么的都是骗人的把戏吧？”

对于安弘的断言，朱美的回答则颇为有趣：

“谁知道呢，反正我是没特地动过手指。”

“比起这个，她才是要大难临头了啊。”

幸太郎脸色发青，喃喃地说了一句。

“这么说来，好像没看到美代啊。”

“难不成是弄完早饭就去睡回笼觉了吗？”

安弘漫不经心地说道。

“要是被理代子发现的话，可就完喽。”

朱美似乎是想说照这样下去美代就有麻烦了。

“与其这么讲，还不如替她想想办法吧。”

安弘和朱美以冷峻的目光注视着还还不肯放弃的幸太郎。

“如果你想帮她，那也很简单啊。你去代替她不就得了。”

“你有这个胆子吗？”

“…………”

两人同时发难，幸太郎只得沉默不语。

“本来你要真可怜她，那就别加入这个小圈子不就好了。结果你不也照样让她搬行李，使唤她做事吗？”

朱美还在穷追不舍。

“我说你呀，一有机会就想去帮她，但只要理代子在就只会适得其反。你要真心想帮她，不如你就……”

“没用的。”

朱美打断了安弘的话。

“啥？”

“欺凌这种事，虽然也有不挑对象的时候，但更多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尤其是理代子。即使幸太郎肯替她受过，想必理代子也没法满足。”

默默听着两人对话的幸太郎终于开口说道：

“我，我……至少应该对她……好……好……”

话音未落，他忽然定住了。

“哇——”

紧接着，他一口鲜血吐在了桌面上，就这样趴了下去。

“幸……太……”

“呀……！”

安弘的呼声和朱美的惨叫交织在一起，两人一起吐着血。安弘连同椅子一道朝后翻倒，朱美则跌落在桌子和椅子之间。

方才还飘荡在露台的咖啡芬芳之中，立刻夹杂起阵阵血腥。

就在此时，理代子的房门打开了。刚踏上走廊的她并未注意到露台上的惨状。她敲了敲隔壁直美房间的门，但一直没有回音。她略感焦躁，反复敲打着房门。

“直美！”

在歇斯底里的叫喊中打开房门的一瞬，滚滚的白烟自屋内流向了走廊。

“这……这是什么？”

理代子一边咳嗽，一边朝屋内窥探。

“起，起火了吗？”

她赶忙退回自己房间，拿毛巾捂上了嘴。

“直美……”

刚刚踏入房间，她随即便以惊人的气势连滚带爬逃了出来，接着赶紧打开了露台的窗户，只探出头一遍又一遍地深呼吸着。不过，露台上鲜血横流的景象，依旧丝毫未能引起她的注意。

理代子几乎是爬着穿过走廊，来到了位于最深处的茂辉的房间。

“茂、茂辉！直美她……她……”

她一面呼喊一面敲打着门，就在房门打开的一瞬，一股浓烟一下子涌了出来。

“诶……”

顷刻被仿佛具有自我意识的烟雾包裹的理代子，一面剧烈地咳嗽，一面怔怔地站在那里。

“怎么会……”

背对着露台的理代子，就这么呆立在那里，嘟囔着茂辉的名字，此时，她正后放窗玻璃上映出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右手握着小斧，身体被漆黑的运动服上下包裹着，头戴朱雀妖面具的恐怖影子……

片刻之后，妖怪慢慢举起了左手……

咔、咔……

轻轻地扣起了窗玻璃。

窗对面的理代子并未察觉。

咔、咔、咔……

妖怪继续敲着窗。

理代子依旧未曾察觉。

咔、咔、咔、咔……

妖怪拍打着窗户。

敲打声好不容易才传进理代子耳内，她先是朝左手边的走廊看了一眼，接着回过了头，妖物的身姿伴着阳台的惨状终于映入了她的眼帘……

“呀呀呀呀呀呀……”

开阔的“岩壁莊”里，回荡着理代子的惨叫。

那声惨叫就似行动信号一般，朱雀妖将小斧高高举起，对着眼前的落地窗狠狠地挥了下去。

砰——

窗玻璃粉身碎骨，碎片朝着理代子飞散过去。

“不要啊！”

理代子立刻用双手护住脸，窗玻璃就只有上半部分被敲碎了。

妖怪以高尔夫球的挥杆动作挥动斧头，下半部分的玻璃也应声碎裂。

噼啪——哗啦——

这次碎片是从下方朝理代子袭来。

理代子双手护脸，迅速向后退去。

“你，你是哪个？”

理代子自举起的双手指缝里露出双眼，上下打量着妖怪，试图弄清其真实面目。

然而妖怪对理代子的提问毫无反应，直接踏着窗框进入了走廊。

嘎吱嘎吱……践踏碎玻璃的声音传入耳畔。理代子朝妖怪的脚底瞟了一眼，只见它的双脚穿着运动鞋，而理代子的脚上则是拖鞋……

似乎醒悟到形势对己方不利的理代子，似脱兔一般朝走廊外跑去，就在那一瞬，妖怪挥出的斧头掠过她的腹部，噗嗤一声陷入了墙壁之中。

理代子的睡衣顷刻间染上了斑斑血迹。

“唔唔！”

理代子发出沉闷的哀嚎，怔怔地看着自己的侧腹。但她随即发现身旁的妖怪正欲拔出嵌在墙里的斧子，于是仓皇逃出了走廊。

噗的一声，妖怪拔出了斧子，朝理代子身后追迫而来。

混乱之中理代子一侧的拖鞋不慎甩落，不知是不是玻璃碎片划破了脚底，走廊里她跑过的地方，留下了残缺不全的血脚印。

啪嗒，啪嗒，啪嗒……..妖物紧紧相随，一面疾驱，一面将斧子刃口朝着自己高高举起。

嗒、嗒、嗒……理代子在二楼的走廊里奔逃。

咚、咚、咚……朱雀妖紧随其后。

理代子落荒而逃。

朱雀妖穷追不舍。

理代子终于逃到了楼梯的位置。

呼的一声，妖怪瞄准了理代子的后脑，脱手掷出了斧子。

斧子霍霍生风，飞旋而至——

咔的一声，斧子正中理代子的右肩。

一击之下，理代子一个趔趄朝前扑去，沿着楼梯上一路翻滚到了中段的平台上。

妖怪也因承受了投掷斧子的反作用力，一下子失去平衡，在走廊上朝前栽倒，头部猛磕了一下地面。

震天动地的声音响彻走廊——随后，一切陷入了寂静。

理代子和妖怪一时间都动弹不得。

不知过了多久——

“呜呜”

楼梯中段的平台上，传来了理代子的呻吟。

“啊唔唔唔唔……”

她拼命想要爬起来的声响，传到了二楼走廊。

妖怪对此产生了反应。

“…………”

妖怪徐徐地支起身子，伸手将脸上的面具扶正，缓缓地站了起来。由于摔倒的时候磕到了左膝，它便拖着左脚朝楼梯前进。边走边将手伸进运动衫的衣襟里，取出了一件用布裹着的扁长物事。

伴随着沙、沙、沙的脚步声，包裹的白布被层层解开。沙、沙、沙的声音慢慢逼近楼梯，细长的布条滑落到妖物身后，里面亮出了一把大号菜刀。

正当妖怪来到了楼梯之上时，右手恰好握住了菜刀柄。它居高临下地看去，只见理代子背靠着墙壁，勉强支起上半身起来抬头仰望着。

沙，沙……妖怪拾级而下，缠在刀柄的布垂落在楼梯上，宛如路标一般。

理代子并没有动作，只是直直地瞪着妖怪。

沙，沙……妖怪一级一级地接近理代子。它压低了右手握着的菜刀，随时准备刺穿她的小腹。

五……四……三……二……仅剩一级台阶的时候，理代子突然暴起。

“呜哇！”

妖怪左脚挨了一斧，哀嚎着倒了下来。

理代子朝着楼梯下发足狂奔，妖怪当即朝她背后挥出了菜刀。

菜刀掠过了自腰及臀的位置，伤口并不太深，但理代子似乎又一次失去了平衡，她紧紧抱着楼梯扶手瘫坐在地。

是因为刚才是半坐着的状态，挥斧的力道不足所致吗？

拼死争取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几分钟吗？

此时理代子的脑内定然翻滚着这样的念头吧。她在已能目及一楼走廊的楼梯中间，一面蹲着，一面透过扶手栏杆注视着妖怪。

妖怪一面从视野中捕捉着她的身影，一面猛地拔掉了扎在左脚上的斧子。

“呜……”

妖怪不禁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尽管如此，它还是将缠在菜刀上的布一把扯了过来，开始包扎左脚的伤口。

理代子就这样木然地凝望着，恍若被它的行为魅惑住了一般。

应急处理完毕之后，妖怪将菜刀换到左手，右手则拿起了斧子，缓缓地直起了身子。可伤情却超出了预想，它很快又跌倒在地。

“哇啊啊啊啊！”

看到着一幕的理代子大喊着跑下了楼梯，但兴许是被吓到两腿发软了吧，她没法完全立起身子，几乎是翻滚着自楼梯上滑了下去。

妖怪仅以双臂的力量在爬过了平台，像蛇一般俯着身子游下了楼梯，朝理代子猛扑过来。

“不要啊啊啊！”

伴随着凄厉的惨叫，理代子从妖怪身上爬了起来，朝玄关的方向跑去。

妖怪护着脚慢慢地挪动着身子，先是将脱手的斧子和菜刀拾了起来，双手各持一件，然后往玄关的方向走去。

此时走廊的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喀嚓喀嚓……”,应当是理代子拼命扭动门把手的声音吧。

“打不开！为什么！为什么会打不开！”

理代子绝望的喊叫响彻走廊。

妖物甫一现身，理代子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它的身旁钻了过去，迅速躲进了厕所。

里面传来了咔嚓一声。

妖怪将手放在门把手上。

喀嚓喀嚓，喀嚓喀嚓……

果然落了锁，而且里面似乎还被什么东西顶着。

啪嚓，啪嚓——

妖怪抡起斧子朝厕所门劈去。

啪嚓，啪嚓，啪嚓，啪嚓——

眼看着一片片木屑飞散开来，厕所门即将四分五裂。

随着砰的一声，门应声而开。理代子猛地把洁厕剂泼到妖怪脸上，一口气夺路而逃。

刹那间妖怪畏缩不前，但由于面具双眼的开孔很小，洁厕剂几乎没有进到眼里。于是它立刻起身追赶朝屋内逃窜的理代子。

妖怪刚刚踏进厨房，平底锅就扑通一声甩到了它的脸上。

理代子抄起菜刀朝着身形不稳的妖怪突刺过去——

她手中的菜刀扎进妖怪腹部的刹那，却被咯地一声弹了回去。

“诶？”

菜刀一击不中令理代子大惊失色，趁着这一瞬的破绽，妖怪的斧子轰然而至。

从水平方向挥来的斧子劈在理代子左臂的肌肉上，鲜血喷涌而出。接着妖怪随即刺出了左手的菜刀。

噗嗤一声，菜刀扎上了理代子的左腰，妖怪随即从快要倒地的理代子身上拔出菜刀，继续刺向她的背部。

为了拔掉扎在背上的菜刀，理代子在厨房里到处乱跳，宛如跳着什么奇妙的舞蹈。

妖怪双手持斧绕到一直跳着的理代子身后，从斜上方朝右脚小腿肚

猛劈过去。

嚓的一声，仿佛小刀插入了熟透的水果一般，霎时间皮开肉绽。

“哇啊啊啊啊啊啊！”

理代子趴在地上，发出野兽般的哀嚎。

妖怪拔下了理代子背上的菜刀，用脚踝将她翻了个身，用菜刀将她的右掌钉在了地板上，然后举起斧子，一口气将手腕斫落。

哗——鲜血四处飞散。

“啊啊！呀…….”

理代子伴着一阵无法形容的嘶喊，在厨房的地上不住翻滚。

妖怪就只是在一边注视着，就这么一个劲地盯着浑身鲜血，疯狂地在地板上来回爬行的理代子。

片刻之后，妖怪朝水平位置举起斧子，然后锁定目标——

瞄准理代子摇摇晃晃站起来的瞬间，它呼地一挥出了斧子。

理代子的腹部华丽地撕裂了。眼看血扑簌扑簌地往外冒，肠子从腹部的一字型切口里露了出来，很快便咕噜咕噜地垂到了地板上。

“啊啊啊……不要啊啊啊啊啊啊！”

理代子一边尖叫，一边用左手和已然齐腕而断的右手托住从自己的躯体里不断溢出的肠子 ，拼命地想要塞回肚子里。但她的努力完全是徒劳，几乎所有的肠子一下都滑落到了地板上。

此时理代子的脑内已然全无妖怪的踪影，她或许一心只想把这堆不管怎么塞都会掉出来，宛如吸水胀开的意面般的肠子，再次放回自己的肚子里吧。

妖怪冷冷地注视着这样的理代子。

过了一会，它慢慢地举起了斧子。

地板上的理代子正六神无主地扭动着，妖怪一面小心翼翼瞄准她的头部，一面一点一点地将斧子挪到她的头颅上方，就这样静止了片刻——

接着一鼓作气地挥下。

噗的一下，手腕上传来了剖瓜般的声音和触感。

理代子还在咕噜咕噜地痉挛着。

厨房里立刻飘起与血腥不同的别的臭味。理代子失禁了，她的粪尿

臭夹杂在呛人的血腥气里扩散开来。

面对仍在痉挛的理代子，朱雀妖再次举起了斧子，声嘶力竭的嚎叫道——

“你给我去死一百遍吧啊啊啊！”

“岩壁莊”终于回归了平静。

在弥漫的血腥之中，整个山庄被死寂的时间所支配。

“…………”

唯有朱雀妖的身姿自舞台上消失无踪。

无人知晓，无人觉察。

*

在读了这本笔记上所述的记录后，我想以自己的方式调查一下“岩壁莊”事件。但对于既非侦探也非犯罪学家的我而言，就只能在图书馆仔细浏览当时报纸的微缩胶片，寻找有关的报道，之后再尽我所能地搜寻了当时杂志刊载的报道。

结果总算弄清了以下事实。因为担心一去不归的理代子等人，理代子的父亲便联络了朱雀神社的兄长。于是她的伯父为了查看情况来到了“岩壁莊”，这才发现了惨剧。

伯父首先发现了在厨房里被大卸八块的理代子尸体。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还有笔记里未曾提及的惨状。理代子除了右手齐腕而断，腹部撕开一条大口，头颅被割下以外，连四肢也全部被切断，而且现场没有找到她的头颅。

伯父当场呕吐不止，随即报了警。

警察在二楼的阳台上发现了安弘、朱美、幸太郎的遗体，在客房里发现了茂辉和直美遗体。

安弘、朱美、幸太郎的死因是服毒。咖啡壶里检测出了残留的农药。但更为奇怪的是茂辉和直美据说是被大量燃烧的松叶熏死的。一般情况下人是会被烟雾呛醒，但由于两人都摄取了大量酒精，被认为是在醉酒状态下窒息而死。六人都已死亡一周。

调查进行到这里，我便确信了这桩事件的犯人乃是美代。毋论只有她未被确认死亡，而且只要读过笔记便可知她有明确的动机。而且除去美代之外，无能能进行如此惨烈的屠杀。

然而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我又发现了出乎意料的事实。在发现六具遗体之后的第三天，美代的遗体也在“岩壁莊”的悬崖下被发现了。她是死于坠崖。而且据解剖的结果及其他情况推测，她很可能先于六人死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若美代真的最先死亡，那就没人能够杀害那六个人了。

不对，难道说美代是死因本就是他杀吗？还是说美代跳崖自尽，由此为诱因引发了“岩壁莊”的连续杀人事件呢？

是有谁为美代复仇了吗？

那样的话，也可能是替在事件之前受欺凌而死的Y复仇吗？

但那又是谁呢……？

难道在事发当时，“岩壁莊”里除了那七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吗？如果那人就是犯人，暗中窥探着大家的破绽，再一口气大杀特杀的话……

可是——

无论怎样隐匿，难道还能从七个人的视野里逃脱吗？而且只要读了那本笔记，就会发现犯人时常监视者七人的一举一动。如果说是美代倒也符合，但与其说她是犯人，到不如说她是第一个受害者吧。

不行啊……我的推理归根到底不过如此。如开头所述，我恳切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来解开这个谜团。怀揣着这样的想法，我自作主张将这篇笔记发表在这里。

我再次补充一点，正如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岩壁莊”杀人事件成了一桩无头悬案。

对了，还有一件事差点忘了写。

理代子被割下的头颅，在二楼的书房，也就是理代子祖父房间的桌子上被发现了。

据说那颗被随意放置的头颅之上，覆着一张朱雀妖的面具。

[注1] 本章原文所有的人名皆使用片假名，为了方便阅读依据发音还原为汉字人名。
[注2] 神道教中寄宿着神灵的物体，祭祀中作为礼拜对象的神圣之物。

星期五

昨天夜里，从“古本堂”返回飞鸟家之时，明日香便已发烧卧床不起，体温一下子上升到四十多度，老婆婆和她妈妈都担心不已。

我俩在她枕边待了一会，见她似乎睡得挺香，于是就去了别屋。

“你觉得明日香烧成这样是因为《迷宫草子》的关系么？”

我刚在八叠间坐定就马上向信一郎问道。

“不清楚。”

他只是粗略地应了一句，便换上了和服。

信一郎坐在火盆前，从小抽屉里取出无滤嘴卷烟和火柴，抽了一支烟。他平时完全不碰这个，只有在考虑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屡屡会抽上一回。虽说也会被我嘲笑，说他吸了这种东西脑子会愈发不好使，根本就不利于思考。可这个习惯却怎么都无法戒除。

“‘古本堂’的神地和迷宫社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继续问着只顾喷云吐雾，满脸心不在焉的信一郎。

“不清楚。”

他再度冷淡地应了一声。

他到底在一门心思地想着什么呢？是“古本堂”神地的事，还是“蠹鱼亭”老板的事，抑或说是《迷宫草子》本身呢？

结果一切都和那本书有关……

一想到锁在书桌抽屉里的《迷宫草子》，我坐在温暖的火盆前仍止不住瑟瑟发抖。

是夜整晚都没跟信一郎正常地搭上话。因此我只把《朱雀之妖》看完便回家了。其实即便是通宵熬夜，也想要了结这桩不详的事。《底片里的投毒者》之所以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一定是因为在初期就把谜题解决了吧。但信一郎要帮不上忙那就无法可想了。并且我是觉得《朱雀之妖》这篇茫然费解的故事与以往的原稿大相径庭，似乎有种会很棘手的预感。也就是说，只要信一郎未处于万全的状态，恐怕还是难以抗衡这桩谜题吧。

我告诉信一郎明天我会早点下班，是以在此之前两边都好好琢磨《朱雀之妖》的谜题。接着又去探视了一眼明日香，随后便辞别了飞鸟家。直到最后信一郎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明日香则睡得很沉。

在从飞鸟家归来的路上，我回想了一下在“古本堂”发生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想，都只能认为神地已然消失了……

在我跟信一郎去往店的最深处之时，他绝没可能从另一侧的出入口逃走。我俩的确都是在靠近家中一侧入口附近听到了神地的声音。回头一看，看到他自三叠间里探出头来又缩了回去，所以即刻赶回了店内。虽说从店内不能完全看到三叠间内的状况，但神地也没法在我们眼皮底下，自那个小房间里脱身。从神地缩回头的那一刻直至我们赶到那里为止，他应当是无法从那个三叠间里逃往任何地方的。

也就是说，神地就如同自仓库里消失的藏书家和在烧毁的疗养院里尸骨全无的收藏家一样，突然间无影无踪……就这样化为虚无……也只能这么想了吧。

或许已经很久没在零时之前自飞鸟家返回自己家了吧，那天晚上我早早就寝了。为了弥补一天的假期，我想我第二天得提早去上班。

第二天我比平时提早了一个小时出门，九点就到了公司。此时的编辑部当然还是一片寂静，因此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直至将近十点，出勤的职员相继出现，编辑部内顿时热闹起来。

“带薪休假结束之后可真是辛苦你啰”——同事和前辈注意到我老早早就到了，便对我说了这般不知是同情还是讥讽的言语。

因为实在没有空闲，我就随便搪塞了一下。不过一个叫玉川夜须代的后辈的话还是令我一阵愕然。

“三津田先生，要我帮忙准备今天开会的资料吗？”

是啊……今天傍晚有新企划的碰头会，必须和与三个总监修一起把全二十四卷的佛法义理丛书的内容最终敲定完成。

当然我也只是打下手的，实际的负责人是科长。即便如此我也不能缺席，而且实现准备资料本就是我的工作。这是总监修三人，总编辑委员十二人，总执笔人将近两百人的大规模企划的首次碰头会。虽说出席的只有总监修，但因为这是决定企划大致方向的会议，所以可谓兹事体大。而且会后还有招待工作，正想着这个要不还是别去了吧。但对昨天休息了一天，礼拜二又早退的我而言，似乎又说不过去。该怎么办呢……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玉川夜又朝着突然间消沉下来的我补了一枪：

“现在不准备好资料的话，待会就赶不上会议了呀。其实昨天要能完成就更好了呢……三津田先生。”

结果那天直到傍晚，我都一直忙于准备会议用的资料。接着匆匆忙忙地前往了事先作为会议场地提前预约好的京都三条旅馆。在令人安心的和式房间里平静地做着企划，总结了全书构成的第一次方案。招待也是在这个旅馆里进行的。虽说我想至少应当少喝一点，却被三位总监修

轮番斟酒，实在不好拒绝，不知不觉就陷入了非喝不可的境地。

招待结束的时候已然十点半多了。之后科长和前辈为了去先斗町再喝一场，坐上了从旅馆叫来了出租车。我以要从杏罗上下班为由，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因为确实快赶不上了最后一班电车了。不过他们立刻对干劲满满想要再喝一场的玉川夜须代说道“你也是杏罗来的吧，那就陪小三一起回去好了”。闹得她一下子撅起了嘴。

“都怪三津田先生说要回去，连我都被卷进来了。”

在开往京都站的出租车上，就听到她在那里大发牢骚。但醉意尤浓的我却也没法回嘴。因为酒量你本就不大，所以如今晚这般，遭到各类啤酒、日本酒、威士忌轮番轰炸的话，当即就不胜酒力了。好不容易打起精神从京都站给信一郎去了电话……见我这副态度，她又没完没了地和我怄气，就这样闹了一路，总算回到了杏罗。

幸好离开车站就可以分道扬镳了。“一定要坐出租回去哦。”——对于玉川夜须代啰里啰嗦的关照，我也只好敷衍道“好的，好的……”。可仔细一想时间已近过了十一点半，再加上酒意尚浓，我便想按她说的那样乘出租车返回。

不过也许是恰逢周五晚上的原因，车站排起了长龙。等我坐上车的时候，差不过该是第二天了吧。故而我还是决定步行。考虑到从周一开始的各种奇怪的体验，我此时的选择这与其说是鲁莽，倒不如说是愚蠢到家了。果然是因为醉酒了吧。我觉得我那会不仅无法做出正常的判断，而且绝对可以说是酒壮怂人胆了。

虽说车站北侧的商业街行人稀少，身前身后却仍有似乎是在回家途中的人们。当走到那个战前设立某贵族女子大学门前，那段曾起过雾的坡道之时，我已是孤身一人了。或许是之前有过雾的经历，总感觉坡道本身就令人心怯。

仰望天空，黑压压的云低垂下来，给人以一种不快的压迫感。尽管如此，皎洁的月光也偶尔会露个脸，赐予我将月光的恩惠。妖艳的月光既美丽又神秘莫测，既恐怖又充满诱惑，想让人一直眺望着。但由于它总是不合时宜地把脸缩了回去，救过愈发衬托出了夜幕中那沉重而冰冷的黑暗。

我朝着依旧缺乏照明，没完没了向前延伸着的坡道向下走去。虽说尚不至于踉踉跄跄，但脚下依旧飘忽不定。在女子大学的门前，好久以前就无人值守的派出所上亮着的红色圆灯，如同妖怪一般，闪烁着朦胧的光芒。

那个派出所是父亲在成为警视正之前，入职警察之后作为巡警工作过的第一个派出所。就在这间建在女子宿舍拐角处的派出所的对街，有一间旧家具店。那家店的主人好像对父亲很是关照。旧家具店主的孙子，也是我小学中学同级生，就这样一直延续着缘分。

大约一年以前，女子大学宿舍里出现了痴汉。所以巡警也在派出所里待过一段时间。如今再次回归无人的状态，也许是警察人手不足的缘故吧。

正这样想的时候，那个令人略感不适的坡道，也一如既往地——

……起雾了。

就在下坡处的尽头，信号灯闪烁不定的十字路口附近，腾起了像雾一样的东西。

怎么会……

这么会有这种莫名的事……

那个……《雾之馆》不是应该已经解决了吗？

我站在坡道的半途上目怔口呆，意识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怎样才好。在脑海里似乎盘桓着一个声音——这到底是为什么……

过了片刻我发觉了一件奇怪的事。雾并没有移动。周一的雾滚滚地爬上了坡道，而今晚却只是在十字路口蠢蠢欲动，丝毫感觉不到向这里逼近的气息。

这真的是雾吗……？

与其说我无处可逃，不如说是逃无可逃吧，于是便下定了决心，战战兢兢地靠了过去。

十字路口的一隅很久以前就供奉着地藏，看来是交通事故多发的地方。有时夜归的路上，偶尔瞥见那里供奉了一束饱含深意的新花束，就每每感到脊背发凉。然而今晚就连那个也掩没在了浓雾之中，失去了踪迹。

这雾……倒不如说更像电影和音乐会上所用的白烟，萦绕在我的脚边，朝廼摩杜町潜行着，又或者就是从那个方向流转过来的吧。

我也曾考虑过绕道，不过怕是也无济于事吧。既然如此，还是以最短的距离前往飞鸟家比较好，即使去往雾的出处也顾不上了。

刚刚踏入廼摩杜町，我就有种自脚尖渐渐失去知觉的恐惧。雾气并不算太冷。只是因为脚裸完全浸没其中，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不安。脑子明明知晓状况，脚下却情不自禁地加快了速度。但却无论如何都走不快，不由得心急如焚。我只觉得双脚似乎离身体越来越远，完全失去了联系，着实令人难受。如果一直被这样的雾所笼罩的话，怕是四肢百骸都要分崩离析了吧。

正在焦急万分之时，雾气已然弥漫到了眼前，这下大事不妙了……

努力忍受着恐慌的侵袭，总之这里还得继续向前。如果这就是《迷宫草子》的怪异——我是觉得肯定没错吧，那么若能抵达御陵的话，雾

很可能就会像上次那样消散。我只抱着这一线希望，一心一意地朝前走去。

穗纱桥终于映入眼帘。等我刚走到桥中间时，雾气就已渐渐变淡。等过了桥来到御陵跟前，雾气就在那里散去了。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

稍稍舒了一口气的同时，我才发觉这雾要比之前浓得多。明明是气态的雾，却有种粘腻的恶心感。

就算有近路可抄，今晚我也不想涉足御陵边的小路了。虽说绕了点路，但我还是想顺路前行。只是对于是否要再次踏进雾中，我一直举棋不定。真是相当煎熬。

正当我在那里磨磨蹭蹭的时候，前方的雾气里出现了人影，看样子正朝这边过来。

从上次的体验来看，雾对那个人而言应该并不存在。他眼里应该就只有深夜将近零点时分，在御陵前停滞不进的可疑男子的身影……不管是谁，明显都会感到莫名惊诧吧。

此时我应该立刻动身离开，但却怎么都下定不了踏入雾中的决心。

姑且先等那人离开再说吧。但愿别是年轻女性。倘若被人家误认作痴汉喊来警察的话，那去飞鸟家的时间就会变得更晚了。

为了不盯着人家看，我便以不大自然姿势假装眺望着御陵，就这样等待了片刻。既然能在浓雾中看到影子，就表示离这不远了吧。本以为那人马上就能抵达御陵跟前，却怎么也不出现。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丝毫没有从雾里出来的迹象。

这也实在太古怪了……我斜眼窥视了一下，人影确乎可见，虽说好像稍稍接近了一点，但看起来却是一副僵在原地的模样。

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我不由地把脸朝向对方，一下子就觉察到了些许违和，总觉得不同寻常。一开始我还以为因为是身处雾中的缘故，所以单看外表有些失真。但即使是这样也扭曲太甚，那个人影的头大得出奇。

不久，宛若从浑浊的池塘水面中浮起一般，一个硕大的头颅自雾中先出了身形。

——这正是朱雀妖。

当然我并没有见过实体，甚至根本不知道朱雀妖的那副脸孔是否真实存在，但一眼望去便知道这就是它。

只露出脸的朱雀妖缓缓地转过头来，等转到我所在的方向之时，蓦地停止了动作，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把脸朝向着我。

醉意猝然散去，与此同时，脸上顷刻间血色尽失，此时的我想必定是面色刷白吧。

对峙究竟持续了多久呢？不过我并没胆量瞪着它，只是因为太过恐惧而无法挪开视线罢了。

突然之间，朱雀怪缓缓地开始自雾中脱离出来。与其说它是从雾中离脱，还不如说是于某种令人作呕的粘腻的胶状物中诞生出来，着实令人作呕。

朱雀怪的脖子以下竟似赤身裸体……不对，应该就是如此。在妖怪自雾中脱出之前，我转身朝着右边脱兔一般地飞奔起来，因而未能仔细确认清楚。

御陵的东侧有座斜向的小桥，通往面胆町。这一带曾是面胆城的城下町。在浑圆隆起的小山包的城址之上，建有母校绿叶中学。因此不用绕过竹暮町，只须自学校的正门进入，穿过校园内部再从后门离开，所到之处便是竹暮町的尽头。为了避开从西面道路袭来的妖怪，以最短的距离到达飞鸟家，我只能想到这条路线了。

不过问题出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中学时候的我是从自家的后院穿过御陵去上学，倘若被发现的话，肯定少不了一顿骂。但因为那条路是最近最好走的，所以还是偷偷摸摸地继续走那里。因此绿叶中学原本位于面胆町内的正经八百的上学路，直至长大成人的今天，我也几乎未曾涉足。虽说此时正被怪物追赶，但自己究竟能否顺利抵达学校，我还是对此深感不安。

但是现在并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就在提心吊胆的瞬间，我全速通过了桥。

过桥之后，当我行进至从桥头延伸出来的直路的中段时，蓦地回头望去。

那里并没有妖怪……

但是在浓雾中，朱雀妖确实出现了啊……

等等，雾呢……

不知不觉雾也无影无踪了。

我战战兢兢地返回了桥上，凝望着御陵对面的道路上点亮的路灯周围，也就是方才雾气弥漫的地方 ，此刻却连一丝半缕的白烟都看不见。

是醉酒后的幻觉么……？

但这样的体验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何况比这醉得更厉害的情况也有过好几次，若就只在今晚才有，实在是很古怪吧。而且那还是朱雀妖，也就是如假包换的怪异。

那么，为何雾气和妖怪一道突然消失了呢……？

我暂且倚靠在桥的栏杆上，思考着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现象。

这么说来，在我离开御陵之后，感觉身后似乎刮起了一阵暴风，就如同妖怪从雾中出来了一样。只有在御陵跟前雾才散去。由此可见，妖物不也一样吗？虽然它蛰伏着等我出现，但兴许是毫不忌讳地在御陵跟前现身，才得以被净化了吧。

醉醺醺无法正常运转的头脑还是做出了这种程度的解释，接着我才忽然注意到了某件事实，不由得苦笑起来。

与其对怪异消失的现象感到不可思议，更该为居然能从那里逃脱出来的事实感到高兴吧。而且若真有时间探究缘由，更应当尽快解开《朱雀之妖》的谜题才是。

在被《迷宫草子》的怪异震慑到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就觉得被袭击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一旦出现的怪异无所作为就消退了，便会觉得无法释怀。不过这可以说是极其不好的精神状态。

总之还是快去飞鸟家吧。

正想返回原先的路上，忽然驻足不前。虽说雾已经散去了，但朱雀妖却埋伏在这前方。途径御陵去往飞鸟家的路上，难保不会再次出现。但如果就这样进入面胆町的话，那个妖怪难道就追不上来了么？

我再次转向右面，快步走了起来。

从桥开始沿着直路走到底，向左拐弯，两侧出现了连接土墙和板墙的缓坡。就这样笔直前行，直到民宅的玄关处为止，在那里可以看到一条拐向右手面的道路。沿着这条路继续行进片刻，就仿佛踏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

面胆町有着原城下町独有的，如同杏罗町那样错综复杂的街衢。逼仄的小巷纵横交错，若一不留神进了奇怪的地方，便会无路可走。虽说我感觉大概已经没事了，但还是千叮万嘱自己不要进入死胡同，当然是因为进去就无路可退了。

话虽如此，明明是这样的街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从未在这里玩过呢？町内的确有三两个中学同学的家，依稀记得我跟他们似乎还挺要好，所以就算在这里玩耍也毫不足怪吧。但我却没有这样的回忆。是因为上了初中以后，比起在周围跑东跑西，还不如去玩别的游戏了吧。

边走边胡思乱想这些不着调的事情，等回过神来的时候，脚下正如同被催促一般快步向前，宛如竞走模样。

虽说有过几次想回头看的冲动，但总觉得只要看过一次，就会没完没了。所以还是按捺住了这样的想法。

好可怕……

实在抑止不住对身后的恐惧……

朱雀妖在御陵前面被净化了。即便妖物没有湮灭，但因为有御陵的阻隔，它也没法进入面胆町吧——对于这样的解释，我也颇以为然。

不过我心中还是残留着这样的不安——万一妖怪没有完全消失，化作细小的灰烬追迫着我的话……

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在意身后的状况，于是我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脚步。

拐过几个弯，左右尽是耸立的房屋侧面。直到我走进了一条狭小的巷子，才发现前面并没有路。倘若身在白昼，即使不进到里面也能马上知道吧。然而此时却完全不见街灯和窗户里透出的光亮，何况巷子的通道有很狭小，某种程度上不走进去是没法判断的。

返身回到原来的路上。前方是个上下细狭的昏惑空间。在巷口路灯照耀下，无头小巷的出入口浮现在眼前。走在漆黑的小巷里，面对着这条纵长的裂缝，好似我正通过某条特殊的通道，朝着另一个异界进发。路的前方自始至终都是另一个异界。这是因为如今的世界早已不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了，我所抵达之处必定另一个非现实的世界吧。又或者说，只要穿过那个细狭的空间，就能够回归现实，回归到日常中呢……？

沙——影子一闪而过，从左往右横穿过前方朦胧的灯光。

从左往右——这和我的前进方向完全相同。

这是走在回家路上的上班族吗……但末班车早就没有了……杏罗的酒馆也早该打烊了。是从其他地方坐上出租车然后在御陵前下车的吗？但假如家就在前面，出租车应该会走另一条路把他送回去吧。

是学生么……可能是刚从友人家回来的吧。这我倒是可以接受，但——

这真的是人类么……

我如此在意身后的状况，果然全是心理作用吧……是不是真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盯着自己呢……

我一路小跑回到了无头小巷的出入口，只露出左半边脸，朝路的右手面窥探了一下。

那里并没有人……

又匆忙确认了左边，却一样看不到半个人影。再次仔细地看了看右边的路。在几米之外的朝左的拐角之前，可以看见几户人家的门和玄关。如果他是进了其中的一户人家的话，应该会有响动吧。虽说如此，我觉得他不可能在我看向这里之前就转过了前方的拐角，应该没有这样的时间。

自以为是地认为已从怪异之中逃脱的我，其实根本就是身在其中吧。

这会我慢慢地迈开了脚步。说不准那个妖怪不在身后而在前面……想象着在拐角处与妖物不期而遇的情形的我，每当来到拐角处的时候，心脏都会怦怦直跳。

没过多久我又有种想跑起来的冲动。那是因为如果慢慢接近的话，拐角会变得愈发恐怖。假使一口气跑过去，反倒没有空闲再去害怕了。虽说醉意已消，但酒精对身体的影响依然存在。外加身上还穿着厚厚的外套，所以也没办法全力奔跑。

在好几个巷口我都犹疑了一下。其中肯定有通往中学的捷径吧。但倘如无意间闯入死路，然后刚刚的那个影子没有穿过巷子前面就直接跟着我进来的话……想到这里，那就更不得不慎重行事了。脑海中有浮现出走在前头的妖怪发觉没追上我，返身回来一个个地确认着小巷的情形。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向前，一直走到了T字路口。

记忆倏然苏醒过来，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此处往左抑或往右，应该就能走到绿叶中学正门前的坡道上。

但我却记不清是那一边了。经过一番苦思，最后还是选择了正对中学的左边。城下町为了不让来犯的敌人接近主城，从开始就将街道迷宫化了。因此即使朝着某个正对主城的方向前进，也未必能抵达。倒不如说越走越远的情况比较多。但那也是几百年前的老黄历了。不管还留有城下町的余韵，但事到如今也没可能行得通吧。在做出这样的判断后，我便打定主意朝着左边走去。

走了一会，我来到了石阶铺就的坡道上。记忆进一步苏醒，愈发感到眼熟。对了，果然没错。马上就能走到正门的坡道上了，那里应该会有一个狭窄的近道。

——就是这里！

我一路小跑冲进了巷子。

那里和方才的小巷一样，都是位于房子和房子墙壁之间。因为看不到窗户，与其说是小巷，倒不如说就是个稍宽的空地罢了。由于两侧的墙壁比之前的都要高大，所以几乎伸手不见五指，很难马上适应。

我左手扶着墙，右手向前伸着。摸摸索索一点一点地朝前走去。努力抑制住想跑的冲动，慎重的朝前推进。只要能逃出这里，就可以一口气跑到学校的正门了。就差一点，再忍忍吧。

怀揣着好不容易自町中逃脱的喜悦，我压抑着想要快走的心情，并如此告诫着自己——在这黑暗之中急不可耐的话，倘使不慎摔伤可就大事不好了。

我慢慢地朝前走去，伸出的右手像是触碰到了什么物事——

是墙壁……

我又走到死路里了。

我立刻转过身去。这里离巷口究竟有几米？或许并不算远。但我在我的眼里，那里就是无论怎样都回不去的遥远彼方。

迄今为止高昂的心情一下子萎靡不振了。我背对着断头路的墙壁，一直盯着前方张开的狭长巷口。

影子又一闪而过。

这次我确实看到有什么东西从右往左地过去了。

是妖怪发觉追过头于是又折返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进到这条巷子里是在是太好了。如果朝刚才的路继续前进的话，或许早就遇到妖怪了吧。也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庆幸。

“呼……”

正当我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的时候。

巷口狭长的光亮，在距离地面一两米的位置忽然暗了下去。那里的光仿佛瞬间被切断了一样，似乎有什么东西堵在巷口的模样……

回过神来的我当场蜷起身子。

要怎么办才好……？

如果妖怪就这么进来的话，我就无路可逃了。

我蹲在那里，凝视着伫立在前方黑暗中的影子。影子和左右的黑幕交融在一起，新增的阴影看起来就好似巷子伸长了一截。但愿真是这样吧，但这终究只是掩耳盗铃的想法罢了。

还是在妖物进来之前，先从这里冲出去吧。

如果一直被逼到尽头的墙壁处，那就真的只能束手就擒了吧。但倘若靠近巷口，还有一线逃脱的机会。所以只能自妖怪那里占得先机，从这里先冲出去再说。

这里就听天由命吧——

想是这样想，但光想象一下要跟妖怪来个近距离接触，立刻就怂了。然而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退路了吧。

我一面被迫分秒必争地做着决断，一面犹疑着。影子却倏然离去，狭长的光亮再次向下延伸至原来的位置。

它并没有发现小巷深处的我！

一瞬间仿佛全身的力量被抽干了一般，我一下子瘫坐到地上。从结果上看，妖怪是自己走了，没有过早采取行动真是太好了。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同时也想到要是就这么冲过去的话……不禁打了个寒战。

我把手扶在墙壁上直起身子，慢慢地该原路返回了吧。刚走到一半的位置，忽然发觉自己尚未弄清楚某个重要的事实——

影子是朝哪里移动的呢……

如果朝左的话并无问题，因为那是返回御陵的道路，但若是朝右的话，就跟我的目的地一样了。

无论它朝哪去，此刻都还能看见的吧？

在巷口停下了脚步，我想先左右确认一下石阶的情况，却不敢露脸。与方才不同的是，虽说只是影子，我还是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妖物的存在。要是贸然探出头来，会不会恰巧跟回过头来的妖怪打个照面呢……这样的念头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于是便愈发不敢看了。虽然在心底喊着“一、二、三……”，身体却纹丝不动。

于是只好将视线停留在目所能及的石阶上，忽然从右手面的位置，延伸出了一道影子。

呃……

在路灯的光亮里，细长而扭曲的头部的阴影，就这样一直朝左手面延伸着。也就是说，妖怪虽然朝右边去了，却突然折回，此时正要从右往左横穿这条巷子。

就在那个瞬间，倘若它朝巷口窥探一眼的话……

肯定会被它看到的吧。我慌忙转过身去。倘使像刚才那样，潜身于小巷最深处的黑幕中就没事了么？想是这么想，可似乎已经赶不上了。即使发足狂奔，背影也会暴露在它的视线中吧。

无比绝望地抬头仰望，只见两侧的墙壁在视野里扩展开来，如同悬崖峭壁半高不可攀，令人途添绝望。只觉得无路可逃。

万事皆休么……

被两侧的房屋的墙壁切割成长条的天空上低云密布，宛如给小巷加了盖子。

要是能逃上屋顶的话……

正在做着这种不着边际的想象，脑海瞬间浮现出孩童时看过的电影画面。

故事讲的是被逼到一条类似的窄巷里的主人公，同时张开了双手和双脚贴在左右的墙壁上，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大”字，一点一点地自墙

壁间的夹缝攀登而上。事实上真想爬到上面，需要相当大的腕力和腰腿之力。但如果只是在妖怪路过的时候坚实一会的话，或许也并非做不到吧。

问题是攀登的地点。妖怪若朝巷内窥探，像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和高度，极有可能进入它的视野。但若在巷口边缘的话，由于我身处妖物的正上方，所以并不必担心会被发现。假如妖怪进了胡同，这时我在趁机跳下来逃走也不算太晚。

人一被逼至绝境，头脑就会转得特别快吗？我瞬间做出了决断，撑开双手双脚开始攀爬墙壁。

或许是因为墙壁间的夹缝很窄，表面又很粗糙，我没费多大劲就爬到了两米左右的高度。接着又往上爬一米。虽然也想急功近利爬得更高一点，但照现在这样便已足够了吧。于是我勉强克制想继续向上的念头。

等实际爬上去才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虽说只是与上爬的动作反个方向，去往很难使地上劲。总觉得自己要么手脚打滑功亏一篑，要么体力耗尽向下直坠。虽说想尽可能离妖怪远点，但若爬到下不去的位置就毫无意义了。

仿佛化身为一只巨大蜘蛛的我，就这样俯视着石阶铺就的坡道，笔直延伸出来的影子的主体出现在了巷口。

那并不是朱雀怪，而是一个漆黑的影子。所谓的影子乃是二维的，而眼下的影子却似有三维的质感，至少我在我看来是如此。

到底一个怎么说明才好呢？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的表达，非要比喻的话，就像是密度很大的蚊群组成了人的轮廓，这样的说法是否比较接近呢？

就在我的正下方，那个影子蠕蠕而动。

定睛一看，影子之中还有无数的影子在扭动着，从影子体内不断吐出的瘴气，交织回旋成了人的形状。

或许朱雀妖在御陵之前已经被分解成了无数影子。它正一点一点地凝聚在一起，同时朝我追赶而来。

这时，月光自头顶倾注下来。

不好，要被发现了。

下意识地仰望天空，月光穿透了云层，亘古不变的皓月撕裂了曲巷的黑暗。

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抬头仰望的影子，于是提心吊胆地向下看去。那里却空无一物。影子踪迹全无，仿佛沐浴在此刻的月光下，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一样。

不由地顿感浑身脱力的我，慌忙绷住了身子，照这样摔下去的话可是会身受重伤的。

滑落着下去了一米左右，然后就势一跃而下。虽说仅有两米左右的高度，但脚踝还是被震得发麻。小时候经常会从比自己还高石墙上跳着玩，长大后就很吃力了。

少许歇息片刻，直到麻痹的症状完全消失之后，我才悄悄地探出头来，确认小巷周围的情况。因为跳得太过用力，现在才想起屏息静气也为时已晚，但我还是慎重地展开了行动。

朝通往中学的右侧张望了一想，再看了看一路走来的左侧，不见一个人影。

好不容易自噩梦般的断头路里脱身，在右手前方的位置，可以看到同样朝右拐的小巷。

就是那个。这次错不了了。

我快步奔向正确的巷子。走到一半就跑了起来，一鼓作气地冲进了巷口。虽说里面一片漆黑，一路踉踉跄跄跌跌撞撞，但这都全然顾不上了。总之我全速冲过了巷子，终于踏上了坡道。

赶忙朝左手面仰视，绿叶中学的正门映入眼帘。

太好了……

慌忙回头看去，身后并没有影子。

于是我快步跑上坡道。跑了一会儿就觉得喘不过气，快要跑不动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加快了脚步。

正门的内侧插上了门闩，不过这只是用一根可以横向滑动的铁棒上的锁而已，即使身在外侧，只要把手伸进去也能将其取下。

唧，唧唧……

深夜的面胆町里回荡令人毛骨悚然的摩擦声。倘若有人对这样的声音起了疑心，很可能会出来查看情况吧。如果被当成非法闯入者，还可能会报警。不过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费了好大劲取下门闩，总算得以把门打开。我闪身闯入其中，然后阖上门将闩复原。即便已经是冬天，我还是出了一身大汗。进入学校安下心之后，之前被怪异袭击，落荒而逃，拼命甩掉妖怪——这般各式各样的体验，一时间汹涌而至。

一进大门，就能看到一个如同坡道一般倾斜的广场。左手边的建筑是用于柔道和剑道的道场。右手边则是通向校舍的S形樱花坡道，正面是宽大的七十五级台阶。要去学校的话，就得攀登眼前的石阶抑或右手边的坡道。从距离上看，呈直线的石阶更近，当然相应坡度也更陡。但

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石阶。

绿叶中学的七大不可思议现象之一，就是深夜时分自这个石阶下仰望学校，看到的是城堡而非校舍。之后再爬上石阶，数出来并非七十五级，有时多有时少。不过现在并非悠哉地仰望校舍清点石阶的时候。恐怕自身的疲惫已然超出了身体所能感知的程度。总之我想早点去飞鸟家喘口气。

石阶每隔二十五级都设有平台。历任校长在开学典礼的致辞中，似乎都会将这排石阶比作中学的生活。前二十五级乃是初一，后二十五级则是初二，最后的二十五级象征着初三，请务必一步一个脚印登上石阶，在我们的绿叶中学度过宝贵的三年——应当就是这样的致辞内容。

有关中学时代的回忆忽然占据心头。正当我快要爬完最初的二十五级石阶之时——

“喂！”

石阶下传来招呼声。

诶……？

蓦然回头看去，刚转到一半的位置……便再也转不动了。

这不是跟《朱雀之妖》中的“半颜坂”一模一样吗……

半扭头的我视野的余光里，可以瞥见石阶最下方的位置伫立着一个漆黑的影子。虽说无法直视，但确确实实映入了眼帘。

我宛如脱兔一般飞奔起来，两节一跨地跑完了中间的二十五级台阶。虽说立马累到喘不过气，总算到了第二个平台上。

“喂！”

石阶下又传来一声呼喊。

我又欲扭过头去，尽管我知道这里不能回头，但还是忍不住想要朝后看。这倒不是被人呼叫的习惯性反射，因为我也明白呼唤我的乃是怪异之物……尽管如此，不知为何还是想要回应，想要迎合怪异，这又是为什么呢……

不行！

一边跨上最后的二十五级石阶，一边呵斥着自己，绝对不能在这里回头！

虽然速度慢了下来，但我还是两节一跨奔上最后的二十五级台阶，厚重的外套沉甸甸地在身体伸展着，一直垂到了石阶之上。连脚都咯吱咯吱地颤抖起来，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失足。

尽管如此，我总算是爬完了全部七十五级，来到了最上面。

双手扶着膝盖保持着半蹲的姿势，大口喘气调整着呼吸。

“喂！”

石阶下面传来第三声呼唤。

我猝然回过头去。

影子就站在我的身后。

“哇啊啊啊！”

我惨叫着当场瘫坐下来。

在屁股着地的一刹，脑子里就像走马灯一样，过去发生的种种瞬间一闪而过。据说在人之将死的瞬间，就会发生这种现象，果然是真的啊——我竟从容不迫地想着这种事情。

有一种说法是，行将死亡的动物在最危急的时刻，出于逃避恐惧的本能，会无意识地在过去的各种经验之中寻找解决方法。不过遗憾的是，以我迄今为止贫乏的人生经验，是不可能找到应对这种怪异的方法的。最后剩下的只有大势已去的绝望感。

这时我注意到了盘踞在校园对面的一个巨大而漆黑的影子。

对了，还有御陵！

城址上的中学和御陵的地界，如骆驼驼峰一般紧紧相接。如果就这样进入御陵的话，说不定就能得救。而且要去飞鸟家的话，还是穿过御陵比较近吧。

中学时代我一直是从自家后院穿过御陵去上学的。这条路恐怕至今还保留着把。登山七十五级石阶后往左手方向过去，有一个花坛。从那里开始就是一片森林。穿过森林之后应该可以看见半坍塌的狭窄石阶。我记得在它左侧平行的位置，就有一道御陵粗石栏杆。

我飞快地朝着花坛的对面跑去，就算体力枯竭也在所不惜，以最快的速度发足狂奔。

这时的我丝毫没有功夫去考虑那个影子是否会追上来。只想早点逃进御陵，哪怕早一秒钟也好，仅此而已。

仅仅几十米的距离却感觉遥不可及。在离花坛还有一半的路时，我还在担心能不能坚持跑到底。就在这一刹，忽然感觉背后传来一股令人心惊肉跳的气息，脖子顿时寒毛直竖，不由地加快了速度。我明白这是最后的努力，绝不能在此被妖物擒住。

离花坛越近，脚步也越加沉重，到了近在咫尺的位置，速度也开始降了下来。还不行！要一直逃到那边为止……

“唔噢噢！”

我大喊一声，像跳远一般纵身越过花坛。着地的同时马上冲进了森林。

穿过树丛，眼前出现了记忆中的石阶。勉强可以落脚的狭窄台阶，一直向下延伸。虽说名为石阶，却好似遭过地震一般，每一级都凹凸不平，再加上满是苔藓，又被杂草覆盖着，脚下相当不稳定。我在那里连滚带爬几乎一口气就到底了。剩下的最后几级我直接跳了下来，由于泥地的原因，冲击力有所减轻，与面胆町小巷那会不同，脚上并没有感到疼痛。

我想在这里歇息一下，但形势却不允许。

从我家后院到绿叶中学的花坛，并非每次都经过御陵，但穿过御陵的地界是必须的。但问题是那里紧挨着我家和飞鸟家的后院。也就是说从廉峰町到竹暮町，背靠御陵而建的所有房屋，或多或少都挨着这条捷径。因此根据所去地点的不同，可能必须要从别人家地界一侧穿行而过。

在英国的儿童游戏中，有一种叫做“飞跃花园（Gaeden Hopping）”的游戏。在郊外的住宅区，每个地段都有整齐排列的住宅，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后院。于是便以最边上的住宅后院为为出发点，互相竞赛着在不被户主发现的情况下能穿越多少人家的地界。横穿别人家后院的非法侵入的罪恶感，以及即使被抓也不会受到惩罚的安心感，这游戏将此二者绝妙地融合在一起，充满了孩童们最爱的刺激。

如今我这种类似飞跃花园的行为，不是在早晚往返学校的时候，而是在三更半夜进行。而且由于跑得太过拼命，无论如何都会弄出响动。本以为别被住户发现就行，可忽然间传来了阵阵狗吠，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喂喂，这里的人家记得以前不养狗啊。

如果被发现的话，一定会报警的。我不由心急如焚。只是由于夜幕太深，距离住户起床还有一段时间。虽然想趁此机会尽量往前走，但要去的那户人家说不准也有狗。我绝不想落入那个影子之手，但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警察的盘问，这只是徒然浪费时间而已。

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跟头，只盼能平安抵达飞鸟家，此时町内狗的远吠此起彼伏，大概是被刚才的狗叫惊起的吧。

得救了……这样的话就能蒙混过关了。

刚松了一口气，我慌忙回头一看——

没有影子……也不见妖怪……

一下子全身的力气仿佛都散尽了，我原地蹲了下来。慎重起见我还是朝四周看了一圈，并未发现任何怪异。

从那里开始我就放慢了脚步，踉踉跄跄地抵达了飞鸟家的后院。从御陵的小路到后院的坡如同悬崖一般，我几乎是滑下来的。

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甚至是衣服上，都变得千疮百孔的我，推开了别屋的门。

“信，信一郎！”

尽管累到只能挤出这种含混不清的细微声音，但八叠间的拉很快就拉开了。

“你还好吧！”

信一郎飞奔到走廊之上。

“唔唔……”

自己都不清楚这是回答声还是喘气声。

“这样啊。”

然而信一郎却笑着说道：

“放心吧，‘朱雀之妖’的谜题已经解开了。”

星期六（午前）

向飞鸟信一郎借了和服换好了衣服，一面喝着他给我冲好的咖啡一面听他说话，我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

刚进入别屋的那会，对着大嚷“妖怪来了，影子来了”的我，信一郎一次又一次地安慰说“没事了”，我被他貌似信心满满的态度所感染，总算找回了自我。

据说信一郎在午夜零点刚过，就担心我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是在京都站给他去的电话，只要电车没有晚点，此时就该出现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我正拼着命从朱雀妖手上逃脱。不过，他这边似乎未曾遭遇任何怪异。

“为什么？”

我很是纳闷，老实说甚至有些不满。

“也许是受了它的恩泽吧。”

信一郎指了指房间的四角，那里都贴着符纸。

“这是明日香发烧以后我奶奶带过来的，让我把它贴在房间的四个角上。”

“难道说——”

“不，应该是我奶奶察觉我们似乎卷入了什么不祥的事情。看样子还是有用的。”

“是吗……明日香怎么样了？”

“烧终于退了，正在恢复中吧。”

“太好了……”

“那时我想你可能遭遇了怪异，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两个人都在场，还能用解谜来驱邪，但我独自一人的话……正这么想的时候，忽然传来了呻吟声，书桌的抽屉里冒出了黑烟。”

“难道……”

“嗯，正是放着《迷宫草子》的抽屉。我连忙拿钥匙打开了锁，取出来时书的革制封面已经发黑，还冒着瘴气一样的东西。我以此为据推断怪异已经降临到你身上了。”

问了一下具体发生的时间，果然正是我身陷雾中的时候。

“我也想过把奶奶给的符纸直接贴在《迷宫草子》上。不过，我感觉即使两人分开行动，解开《朱雀之妖》的谜题也理应是助你一臂之力的最好方式。”

“你是什么时候解开的？”

再次询问了具体时间，得知跟我攀爬面胆町小巷的墙壁几乎一致。

“那时候影子消失了，难道不是因为月光吗？”

“怎么说呢……即使是我一个人把谜解开，应该也没多大效力吧。”

“必须要在两人都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解决吗？”

“或许是吧。”

“那么‘岩壁莊’杀人事件的真相解开了吗？”

“瘴气之类的倒是消失了，只是……整本《迷宫草子》就像脉动一样痉挛着。”

“诶……。”

“不，也可能是眼花吧。”

信一郎虽然这么说，但当时的情景似已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既然发生了这么多怪异的事，那么身为元凶的那本书蠕动起来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吧。”

“哦，你态度突然变了嘛。”

“那当然，我可是被朱雀妖追过的人了。”

“好了，先把这个故事一次性解决吧。”

“嗯……”

“对了，读完之后你作何感想？”

解谜本应已经完成了，但不知为何信一郎却带着思索的表情询问着我。

“和之前的故事相比，应该说是相当奇怪吧……真的很恐怖啊。”

和作品中的人物遭遇的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光是一句恐怖都不足以概括吧。

“确实，是有点可怕。”

信一郎难得表示同意，倒令我吃了一惊。

飞鸟信一郎原本就是不怎么会害怕的类型。《朱雀之妖》虽然令人

不适，读后感也很糟糕，但却很难认为他会害怕这种事情。

首先谜题不是已经解开了吗……

虽然一时闹不明白，总觉得他还在思考着什么。突觉不安的我，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就是所谓‘无人生还’吧，也就是你说的‘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

“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这般亢长的名字，是信一郎对于S.A.斯蒂曼[注1]的《六名死者》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等，以主要的登场人物尽数死亡或被害为情节的推理小说的概称。

其来由是《无人生还》的原始的标题。不过原本并不是“印第安”，而是“十个小黑奴”[注2]，只因为“黑奴”是歧视用语，所以过去曾被修正为“印第安人”。但有一段时间脸“印第安人”也被视作歧视用语，因此这样一来岂不是要改做“十个美国原住民”么……

玩笑话姑且不论，我个人以为《无人生还》从情节上看是最合适的。

“是啊。”

或许是对自己起的名字有所反应，信一郎开口说道：

“海外有斯蒂曼的《六名死者》，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雅克马尔&塞内卡尔[注3]的《第十一个小印第安人》等，在日本则有西村京太郎的《杀人双曲线》，夏树静子的《有人不见了》，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事件》等也属此类。但是如果要缜密地思考到底那部作品符合要求，这倒有相当的难度。”

“那么‘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

从信一郎的回答上看，我姑且认为最要紧的解谜已经完成了，否则他应该更焦躁不安才对。

安下心来的我，也想从外围试图攻克《朱雀之妖》，也就是说，将其作为一部“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来解读。

“作为符合此类作品的必要条件是——”

信一郎逐一进行了提示：

“第一，事件发生的舞台完全与外界隔绝。

第二，嫌疑人的范围完全限定于故事中所登场的人物。

第三，事件结束之后，所有登场人物全部死亡——至少读者必须这么认为。

第四，他们之中没有能成为犯人的人——至少读者必须这么认为。是这四条没错吧。”

“原来如此。”

“只是——”

他继续往下说道：

“若要完全满足这四个条件的话，范围就会被极度压缩。”

“第一条和第二条，在‘暴风雪山庄模式’　里不也说得通么？不仅如此，所有本格推理小说不都是这样的么？”

我提出了一个单纯的疑问。

“不对，这种情况下所谓的‘限定’，是指不分主次，完全平等地把所有登场人物全都置于舞台之上的意思。”

“…………”

“的确从本格推理的情况来看，即使出现二三十名复数的登场人物，最终也还是有限制的。但问题是文字上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可谓千差万别。对于已经发生的杀人事件，全体登场人物并不能雨露均沾，各自在与事件的关联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距离。可谓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情况。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得以在这种复杂而特异的状况中把犯人隐藏起来。”

“我倒是明白你在说什么……”

“然而若是‘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话，由于其极端状况的设定，所有登场人物都没法不跟事件扯上关系。全员都被置于聚光灯下，必须被聚焦，且不得不被聚焦。”

“是吗？这里所谓的限定，即是人数限制的意思吗？以过去的作品为例来看，最多也就十个人左右吧。”

我终于理解了信一郎所指的意思。

“但是这也可以称作‘暴风雪山庄模式’。”

信一郎将我之前说的重复了一遍。

“因此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和第四条。”

“嗯，全员死亡此类作品情节的最大卖点。”

“尽管喜欢约翰·狄克逊·卡尔的我，对克里斯蒂并不感冒，但从客观的角度来评判的话，《无人生还》、《罗杰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作品，哪怕作品本身不怎么样，只要使用了这些想法，就可以获得十二分的评价。”

当然，那些相关毫无知识储备的人读到《无人生还》，究竟会有多

震惊呢？光是想象一下就会觉得兴奋吧。“诶，全都死光了吗？”——终于晃过神来时候的瞠目结舌，想必是很棒的体验吧，真是羡慕他们。

“其实第一条跟第二条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

信一郎继续往下说说道：

“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与‘暴风雪山庄模式’有何不同。在与外界隔绝的世界里，登场人数皆为十人的情况下，两种设定之间的差别又是什么？”

“受害者人数不一样。”

“登场人数越少，受害者人数越多，那嫌疑犯的范围就越小。如果六人里有一人被杀，那犯人就在剩下的五人中，如果有两人被杀，那就在剩下的四人中……以此类推，可能的范围也就越来越窄。不过在“暴风雪山庄模式”中，会设法让读者不能简单地缩小犯人的范围，要么犯罪现场是密室，要么有人具备不在场证明。正因为如此，此类主题才得以成立。”

“确实呢。”

“但‘十个印第安小孩’的情况下，登场人物确实在减少，而且没有密室和不在场证明之类令犯人隐藏的要素。相反，密室和不在场证明都是可以瓦解的，唯独‘死亡’不能被瓦解。本应成为嫌疑者的人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死亡’这一牢不可破的不在场证明。这是两个设定之间的最大差别。也就是说，要满足第三和第四个条件，特别是第四个，才是最为重要的。”

“‘不存在能成为犯人的人’吗？”

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是推理小说的终极主题吧。

“这么一想的话——”

信一郎浮现出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表情。

“泡坂妻夫氏的《失控的玩具》和《死者的轮舞》，或许称得上是‘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中的杰作。”

此言不虚，当初读过《无人生还》的人，在被全员被害的情节吓到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诸如‘凶手到底是谁’的强烈悬念。但遗憾的是，如今我我们已经不会再有“诶，全都死光了吗？”这样的震惊感了。但是像《失控的玩具》那样，还是可以从通过作者的创意，为“明明没有犯人，那犯人又是谁呢”而吃惊不已。

不对，比起这个还是先搞清楚“朱雀妖”的真面目，也就是“岩壁莊”杀人事件的凶手到底是谁？

正想直截了当地去问信一郎的时候——

“这么一想，这本‘记录手册’大概也可以被称作理想的‘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而且其中还拥有两个在其他作品中看不到的有趣之处。”

“是这个事件所独有的么？”

“假使让你策划一场‘十个印第安小孩’类型的犯罪，你觉得你最该重视什么？”

虽说听起来像是玩笑，可他却做出一副一本正经的表情朝我询问，所以我也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这个么……首先要怎样才能把所有相关人员都集中到一处呢？其次，既然是出于某种理由朝全体人员复仇，可以的话得让他们死个明白才好。而且，实际的杀人过程中，待里面的人接二连三地被害，幸存者的警戒心也会越来越强。因此包括杀人顺序在内的犯罪计划也要仔细考虑——能立刻想到的也就是以上三点吧。”

“不愧是未来的推理作家，重点抓得不错。”

难得被信一郎奉承了一句。

“在与相关人员都相识的情况下，把他们集中到一处倒也容易，但若不是这样，则需要相当的智慧。比如《无人生还》中犯人所用的手法摆到现在是行不通的。只要搅上些微的嫌疑，之后的计划就会大受影响。关于第二条想要传达复仇的意图，这在此类犯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也并非能轻而易举做到的，虽说受害者一旦落入囊中就无法逃脱，但搞这种徒增警惕的恶作剧也非上策。但是这在推理小说之中却是制造悬疑的工具，因此作者也会在这下不少功夫。事实上第二个问题与第三个问题是遥相呼应的。”

“本来随着受害者人数的增加，后面的杀人就会愈发困难，即便如此还要实现宣告犯人的复仇意图，确实风险太大。”

“是啊。所以我时常在想，犯人干嘛不一口气把所有人都杀了呢……”

“诶？”

“如果是同时杀光的话，那么在所有人齐聚一堂的时候也可以从容不迫地宣泄自己的怨恨和辛酸。而却倘若杀人方法得当，或许脸犯人的真实面目也能堂堂正正地展示出来。”

“啊，这样啊。所以‘岩壁莊’事件几乎是一次性杀了所有的人。”

“在‘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中，很多情况下都没有逐个杀人的必要。如果目标只是为了复仇而杀害特定的人，那么还是一口气完成比较轻松，而且更为确实无疑。不然即便解决掉两三个人，剩下的人也能在房间里闭门不出，犯人也一定担心这样的情况吧。”

“朱雀妖就是这么干的吧。”

信一郎一根一根地掰着手指。

“首先烂醉的茂辉和直美，在半夜至黎明之间被烟熏死，那天一早，安弘、幸太郎和朱美被毒死，最后剩下的理代子完完全全是惨遭虐杀。这恐怕还不到半天的时间把。”

“那样的话，让全体人员一次性把毒药喝下不就完了吗？”

“不对，这反而更难。如果是成年人，还可以在酒杯里下毒，在干杯的同时让他们喝下去。即便如此由于每个人喝下的量之间的差异，因而也难保全员都恰好服下致死的剂量……何况这种方法一旦失败，会引起幸存者极大的警惕。既然是要一口气杀掉所有人，那么无论是哪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也是目标吧。”

“是啊，酩酊大醉的茂辉和直美两人，不为人知地在各自的房间里被杀害了。安弘，幸太郎和朱美几乎同时被毒死。而且只有三人的话，万一其中一人侥幸没死也能马上采取措施。只能认为是恨意最深的美代，在饱尝恐惧的滋味后，亲手杀死了他们。”

原来如此，虽然说起来是很反常，但对犯人而言却是颇为合理的。

“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美代明明被认作是犯人，却有可能比所有人死得都早。”

“不也挺天衣无缝的吗？”

“什么意思？”

信一郎并没有理会我的提问。

“在‘岩壁荘’中发现大家遗体的时候，距离死亡已过了一周。然后过了三天才发现美代的遗体，故而确定她的死亡时间其实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根据这位无名氏的调查，美代有可能是最先死的……”

“或许是解剖的结果明确了什么事情，但并没有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最后只好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不就是这样吗？”

“也就是说，美代是最初的受害者，也是活到最后的犯人，然后在犯罪后自杀了——这两者皆有可能么。”

“所以才说是天衣无缝。”

“不会吧，难道说真凶是想让美代顶罪……”

“是有那种可能。”

“这样的话不就无法可想了。”

“并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手上有着连当时警察都不知道的极好的线索。”

“线索？”

“就是那本‘记录手册’。”

“这就是所谓的线索吗？”

此处信一郎再次露出了严肃的表情。

“第二个有趣之处则——”

是呀，他是说过有两个有趣之处的。

“正是这个‘记录手册’本身。”

“怎么说？”

“当然其中也有也有小说的因素，绝大多数 ‘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都是以第三人称展开的，而且都是以所有登场人物进行多视角的叙述。这也与‘暴风雪山庄模式’大相径庭。但这种多视角的叙述与刚才说的，‘全平等地把所有登场人物全都置于舞台之上’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由于全员都是候补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候补的嫌疑人，所以不得不自然而然地采取多视角的叙述。”

“那也因为是推理小说吧，这个‘岩壁莊’事件是以真实的悬案为题材的纪实文学。”

“这里就该祭出基甸·菲尔博士[注4]的台词‘我们都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虽说不能完全确信，但兴许我们也是故事中的登场人物。谁能断言我们不是某个地方的某位编辑罗织出的癫狂世界的居民呢。这样想来，围绕着《迷宫草子》的种种非现实怪异现象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那么你的前世实际上是某个异世界的战士，背负的使命还没结束，为了尽快呼朋引伴，于是就在某超自然杂志上发表召集信，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朝信一郎甩出了傻里傻气的段子。

“给我成熟点好不！”

——被他如此痛喝道，虽说觉得无论那边都不大成熟，不过能跟他讲着这样的蠢话，这在两小时之前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吧，所以我反而愈加感到高兴。

“听好了，我想说的是这部‘记录手册’的异常性。”

“异常性……”

“嗯，稍稍看过这篇记录，就会发觉好像是以理代子为中心展开叙述。但是那只不过的因为她是那个小团体的头头而已。视点并未固定在她身上，基本上对于大家的言行都有平等的记录。也就是说，认为这出自犯人之手不是很自然的吗？”

“但是，到底是谁……”

信一郎无视了我的嘟哝，继续往下说道：

“再回到小说上来，若是‘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话，由于全员死亡，所以犯人经常会留下供状，否者就没法向读者说明事件的真相了。但在‘记录手册’里完全没有记述事件的真相。如果是幸存的受害者之一写了这个倒还可以理解，但却谁都没能得救。也就是说，能写出这样内容的人，怎么想都只有犯人了吧。”

“这，这样说的话……虽说所有人都死了，但肯定有谁是犯人，所以就写下了这篇笔记，这没错吧。”

“是的。”

“不过……谁都没这种可能啊。这么说来，果然还是美代最为可疑吧。”

“但她有可能是第一个死的。”

“说到底也只是可能性吧，你不是说过么？我们有一个名为‘记录手册’的线索。”

“这又怎么说呢？”

总觉得信一郎和我的立场掉了个头。

“按第二天早餐时的情况，这时至少茂辉和直美已死，但美代应该还活着。因为我不觉得除了她以外，还会有人准备早餐。”

“原来如此。”

信一郎微微颔首。

“这样的话，美代就在茂辉和直美，以及安弘、幸太郎跟朱美被杀的间隙，被人从二楼露台上推了下来。”

“也可以这样解释呢。”

我就像是抢了信一郎的的台词一般，这感觉很是奇妙。

“还有——”

我继续说道：

“犯人自以为事件不会马上被人发现，所以在送理代子上路之后，自己也加入了被害者的行列，游刃有余地将自己隐藏起来。”

“这样说来最符合的还是美代。”

“何以见得？”

“如果一开始她并没有死的话，实在没有必要在准备好早饭之后立刻被杀。果然美代才是犯人吧，一直活到最后杀掉了理代子，然后再自杀，这样的解释才是最合理的。”

“但是，她一开始可能就已经死了……”

我把自己刚刚被否定掉的话又拿出来老调重弹了。

“如果说美代是第一个受害者，那为什么‘记录手册’中没有记载她被杀害的场面呢？”

“…………”

“其他人都有，为什么唯独美代的死亡没有记录呢？”

“里面不也没出现茂辉跟直美的尸体吗？”

“是没有直接提到，但也描述了理代子在他们各自的房间里看到的状况。”

“如果这只是个障眼法呢？”

“哦？”

“理代子可能是看到了倒在房间里的两个人，但并不一定确认其已经死亡。不对，直美那会由于已经进入了房间，也可以说确认过她已经死了，但茂辉那会只是打开了门，看到了屋里冒出来的烟而已。”

“难道说是茂辉假装死亡，杀掉理代子之后再自杀的吗？”

“是的。”

信一郎看着我，似有难言之隐。

“确实，茂辉是怪怪的。”

“诶？”

难，难道说真是这样吗？

“从言行上看，他或许也是朱雀地区的人吧。说不准就是从神神栉村里出来的，在上中野原高中以前就一直待在故乡。”

“这么说来……”

“他有可能跟Y相识。”

“也就是说，是为Y复仇么……”

“这解释完全合理，只是……”

“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这样的话，茂辉就得放火把自己熏死，那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和直美一样，大量饮酒就没问题了吧。”

“虽说是有这种方法，但有必要搞那么麻烦吗？自己喝下毒药混在早餐时三具被毒死的尸体之中不就行了？”

“那样的话不就与‘记录手册’相矛盾了……啊！”

“嗯，如果写下笔记的犯人就是茂辉的话，他可以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这才是矛盾的所在。”

“那么笔记就出自犯人以外的其他人　……”

“你当真吗？”

当然没有——这只不过是一句死不认输的话。

“而且如果茂辉是犯人，那有一点就非常奇怪了。”

“…………”

“在理代子盯着茂辉的房间时，朱雀妖马上站到了她的身后，是有这样的记述吧。”

“这个……是诡计吧……”

信一郎的脸色稍稍黯淡下来。

“如果疑心这本‘记录手册’中所载内容的可信度，我们所进行的事件的解释就无法成立了。”

“说是这么说……但照那样的话，茂辉可以随意篡改笔记的说法也就显得很奇怪了。”

唉，总觉得脑袋里一团乱麻。

“读了这篇记录，让我不禁感到恐惧的是——”

这么说来，信一郎一开始是有在嘟囔“是有点可怕”。

“犯人写这本笔记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记录的动机么……”

“对，犯人为何要留下这样的笔记。”

“并没有记录事件的真相，也没有自我供述……”

“是啊，首先想到的还是自我表现欲吧，这是罪犯特有的心理。而且，由于这种程度的杀人事件竟成了悬案，所以凶手想示与他人，想为人所知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但却不想记录事件的全貌吗？”

“不如说他还想隐瞒事件的真相吧。他甚至设想了有人会通过读这本笔记来对事件进行推理，故而把美代推上来顶罪，一想到这种心理，我就格外害怕。”

“…………”

“另一方面，我又很同情那样的犯人……不对，似乎又不大一样，嗯……应该说我甚至会产生一种无法言说的怜悯之情。”

“怜悯？”

“事实上，连读者会抱有这种感情都在他的计算之内，所以我愈发感到了不可名状的恐惧。”

“到底是谁？这本‘记录手册’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岩壁荘’杀人事件的凶手又是什么人？”

信一郎拿起火筷子毫无意义地在火盆里一通乱翻，似乎是想回避我无的放矢的提问。

总觉得一旦开始解谜就会沉湎于事件本身的解释，从而忘记原初的目的——逃离《迷宫草子》的怪异。我认为解开谜题是保护自身，维持自我存在的唯一手段，故而如此拼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但每当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所求的往往是真相本身。至于试图寻求解释的原因，似已完全被我遗忘，唯余一脸茫然而已。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不容分说的语气再次提问——

“信一郎，我问你犯人到底是谁？”

“能想到的人，实际上打一开始就只有一个。”

“什么？你说什么……”

他想说什么呢……

“‘岩壁荘’杀人事件的犯人乃是——Y。”

“Y……她不是自杀了么？”

“不，只是被认定自杀了而已。”

“被认定……？”

信一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朱美在向大家寻求 ‘蓑虫’的解释的时候，说的是‘呐，Y真是自杀的么’，接下去茂辉、理代子和安弘都有发言，仔细阅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话非常之诡异。安弘说的是‘这也没啥稀奇的吧。就她本人而言就是他杀。反正没这回事” 又没哪个人真的把她推下去。所以才会说不是事故

就是自杀，结果还是当做自杀了’诸如此类意味深长的话，理代子也说过‘如果Y真有这种胆量，干嘛不在举行自己的葬礼以前想想办法’。”

“…………”

“既然所谓‘蓑虫’，是意为‘隐身蓑衣’的一种以无视为手段的凌虐，这样的话，所谓‘举行自己的葬礼’便可认为是装作此人已死的‘葬礼游戏’。”

“葬礼游戏……”

“虽说是被全员无视的凌虐，但上课和小组活动的时候，在必要时也可以被搭话。但在‘葬礼游戏’ 的情况下，会不会被当做真的死了，而被彻底无视他的存在呢？”

我越听越觉得瘆得慌。

“还有一处提到安弘说理代子是‘从蓑虫到狐仙，外加火舞，唤醒还有奠仪回礼等等样样全能的权威’，其中‘唤醒’未附任何解释。准确的说其实这是‘死者唤醒’的略称。”

“即使已被施加了‘葬礼游戏’，也还有通过‘死者唤醒’复活的余地吗？但这怎么想都不是补救措施吧？”

“当然不是了。复活只是为了进一步凌虐。据安弘的说法，理代子是巫女。也就是说，她一手垄断了所有‘礼仪’，是凌虐的万恶之源。我瞎猜‘奠仪回礼’的真意也是另有所指，应该是被施予‘葬礼游戏’的人，即刻丧失对随身物品所有权，班里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将其据为己有。差不多八九不离十吧。”

“这已经不是欺凌的范畴了！”

“嗯，这是无视人权的犯罪。”

“诶，等等……这么说的话……”

“嗯，Y和理代子她们在一起，也在‘岩壁莊’。”

“怎么会……”

“无名氏发现的‘记录手册’，都是以Y的视角来叙述的。”

“…………”

“以‘朱雀之妖’为题的‘记录手册’的作者，自己就是犯人。”

我感到一阵难以言说的恶寒。

“正因为是以Y的视角来记述的，在她目力不及的地方，才会有诸如‘理代子回过头询问安弘，听她的语气，此时瞳孔里想必饱含着恶意的光芒。’之类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

“原来如此……”

“无论是半颜坂上的一声‘喂’，还是狐仙的那句‘是你……’，都是Y的声音。这看似是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抵抗，实际上却是犯罪前的余兴节目。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时会被飞来的石子打出鼻血，有时还会被理代子用西式台灯砸到。”

“西式台灯不是从忽然弯下腰的美代头顶飞过，撞到门上摔碎了么？”

“不对，是击中了逃到美代身后的Y，所以美代才变成了‘衣服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的状态。如果只是被台灯的碎片击中的话，怎么样也不会是‘斑斑血迹’吧。”

“等会……你说Y逃到了美代身后？在此之前她又是在哪里呢？”

“就在桌边。”

“…………”

“Y被认为有通灵体质，所以才让她参与请狐仙了。”

“诶，Y也是其中的一员吗？”

“读过请狐仙时候的状况，就知道理代子左边是空着的，这个位置与门口的美代，理代子右前方的安弘位于同一套直线上。”

“那一连串的狐仙大人的神谕又是什么？”

“我不清楚。不过根据问题的不同，可能不是理代子就是Y回答的吧。”

“唔……”

“Y说完‘是你……’之后，便在理代子狂怒之前朝门口逃去。这一段描写实际上跟‘地板上响起纷乱的脚步声’不谋而合。起初我以为这一定指的是‘仓促地想要从桌边逃离’的直美，但之后却写了她‘没来得及逃走’。”

“美代那些被当做自言自语的台词其实都是和Y说的吗？”

“是啊。被施予‘葬礼游戏’的人，将被彻底无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一点。但美代却经常破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自己唯一的同伴，所以便朝比自己还惨的Y搭话，借此安慰自己。”

“要把理代子他们六个，算上自己的话还是七个人的行李都让美代一个人拿，爬上这般坑坑洼洼的坡道根本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女生似乎有两个以上的包。把长沙发搬去二楼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且在生火的时候，Y也帮忙了。”

“啊，所以在美代端来饮料的时候……”

“她是不小心吧Y的份也放进去了，虽说她想蒙混过去，但还是引发

了理代子的愤怒。”

“…………”

“和饮料的数量一样，如果关注一下有关人数的记录，就会发现几个因疏忽留下的笔误。”

“人数的记录？”

“在攀登半颜坂的时候，理代子胁迫美代拿了行李，在之后的记述中，‘幸太郎露出了担忧的神情，茂辉打一开始就采取了事不关己的态度，其他四人便只是冷眼旁观着眼前的对话’，读到这里我们都会以为是其他四人旁观着理代子和美代两个人，除掉刚刚提到的幸太郎和茂辉之外，剩下的人又是谁呢？”

“是安弘、朱美、直美三人……也就是说‘其他三人’才是正确的记录，Y不小心把自己也数进去了。”

“然后是美代在露台上生火的时候，幸太郎过来了，什么忙也没帮上只能相顾无言的记述——‘刚开始还抬着脸的幸太郎慢慢把头垂了下去，露台上的数人同时陷入了沉默。耳畔唯有和风吹拂的微弱声音’。如果露台上只有美代和幸太郎，那就不是‘数人’了，而是‘他俩’或者‘两人’了吧。”

“原来如此。”

本来打算刻意抹去自己的存在，结果自然而然就诉诸笔端了吗？

“准备早餐的也是Y吗？”

“是啊。”

由于我实在不想再碰《迷宫草子》，于是我抑制住了重读“记录手册”的想法。

“也是是说，茂辉和幸太郎实际上在意的是——”

“不是美代而是Y哦。原本Y就楚楚可怜，但美代则不然。理代子说的‘像这样被男性亲切对待，你还是头一遭吧’——这样的美代却会突然被两个人搭话，实在是咄咄怪事。”

“而且茂辉和Y可能原本就相识吗？”

“大概吧。”

“那么为什么Y要杀茂辉呢？就连美代也没幸免？而且幸太郎并没有带头参与欺凌的吧。”

“这个……只有Y自己知道了。”

信一郎冷冷地甩出了这句话。

“在那之后，Y怎么样了？”

我并未指望信一郎给出答案，甚至感觉连他也不知道。只是在考虑Y的事时，忽然注意到了某种可能性。

“说不准——”

不过信一郎的模样却很奇怪，我原本以为他在盯着走廊那边的拉门，结果他又环顾着屋内其余三个方向，最后甚至仰头看了看天花板。

“喂，你怎么了？”

“…………”

“难道……又感受到了什么视线吗？”

“嗯……总觉得很奇怪呢。”

于是我慌忙环视四周，但并未察觉什么特别的变化。倘若是《迷宫草子》的怪异的话，应当会直截了当地显现出来吧。

信一郎再三感受到的视线又是什么呢……？

虽说很是在意，但我还是想尽快把关于的某种可能性告诉信一郎。

“那个无名研究院进入的仓库，说不定就是Y的家吧，兴许S地区的K村就指的是朱雀地区的神神栉村么。”

“——是吧。”

“什么啊……你早知道了吗？”

我顿感失望，不过一般来件任何人都能想到这一层吧。

“无名氏是写过什么‘兴许是因为那里有着古意盎然的头盔与铠甲’吧。”

“嗯，你想说什么？”

“理代子用菜刀刺向朱雀妖腹部却被弹了回来，Y一定的把铠甲的一部分包裹在运动服下面了吧。”

信一郎嘴上这么解释着，神情却似另有所思。瞄了眼手表，已然四点半多了。疲惫感骤然涌了上来。与此同时，我发觉无论怎么靠近火盆，身体却依然是彻骨的寒冷。

“不好意思，借用一下浴室。”

虽然已经换过衣服，但我还是想把令人不适的冬日之汗洗掉。

“嗯嗯……”

背后传来了信一郎漫不经心的回答，我走出了八叠间。由于别屋没

有浴室，所以得去主屋。在这样不合常理的视角去别人家洗澡，着实是件困扰的事，但我无论如何都想变得暖和一点。

话说回来，他到底在想着什么呢，‘岩壁莊’事件的谜题不是已经解开，真相不是已经揭晓了吗？

是有关奇怪的视线吗？但只是一味地思考，是不可能看穿那种东西的真实面目的啊。

我推开门走向庭院——

那里站着朱雀妖。

“信一郎！”

我大嚷着跑回走廊，拽开了八叠间的拉门。

“在，在那里，朱、朱雀妖！”

“说不定曾在那里。”

“真的在啊！”

“是在的啊。”

信一郎在说什么啊……？

“Y曾在那里”

“哪里？岩壁莊么？”

“她家的仓库里。”

“…………”

“事件发生以后，Y回到了自己家。在和家人坦白，抑或是罪行暴露之后，就一直被幽禁在仓库的禁闭室里。既然那位无名氏未曾注意到，所以应该是隐藏的房间吧。Y就是在那里写的‘记录笔记’。”

“怎、怎么会……”

“我当然没有确实的证据，就只说这样猜测而已。”

“…………”

“这大概就是我畏惧这篇‘记录笔记’的缘由吧。”

我轻轻推开走廊的磨砂玻璃门朝庭院观望，朱雀妖已然消失无踪了。

[注1] Stanislas-André　Steeman（1908~1970）：比利时小说家，于1929年执笔创作了《六名死者（Six homes morts）》，1931年刊行，

曾获“法国推理小说大奖”。

[注2] 《无人生还》1939年发行时原书名为《Ten Little Niggers》，后改为《Ten Little Indians》。

[注3] Jacquemard-Senecal为法国推理小说家Yves Jacquemard（1944~1981）和Jean Michel Sénécal（1944~）两人共用的笔名。《第十一个小印第安人（Le Onzieme Petit Negre）》是其1977年刊行的作品。

[注4] 知名推理小说家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笔下的虚构侦探形象。

第六話　「時計塔の謎」

舌渡生



第六话 钟楼之谜

舌渡 生

那年春季的某天，特地挑选了一个天气预报为阴的日子，坐上了山斜线的普通列车，前往伯母跟千砂所住的时钟屋。

之所以特地选择阴天，是因为千砂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这一眼部疾病。这是由于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机能不良，引发了异常色素沉积的病症。症状根据患者的情况因人而异，具体的发病原因尚不明确。

千砂直至初三以前，连她本人都未能察觉。刚开始被诊断为夜盲症，也就是俗称的“雀蒙眼”。但随着检查的推进，确认了她的视野有所缺失，并且在逐步扩大。进一步调查的结果，是终于确诊了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症。

这个病的发展和症状可谓千差万别，个体差异很大。幸运的是，千砂在进入高中后病情就停止了发展。但夜盲症还是残留了下来，必须回避耀眼的光亮。据说这种病在受到自然光和人工光的照射就会继续加重，不过也没什么科学依据。不过事实上，大多数患者都难以耐受刺眼的光线。

在咨询了眼科医生后，成为高中生的千砂带上了墨镜。此后，各式各样的墨镜成了她脸上的常备装饰。

伯母也时不时地自怨自艾——

“要是我早一点发现就好了……”

不过她本人似乎不以为意——

“毕竟是原因不明的病，这也没办法啊。”

接着她就开心地挑选着新的墨镜，就像换洋装一样。

尽管如此，在高中的三年里。不理解的同学和老师总会出口伤人，路过的大人把她看作不良少女——总归是水手服配墨镜的扮相吧。因此她并非没有烦恼。

千砂原本就可爱动人，不对，现在应该也很可爱吧。但是这份美颜却必须隐藏在墨镜之下。本就处于青春期躁动中的她，竟未有半分自暴自弃。

我认为，无论是伯母的自怨自艾牢骚满腹，还是千砂毫不畏缩光明正大地上了高中，实际上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吧。

伯母是我父亲的姐姐，似乎很早就结婚了，但是还未及产子丈夫就与世长辞。姑父的爷爷在山斜线边埋户丘的小山上有一间带着钟楼的房子——在当地还留有时钟屋的称呼。夫妇俩本计划迟早要搬过去住，直到丈夫死后，伯母才得以如愿。不过，就在那时她迎来了养女——也就是千砂。

那会千砂时年四岁，据说之前生活在某处福利设施里，但详细情况却不得而知。这是因为我父母和伯母都无法触及千砂的过去吧。

记得我小学高年级地时候，曾没完没了地追问千砂的出身，未曾发怒的伯母，那次却狠狠骂了我一顿。

千砂立刻出来维护被凶到嚎啕大哭的我。

“对不起哦，我来告诉你吧。”

虽说已经忘却的事情的原委。但就在前一天，我才从她那里知道千砂和伯母并不是真正的母女。比千砂要小四岁的我，去时钟屋玩耍已经有五六年了。我当然一直以为二人是亲生母女，故而对她这番告白很是吃惊，才会一个劲地追问伯母吧。

千砂替我道歉之后，伯母露出了悲不自胜的表情。摸了摸我俩的头，走进了房子的深处。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以那件事为契机，伯母和千砂互相之间变得互相顾虑起来。

话虽如此，千砂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我呢？在止住哭泣冷静下来之后，又开始在意这个了。但是疑问很快消解了，我是亲属里面最后一个知道她俩关系的人。

时钟屋很久之前就是堂兄弟们交游的场所。由于伯母对孩子们过于溺爱，每逢春假、暑假及寒假时，屋子里就会回荡着我们的欢笑和哭闹。

堂兄弟们都知道伯母非常富裕，但不可思议的是，谁也没问她要过零花钱。这恐怕是在孩子的眼里，千砂的生活也极之朴素吧。当然这是她自己的风格，并不能怪伯母。而且千砂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 一朝堂兄弟们吐露了与伯母的真实关系。就如同告示了自己原本就对伯母的巨额财产没有任何权利一样。这也许是她的死心眼，又或许是她过于单纯吧。千砂一定是认为堂亲们才有资格继承伯母的财产。但恰恰相反，我们都认为自己不该向伯母撒娇，千砂才更有必要依赖伯母。

随着堂兄弟的成长，在时钟屋里度假的氛围也悄然改变了。各自怀揣着对伯母、千砂，以及堂兄弟们的想法，这是除伯母之外所有人的初体验，也就是所谓大人的世界。

话虽如此，我们的欢声笑语并未自时钟屋里消失，大家都想和千砂玩，对于没有兄弟姐妹的她来讲，和堂兄弟们一起度过的假期应当是很开心的。由于我最年幼，千砂总是对我特别关照。

此时的千砂年近二十，是短期大学[注1]二年级的学生。说起上大学的事，伯母是想让她上四年制的大学，凭千砂的学习能力，即使是名牌大学也是绰绰有余，可她选择上了短大。

“她真没什么好顾虑的……”

伯母在和我二人独处的时候，忽然嘀咕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春天，我勉勉强强考上了一所像样的高中，于是便打算拜访久违的时钟屋，顺便把这事通告给大家。随着各自升入初中、高中、大学，堂兄弟们也渐渐疏远了宅屋。我这一整年也以应试为由，被禁止前往那里，对于我的到来，伯母和千砂一定会很高兴吧。

不知不觉间，列车已行驶于宁静悠然的乡村风景之中。时钟屋所在的埋户丘站只停靠普通列车，快车的车站距此相当遥远，而且最重要的是快车一天也就几班，于是从一开始就乘坐普通列车反倒是最快的。

千砂应该就是乘坐如此不便的交通工具来往于短大的吧。伯母劝她去住公寓，可她还是希望从自宅上学。因此她几乎不参与大学生所特有的俱乐部聚会及联谊，偶尔去露个脸也必定会在十点至十一点之间返回。

“我是不想你夜不归宿啦，不过偶尔一次也行的哦。”

伯母闪烁其词地对她说道。

“戴着墨镜的女人，即使去参加联谊也会把男生吓跑的啦。”

对此千砂笑呵呵地并不当一回事。她一想到孤身在家的伯母，就没心思做这种事了吧。

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阴云密布 天空，这样就算把千砂带出去也没问题，虽说埋户丘其实也没啥可看的……

埋户丘尽管叫做“丘”，但实际上更近似山。虽然有着“像是把碗倒扣过来”的说法，但感觉更像是把寺庙的吊钟扣在那里一样。我小学时在百货商店的玩具柜台，看到过一种玩具——在浑圆隆起的山周围，盘桓着螺旋状的道路，一辆小汽车正行驶而上，到顶后又开了下来。看到它的瞬间，我不由地叫了出来：“这是伯母家嘛！”

不过实际的埋户丘并没有螺旋状的道路，百转千回的山路就一直向前延伸着。路旁的新兴住宅区建有气派的独栋别墅。过去只有山丘上的钟楼是显眼的奇妙景致，如今却形成看让人误以为的别墅区的幽静街道。

伯母丈夫的祖父是个相当乖僻的怪人。虽是白手起家的强者，和家人的关系却很险恶，因此就在这样偏僻的埋户丘上建了个有着钟楼的房子，一人在那里独居，还把全部的财产都留给了唯一的孙子，也就是伯母的丈夫。我自父母那里听说，姑父撒手人寰，她得以继承遗产的时

候，丈夫那边的亲戚传来各种风言风语，令她疲于应付。伯母会在那里隐居，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行进至铁路拐了一个大弯的地方，车窗对面就出现了埋户丘。山顶上有个被苍郁的树木所包裹的，如瘤一般的突起，千砂跟我称之为“后山”。时钟塔的塔尖自山的对面露了出来。在黯淡的阴云衬托之下，红色的塔尖逐渐清晰可辨。

就在此时，咚、咚、咚……轻风裹挟着微微的钟声传入耳畔。四、五、六……我下意识数了起来。刚意识到时间已然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列车恰好抵达了埋户丘的月台。

在空无人烟的的埋户丘小站的南检票口——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北口，我出了站，就能看到一条寒酸到令人羞赧的商业街。从饭馆到咖啡店倒是一应俱全，但每当走到这里，我都会自忖道“这副模样就能做买卖了吗”，也就是说，这里总是那么寂若无人。

不到五分钟我就穿过了商业街，剩下的就是坡道了。

与其说是弯弯绕绕，还不如说是迂回曲折，迤逦的山道宛如蛇行一般向上延伸着。夏日里热辣的阳光即刻令人汗流浃背，冬日里凛冽的寒风旋即使人全身冻僵。这着实是一条难行的道路。

可是要想去伯母的时钟屋，就只能在这条坡道上走三十分钟。虽说伯母有车，但几乎不用，也从未见她开到埋户丘站去迎接我们堂兄弟中的任何一人。

许是托这事的福，堂兄弟们全都健康成长着。大概是由于我们逗留在钟楼的期间，为了玩耍而在坡道上上下下，在不知不觉间增强了体力吧。再加上那时我们已是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已经知道有“百转千回”这个词。

正是因为坡道这般难行，故而我喜欢在春假的时候去。偶尔刮起暴风的时候是会有点冷，但在天气晴好的之后，悠哉悠哉地爬上山坡，心绪就会慢慢变得清朗。不过由于今天天阴的缘故，还是有些冷飕飕的。即便如此，走了十来分钟后，身体自然而然就暖了起来。

朝车站的方向往上看去，我再次感到与之前相比，房屋的数量明显增加了。仅在这一年里，就新建了好几幢房子。虽说确实不便，但考虑到若在乡下建屋，上下班可能就要两个多小时，所以这片土地相比而言还是个不错的地方。也不知道快车不停埋户丘站造成的搭乘不便，对通勤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即使爬上坡道，也没遇到过什么人。大多数居民可能会选择驾车吧，但即便这样连路过的车也很稀见。倘若连民房都没有，那就真和走山路并无二致了。

爬到一半的位置，一家挂着“向阳之地”招牌的咖啡店跃入眼帘，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在稍大的露台上摆好桌椅，这就成了喝茶的地方。包

括手制的招牌在内，与其说是本职工作，还不如说是兼有主妇兴趣的小铺。这家店一定是以附近的太太们为主要的接待的对象吧，其实并不是“向阳之地”，而是“谈天之所”。

我一面这样想着，一面环顾周围，这一带比起之前攀登的坡道沿途，建了相当密集的房屋。

“似乎未曾改变，又似乎一直在变啊。”

忽然有种上了年纪的感觉。

沿着蜿蜒的坡道前行，上方传来了孩子们哇哇叫嚷的声音，以前说起这里的小孩，就只有造访时钟屋的我们了。而最近一段时间，所谓的本地儿童已然有所增加吧。

爬完了三分之二的坡道后，地势渐渐变得匀称。在一片却始终未能建造房屋的空地上，有四个男孩在那里抛球。四人之中有两个看起来即将升入小学，剩下的两个则戴着明显是幼儿园孩童才有的帽子。

抛球么……

关于这个我又段糟心的回忆。虽说时钟屋是有庭院，但那是修建整齐的观赏用庭院，并不能玩抛球。因此需要活动的游戏无论如何都会在外面进行。然而房屋前面就是坡道，一旦没能接住，球就会径直朝下滚去，而且轻易停不下来，如此便陷入了无休无止追着球跑的窘境。这可是相当大的运动量，光是这样就已经累到不行了。虽说没有入喜剧电影一般一路滚到车站，但我记得最远也追过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坡道。于是球类游戏便在堂兄弟之间被废止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

正因为有这样的回忆，多以我略带羡慕地看着他们，就这样走过了这片空地。

再往前行走片刻，拐过一个弯后，坡道就变得异常难爬。也不知是谁给这里起了个“吓人坡”的称呼。夏季这里是最大的难关，冬季露面偶尔结冰的话，更是会变成相当危险的地方。

翻越那段路再经过最后一个拐角，就能看见钟楼的塔尖。之后随着攀登的继续，塔尖逐渐变成钟楼，不久以后整座钟楼就出现在了眼前。

时隔一年未见的宅邸，表面为越来越多的爬山虎所覆盖，营造出了一种古怪的氛围。爬山虎一路蔓延至钟楼的位置，甚至直逼数字表盘。如果就这样放着不管，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当地的孩童们称作“鬼屋”了吧、

我一面仰望着宅邸一面走着，在道路的另一边又看见了孩子们的身影，令我吃了一惊。在正好能停下一辆车的空地上，有两个女孩坐在那边玩耍，看样子大概是幼儿园的孩子吧。

在那种地方不危险吗……

虽说设有护栏，但对面就是悬崖，如果掉下去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前搭话的时候，背对着我的女孩回过了头。

“哇！”

我吓得一声惊呼。

这是因为那个孩子脸上堆满了妆。大概是从她妈妈的化妆台里擅自拿了口红和睫毛膏之类，虽然她只是朝脸上一通乱抹，却已经超越的滑稽的范畴，弄出了一格外恐怖的脸孔。并且那个孩子还朝目瞪口呆的我笑了起来，说不准是表示亲切的笑容把。但被吓到脊背发凉的我，慌慌张张地闪近了宅舍的门。一面走着一面在意着身后的状况。

“小少爷！”

耳畔传来了古濑叔叔的声音。于是我将视线转向庭院，只见一位大叔手持长长的浇水管，笑容满面地沐浴在阳光之下，这样的笑容不禁令我舒了一口气。

“你好，好久不见了。”

“我也好久没看到小少爷的脸了。”

我首先向古濑叔叔传达了高中入学考试合格的消息。其中也包含了已然是高中生的我希望别再被叫做“少爷”的心情，但这肯定也是做不到的吧。

古濑夫妇是伯母搬到时钟屋时雇佣来的，他们原本是在商业街经营店铺。叔叔主要负责管理宅邸和打理庭院，阿姨主要负责打扫屋舍和洗衣做饭。在我们逗留期间，他们有时也会住在宅邸里，但基本每天都是从商业街经过那个坡道来的，体力上比我们更胜一筹。

据说是在很久以前，他们年幼的独女就夭折了，所以便非常疼爱以千砂为首的，来到这间宅舍的我们。年纪最小的我被称作“少爷”，不管多大都是如此。

“恭喜，夫人一定也会很高兴的。”

自己已经不是“少爷”的年纪了……我觉得还是明确地跟他说说比较好把。

“小少爷也已经是高中生了吗……”

叔叔感慨颇深地说道……要么我还是暂且作为“少爷”忍耐一下算了。

“快点告诉夫人去吧。”

在古濑叔叔的催促下，我走进宅舍便直奔厨房。伯母也会替自己和千砂烹制菜肴。此刻恰值中午，我想她一定是在那里吧。

不过厨房里的却是古濑阿姨。

“呀，小少爷！哎呀，可把我吓了一跳。”

阿姨向来喜欢夸大其词，喜怒哀乐都过于激烈，尤其是喜悦和悲伤的表达尤为过度。

“啊，长这么大了……好，让阿姨看看你的脸吧。”

一副要抱着我亲一口的气势。

“阿姨看起来也很精神呢。”

我这么一讲，阿姨似乎即刻泪眼婆娑了。

“少爷从以前开始就很温柔呢。”

跟阿姨一提起高中的事，她马上笑容满面地一个人在那里兴高采烈地闹腾着。

“这就必须煮红豆饭了呀，再来点什么好呢？要寿喜烧还是火锅？晚上还是很冷的呢。啊，对了，少爷还没吃午饭吧？要做你最喜欢的蛋包饭吗？必须插上祝贺合格的小旗子呀，要么索性插上万国旗吧？”

本想告诉她这又不是儿童午餐，所以插旗什么的还是免了吧。不过就算这样说，还是会被她问“那你想要插什么？”，故而只能作罢。

总之，我认为午餐的事只能交给她了。

“伯母呢？”

古濑阿姨的表情顿时有些阴郁。

“伯母在哪儿？”

“还是在老地方。是啊，少爷最好还是把考试合格的消息早点告诉她，好让她高兴高兴啦。”

她言语的后半段总有些自言自语的味道。这么说来，古濑叔叔也让我早点通知伯母，总感觉态度有点怪怪的。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匆匆忙忙往“螺旋楼梯房间”赶去。

那里位于钟塔正下方的一楼，朝向庭院。因此中央有一座攀登钟楼用的螺旋楼梯，除此之外，就只有眺望庭院的景观窗边有藤椅和玻璃圆桌，故而从一开始就被称作“螺旋楼梯房间”。　　伯母喜欢待在那个空间里，坐在藤椅上看看书，做做编织。

隔着门朝里窥探，伯母果然在里面看书。为了不惊动她，我悄悄地走了进去。

“伯母！”

我一打招呼她就立刻一脸严肃地抬起了头。但当认出我的瞬间，立刻转为了满脸笑靥。

“呀，你来了啊。”

之前也有过一次突然造访，那会伯母问道“你是背着你爸妈来的吗？”我只是默默地摇摇头，她便给我家去了电话。在我回去之前也再没提起这事。

“我被中野原高中录取了。”

虽说很在意那一瞬间瞥到的表情，但我还是先将考试合格的消息告知了她。

不过，她方才一脸严肃又是为了什么呢？至少不是读书的原因吧。伯母的手上有一本蒙哥马利的《安妮的青春》[注2]，她从年轻时起就反复读了不下数十遍。

“恭喜你啦，很用功嘛，今晚要好好庆祝一下啰。”

伯母高兴地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胳膊。她本想摸摸我的头，但我上初中后骤然长高，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吧。

“必须让古濑阿姨做一顿好吃的，该弄点什么好呢？说起来你已经是高中生了啊……之前明明是最小的……如今也完成义务教育了……伯母果然老喽。”

隔着镜片，可以看到她的视线如远眺一般摇摆不定，果然是有些奇怪。她肯定为我考上高中而高兴，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应当是有什么心事吧……如果说能让伯母乃至古濑夫妇如此在意的是——

“千砂在吗？”

伯母飘忽不定的目光聚焦在了我的身上。

“嗯。”伯母点点头，“不过现在……”她后面的话微弱难辨。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伯母之前就一直跟我们坦诚相见，我们对伯母也毫无隐晦有话直说， 所以我就直接问道。

“嗨。”

这时有声音自楼上传来。我吓了一跳，抬头看去，只见螺旋楼梯的半途通往二楼短短的走道上，站着堂兄幸嗣。

“咦，幸嗣哥也来了吗？”

好久未见堂兄中最年长的幸嗣了。之前确实玩得还不错，今年应该

大学毕业了吧。一直很活跃的他，在校期间曾任滑翔机部的部长。这么说来，幸嗣也是为了汇报就职情况来拜访伯母的吗。

于是我便跟他说了考上高中的事。

“哦，你也是高中生了吗？”

虽说他是以玩笑的口吻说道，但那句话却带着些许如芒在背的味道。

“恭喜啦，待会儿再给你祝贺吧。”

也不知幸嗣是不是意识到自己的发言令我不快，于是强装开朗地丢下这句话，便匆匆爬上了螺旋楼梯。

如此奇怪的气氛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紧张空气在时钟屋里流动着。

不会吧……

看着垂头丧气的伯母，我似乎明白了什么。方才幸嗣说话的时候，并没朝伯母看过一眼，而且伯母也没有抬头看向幸嗣，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却有意无视了。

是幸嗣的原因吗？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唉。”

伯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这么说来，你从以前开始就是个在奇怪的地方直觉很灵的孩子呢。”

她半是笑容半是困惑地看着我。

“再怎么藏也会被你发现的。那个孩子现在估计也十分尴尬吧，所以还是让我来说好了，其实呢——”

所谓那个孩子，当然是指千砂了。我内心十分焦急，不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不过自伯母口中道出的，确实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话。

据说幸嗣想跟千砂结婚，但不是现在，是等到千砂短大毕业之后。只是，在那之前止的一年时间要作为订婚期。

在她眼中还是个孩子的千砂被人提亲，对她来说打击很大。而且由于对方是本就非常亲近的堂兄幸嗣，似乎令她的心情更为复杂。

并不是伯母觉得幸嗣不够好。幸嗣是堂兄弟里最年长的，他从以前开始就认真踏实。由他作为我们的玩伴，伯母也打心眼感到放心。

问题是千砂的想法。按伯母的说法，她并没有这个意思。在伯母看

来，千砂只是和幸嗣相处多年比较亲近而已，温柔如她，一定不会轻易拒绝的。

但是幸嗣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千砂这种态度乃是出于对伯母的顾虑。因此幸嗣想通过伯母告诉千砂，让她不要什么也不用担心，希望伯母能把她说服。

在伯母眼里，幸嗣显然是在竹篮打水，但他却深信伯母是他婚事的最大障碍。

“你怎么看呢？千砂喜欢幸嗣吗？她想结婚吗”她真的是在顾虑我吗？他俩之前就互相喜欢吗？”

尽管如此，伯母还是突感不安，连珠一般地朝我发问。

“唔……怎么说呢？”

幸嗣对大家伙都很温柔，对所有堂弟们都很照顾，并不仅仅只是疼爱着千砂。

当然这对千砂来说也是一样。如今回想起来，或许她是有一种微妙的顾虑吧。她觉得自己并不是时钟屋的正式居民。她总是把我们放在首位，自己放在最后。

即使问我那两个人是否对对方抱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我也答不上来吧。

如果是对千砂的想法的话，或许堂兄弟们都对她抱有某种感情，直至现在也是如此——当然其中也包括我。

伯母对完全陷入沉思的我说道：

“你能不能替我委婉地确认一下千砂的意思呢？”

伯母罕见地以怯弱的语气拜托着我。从不喜欢求人办事的伯母竟然会说这种万不得已的话，而且是对我说……

“嗯，知道了，如果是我，应该能和千砂搭上话吧。”

我当然并无大把握，一是为了让伯母安心，二是我自己也想弄清楚有关两人结婚的事。

“喂喂，直呼名字是不好的啦。”

即使是处于这般忧心忡忡的状态，伯母依旧不忘发句牢骚。

“不该叫千砂吧？是该叫千砂姐吧。”

“是……”

这里姑且先老实地回答一下。

我小学的时候是叫她“千砂姐”。等上了初中，忽然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便直呼“千砂”了。千砂刚开始也愠色道“怎么没大没小的”。但不知什么时候也不再提这事了。但若在伯母和古濑夫妇面前这么叫她的话，一定会被他们乇训斥的。

“那么回见啦。”

我向伯母报以笑容，让她不要担心，接着便开始攀登螺旋楼梯。

“大家都长大了呀……”

“螺旋楼梯房间” 里回响着我咯、咯、咯的脚步声，以及伯母的喃喃自语。

螺旋楼梯往上两圈半左右，就是与通往宅邸二楼的走廊的相交部，去往二楼的话，可以走从位于走廊深处玄关延长线上的楼梯，也可攀登这座螺旋楼梯，不过从便利性的角度考虑，多数情况下是选前者吧。不过对于孩童们来说，螺旋楼梯这一存在是在是太诱人了。哪怕是绕远路且噪音很大，都要时常咯咯咯地爬上爬下。

在不停地旋转绕圈的过程中，孩提时的回忆也接二连三地苏醒过来。就这样与千砂相见真的没关系吗？正这么想的时候，不知不觉我已经站立在她房间的门前了。比起什么也不想就直接敲门，果然还是先考虑一下吧。迄今为止进入千砂的屋内，有过一次犹豫不决的记忆吗……一念及此，心绪就变得无法言说。

天真无邪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抱持着这样的想法，我在房门前究竟停滞了多久呢？忽然间门自己打开了，千砂从里面走了出来。

“呀！”

惹人怜爱的惊呼声传入耳畔。即使是在这种时候，千砂也很可爱呢——我像是在想着什么遥远的物事一般默默思索着。

“真是的……可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由于一开始看见的是千砂吃惊的表情，所以在这以前她的表情究竟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干嘛呀？这样盯着人家的脸。”

她用硬挤出来的凶恶眼神看向我这边。

“好久不见……”

一时语塞的我终于出了声。

“那么，高中考上了吗？

这回她又一脸担心地凝视着我的脸。

“嗯，嗯……”

“恭喜啦！”

千砂笑吟吟地抱住了我，在一阵香味钻入鼻腔，同时身体也感受到了自柔软的胸部传来的膨松触感，我顷刻间全身僵直呆立不动。

一年前的我几乎同千砂一样高，如今有所生长，要比千砂高出一个头。虽说体格依然很瘦，但总比千砂粗壮些。尽管如此，个子比我略逊一筹的千砂还是完全压倒了我。

好想一直这样下去……

好想把双手绕到千砂身后和她紧紧相拥……

想是这么想，可我依旧只是站着那里。片刻之后，我才注意到千砂同样也一动不动。

“千，千砂？”

喉咙里干涩无比，连句囫囵话都吐不出来。

“千砂姐？”

我悄然把双手搭在千砂肩上，身体做出了与心中所盼相反的行动，缓缓地推开了她。

千砂似乎在哭泣……可我还没来得及窥伺她的脸，她便转身进了房间，所以并没能确认清楚。如此一来，她就一直背对着我，更没法看她的正脸了。

“还是一如既往地收拾的整整齐齐啊。”

跟着她走进房内的我，装出一副环顾室内陈设的样子，尽量不看千砂。在此期间，她迅速抹掉眼泪，好似什么都未曾发生那样，再次打开了话匣子。

“该奖励什么才好呢？”

此时的千砂又恢复了常态。

“塑料模型？都已经这么大的人了。果然还是辞典么？唔，要不就豁出去买个手表吧？”

她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模样，比起伯母，倒是更像古濑阿姨。

“喂，到底想要啥呢？要是闷声不响的话，我就当你想要教辅书了呦。”

由于我一直沉默不语，她就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观察着我的反应。

“先让我考虑考虑把，所以说——”

我自然是想打听幸嗣的事，但一到关键时刻就怎么也没法开口。 ，

“我收到情书了。”

“诶……”

真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千砂向我坦白了。

“情、情书是……”

幸嗣是什么时候把那种东西送到千砂手里了？不，我已经一年没见他俩了，不知道也是应该的吧。但其中的因缘或许比伯母想的还要深。

“我从阿健那里收到了情书。”

“……阿健？”

咦，不是幸嗣吗？阿健又是哪位？

看着不知所措的我，千砂露出了恶作剧的表情。那张脸证实了千砂已然回归到以往的状态。

“在登山的半途，有一家名叫‘向阳之地’的咖啡馆吧。”

“嗯，嗯。”

“某天午后我从学校回来，路过那家店前面的时候，店里的老板娘招呼了我，问我要不要进来坐下。从那以后，每逢休息天或学校提早放学的日子，我就常去那里喝茶。别看老板娘年纪轻轻，却已经有个上小学的儿子了。”

“不会吧，那就是阿健？”

“是呀。”

她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去的次数多了，关系自然就好啦。”

“……”

“不过呢——”

她小声向我耳语道——

“这可是三角恋哦。就在‘向阳之地’往前第三户人家的琉璃妹妹，对阿健很是倾心，我被视为她的竞争对手。据‘向阳之地’的老板娘讲，她还爱用妈妈的化妆用品搽脸，是个不怕生的可爱孩子呢。”

就是那个孩子！在钟楼前涂着鬼一样的妆的便是琉璃。这就是说，在下面的空地上玩抛球的男孩中，就有阿健吗？说不准琉璃是为了不让

自己心仪的阿健靠近千砂所在的时钟屋，才在那里监视着把。为了对抗千砂，甚至连妆都用上了。

我如实告诉千砂了以后，她露出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

“诶，已经到了能够理解女孩子心情的年纪了么。”

“对方就是个小孩吧？”

“那种心情，不管几岁都不会改变的哦。”

不知从何时起，恶作剧的笑容自千砂的脸上消失了。

比起这些，她是被幸嗣求婚了吧？千砂自己又作何想法呢？她自己的心情又如何呢？

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千砂一定知道我想说什么吧，正因为如此，才会以这样的话来岔开话题。她如此回避的话题，我又该怎样开口呢？

虽说对伯母讲了那样信誓旦旦的话，果然还是做不到吧。我还是把应对千砂的事想得太简单了。

话说回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面对千砂已然组织不出自己想说的话了……

“我喜欢你——这种孩子们的直率感情，果真让人心情舒畅啊。”

“大人难道就不能有同样的心情了吗？”

不知为何，我的话里略带愠怒。

“也是啊……”

千砂无力地回应着。

“至于对方是否能接受这样直率的心情，不管是还是和大人，都不懂吧……”

“没错。”

听到我的答复，千砂带着如释重负的表情点了点头。

之后我跟千砂又天南地北地闲聊了一会。有关于孩提时代在时钟屋里的回忆，千砂高中时代的往事，我的高中生活等等……这些都是我预先想好和千砂见面之后能够聊的内容。

不久之后钟楼敲响了下午一点的钟声。再过了十分钟，古濑阿姨打来了内线电话，两人便下楼去了厨房。伯母和幸嗣好像不吃午饭了。我们便一起吃了插着三根小太阳旗的蛋包饭。阿姨很遗憾地告诉我，由于时间不够，所以没能制作出万国旗。

饭后，千砂想上钟楼的“观景台”，我跟她约好一会儿过去，然后就往“后山”走去。

那是一座拔地而起的瘤状小山，位于钟楼东侧，实际上并非在宅屋后面，不过从以前开始千砂和我就将其称作“后山”。

山上有伯父和他祖父的墓。族上每代人的墓地虽然都在另外的寺庙里，但在分葬遗骨的时候听伯母说，自己百年之后想留住伯父身边。

所有堂兄弟去时钟屋拜访的当天，都有去扫墓的习惯。因为只要去坟地参拜，伯母就会很高兴。我自小便是如此，现在若不完成拜谒，情绪就怎么也无法平复。

我先去了庭院，从古濑叔叔那里分了些花，然后沿着通往后山的小径一路走去。这是伯母、古濑夫妇以及我们多年以来往来后山自然踏出的道路。踩着狭窄的泥路仰望天空，阴云之下缝隙隐约可见，这样的话应当不会下雨吧。

登山山顶回头一看，千砂正朝我挥手。

我以笑容回应着她，将带来的鲜花分成两份供奉在墓前。然后双手合十，一心一意地为千砂的幸福祈愿。

请保佑千砂吧。

请务必引导她，让她能做出发自本心的正确抉择。

此时我的后背骤然升起一股暖意。大约是太阳自云层中露出了脸，暖洋洋的很是舒适。

“…………”

此刻耳畔好似传来什么声音。

像是有谁在呼叫……

我猛然回过头去——什么也没有。

心脏急促地悸动，扑通扑通的声音直入耳内。

刚刚的惊叫声是怎么回事……？

不会吧……？

我跌跌撞撞地自“后山”之上跑了下来，心里只有循环往复的一个声音“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钟楼的“观景台”上已然不见了千砂的身影。

千砂死了。

千砂自钟楼的“观景台”上坠落，就这样死了。

警方的结论是事故。由于阳光猝然自云层间射入，令罹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症的千砂一时目眩，随即跌落下来。

钟楼的“观景台”在巨大的表盘之下环绕一周，仅容一人行走的，仿佛狭窄回廊一般的空间。只要立于此处，就自钟楼之上全方位眺望三百六十度的景色。堂兄们和我经常与千砂一道登上“观景台”，围成一圈向外坐着，将脚从扶手的缝隙里伸出，就这样一直俯瞰着埋户丘的风光。

这个扶手对孩子们来说高度恰好，但我们还是喜欢坐着。因为隔着扶手从“观景台”上伸出两只脚，任其悬空摆动着实趣味盎然。

但如今扶手的高度已在千砂腰部以下。之前就觉得太过危险而考虑过更换。但堂兄弟们造访的次数愈来愈少，再没有如以前那般在“观景台”上玩耍了，结果就保持了原样。

一开始警察根据伯母、古濑夫妇、幸嗣和我的讯问结果，判断这是一起由于恋爱的烦恼引发的冲动性自杀。但由于全体人员对此皆有异议，所以最终还是作为事故处理了。

警方认为，当千砂倚在扶手上向外探出身子时，太阳的光突然自云层缝隙里射到眼睛上，不由地伸出手去遮挡，抑或是出现了头晕目眩的症状，致使她失去平衡掉了下来。

由于事件发生当时，钟楼的“观景台”上就只有千砂，故而一开始就只从自杀或者事故两个方向来考虑。

在厨房与我分别的千砂，马上就登山了“观景台”。这是身处“螺旋楼梯房间”的伯母亲眼所见。顺带一提，在千砂上去之前，并没有人登上钟楼。根据庭院里的古濑叔叔证言，确证了伯母并没有爬上去。伯母一直待在“螺旋楼梯房间”，未曾移动半步。另一方面，伯母也证实了古濑叔叔一直在庭院里。此时古濑阿姨正在进行午餐后的收拾工作，为过来冲泡咖啡的幸嗣所目击。当然，阿姨碰巧逮到了幸嗣之后，又开始唠唠叨叨了。然后古濑叔叔亲眼看到我登上了“后山”。

也就是说事件当时所有人的所处位置都很明确，而且登上钟楼“观景台”的就只有千砂。无论是哪个人，都没可能在不被伯母注意的情况下登顶，就只有她在钟楼上。

看来警方在搜查钟楼的现场勘查以及对千砂的司法解剖都未能发现可疑之处。因此便就自杀和事故着两方面进行了探讨，最终得出了事故的结论。

事件发生后的一周简直令人身心俱疲。

在照料近乎陷入疯颠状态的伯母的同时，我几乎一手包办了应对警方调查和葬礼相关事宜。幸嗣也没派上什么用场。虽然古濑夫妇帮了我的忙，但我觉得他们和伯母一样深受打击，时常会不知所措地盯着我

看。

虽然父母和堂兄弟们也赶了过来，但他们还得顾及各自的工作和家庭。在时钟屋中来得最早且待得最久的我，回过神来就已经自然而然地成了主事人。

如果说对我完全没有伤害，那就是骗人了。然而身边绝大多数大人都几乎没帮上忙，所以我就只能独自振作。多亏了这点，我连消沉的时间都没有。所谓的葬礼，便是在哀悼死者的同时，让遗属们忙碌起来，起到缓解悲伤的作用，也不知这是否是先人的智慧呢……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些事。

但是，当一切结束之时，我就必须忍受千砂逝去的痛苦了。当钟楼里只剩下伯母，我，以及古濑夫妇，完全无事可做的时候，事件本身就顷刻间变得沉重且黑暗，朝我奔袭而来。

几个堂兄想留宿在此，说哪怕有一天算一天也要陪在伯母身边，但我觉得现在这种时候只会起反效果，所以便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取而代之的是古濑阿姨在此住了三天左右。幸嗣在事件发生以后，未跟伯母有过一句交流，葬礼结束之后便回去了。在他的心中，说不定还认为是自杀吧。

完全脱力的我连家都懒得回，也舍不得离开时钟屋。对伯母深表担心的父母也对我说“你最好还是待一段时间吧”因此，我之后还是继续留在那里。

千砂先于伯母葬在了“后山”的伯父跟他祖父的坟墓旁边。眼泪已然干涸，整天失魂落魄的伯母，早晚两次必会拜谒千砂的坟墓。一段时间之后，她看到我的脸，也会露出些许微笑，应该是慢慢恢复了吧。

我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地虚度了一段时光。也可以说是活在与千砂过往的追忆之中。只是在另一方面，一个念头正在悄然之间愈演愈烈——

千砂真的是死于事故吗……？

对于怀疑她死因这件事，一开始连我自己都很吃惊。但我也想弄清楚这样的疑虑到底是打哪来的，因此，我试着回顾了一下事件当天的情况。

那天从早上开始便是阴云密布的阴天，所以我才觉定要造访时钟屋。笼罩着天空的云层，无论是在电车中远眺埋户丘的时候，还是从车站去往宅屋而攀登坡道的时候，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但我正要去“后山”的时候，云层已然裂开了。也就是说，当千砂登上钟楼的“观景台”时，应当也发现了这样的征兆。换言之，她完全可以预测到太阳可能会出现。

然而千砂却没有返回房间去拿墨镜……

假使她打算立刻从钟楼上下来，我也不认为平时很注意阳光的千砂，会裸露着双眼向扶手外探出身子。若是她的话，一定会背靠墙壁的吧。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大可以不慌不忙地走下“观景台”。如此一来，事故导致的坠楼死亡的解释就无法成立了吧。

那就是自杀吗？——虽这么想过，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确有为幸嗣的事烦恼不已，不过千砂自己却没有选择死亡的必要。无论她喜欢幸嗣却顾虑伯母，或者对幸嗣完全无感，在任何状况下都不必考虑自杀吧。千砂、伯母、幸嗣，这三人的关系变得有所芥蒂乃是事实，但应当还有商榷的余地。不仅是我，伯母、幸嗣和古濑夫妇也有相同的感觉。所以我们全体都反对警察提出的自杀之说。感觉比起意外身亡，自杀更没有可能。

如果不是意外，又不是自杀，剩下的便只有他杀……也就是所谓的杀人了。

“这不可能……”

——探究到这一步的我，不由地脱口否定道。

有谁会想杀千砂呢？

虽说是养女，但抚养千砂长大的伯母没可能会做，视如己出的古濑夫妇也没可能会做，即便是幸嗣也不至于逼着所爱的人去死吧。

谁都没有将千砂从钟楼上推下去的动机。

即便如此，如果非要找个犯人的话，那就是幸嗣了吗？是爱极深恨么……这种心理恕我无法理解，但这可能是男女之间的常见动机。幸嗣对于一直不接纳自己的千砂感到不耐，这便是充分的动机吧。

但这依旧无法想象。幸嗣认为自己和千砂结婚的障碍乃是伯母，千砂对于伯母的顾虑阻碍了他们的婚约，反正他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千砂对其的心意并无问题。这样的话，他对伯母产生了杀意也就罢了，但要对千砂由爱生恨，最终到了杀人的地步，怎样都说不过去吧。

另外，若是他杀的情况，比起动机，更重要的是手段吧。千砂自“观景台”坠落的时候，钟楼上仅她一人，没人能够接近她，事实上也没人上去过。从推理小说的角度看，当时钟楼的“观景台”正处于“空中密室”的状态。

但事情真的是这样么？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当天的情形吧。

我抵达宅屋之时，古濑叔叔正拿着浇水的软管站在庭院里，直至事件发生之前，叔叔一直待在那里。进了宅屋直奔厨房，遇到了古濑阿姨。在我去往“螺旋楼梯房间”时，阿姨正为我和千砂准备午餐。伯母则在“螺旋楼梯房间”内读书，据古濑叔叔说，她从十点不到就一直在那坐着。

正和伯母说话的时候，幸嗣出现在二楼的走道上。因为他是从二楼过来的，所以大概是在自己房间或者千砂房间吧。然后他又沿着螺旋楼梯往上走去。是啊，至少在千砂登上钟楼之前，是有人上过“观景台”。

接下去我来到了千砂的房间，和她闲聊了一会儿。不久以后，古濑阿姨打来内线电话，两人一道去厨房吃了蛋包饭。听伯母说，幸嗣从“观景台”下来正是我和千砂吃午饭的时候。看来他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在里面呆了一会儿。直到我们离开厨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来冲泡咖啡，那个时候他正和古濑阿姨东拉西扯地聊着。

走出宅邸的我，从古濑叔叔那里拿到了花，便去往“后山”。此时从“螺旋楼梯房间”登上钟楼的千砂正往“观景台”走去。

千砂来到“观景台”的时候，伯母正在“螺旋楼梯房间”里读书。古濑叔叔正在修整庭院。另一方面，古濑阿姨正在厨房里进行午餐后的收拾，幸嗣也在那里现身并泡了咖啡。伯母和古濑叔叔，幸嗣和古濑阿姨，着两组人物能够相互确认彼此的存在。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接近千砂，也没有人能够将她推下钟塔。因此，他杀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事故被否定，自杀被驳回，他杀也没有可能——那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咚、咚、咚……

钟楼的钟声开始鸣动。

随着新建住宅的增加，晚上七点以后的钟声被减弱了，自零时开始到凌晨六点钟都不会响。

如今，为了悼念千砂之死所鸣响的，最后的十二点的钟声……

五、六、七、八……我在千砂的房间里数着十二下钟声。刚开始我在自己的房内思考，中途转移到了千砂地房间，躺着她的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

迄今为止的推理过程，应当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错误。我认为事件的重新验证已经完成了。

但我依旧什么都没弄明白。是在哪里误入歧途了吗？还有什么路径未能涉足吗？还是在至今为止的考察中遗漏了什么可疑的盲点呢？

如果说有什么令人在意的疑点……应该就是千砂在登山钟楼之前，幸嗣就已经上过“观景台”的事实吧。

但是要我去思考幸嗣那时到底能做些什么，就感到束手无策了。加入他真做了什么手脚，应该会被警察发现的吧。能轻易把人推下楼的机关基本不可能会有，即使真做出来也一定会在“观景台”上留下痕迹。

虽说头脑中是这样理解的，但我还是冲动地自床上起了身，沿着走廊朝着钟楼走去。

宅邸内仅有我和伯母，明天一早古濑阿姨会来，但现在就只有我俩。伯母的房间在一楼的最深处，所以不必担心她能听到我的行动。而且午夜零时已过，伯母应该已经上床了吧。尽管如此，出了千砂房间的我，还是轻轻关上了门，完全是蹑手蹑脚地走在过道上。

终于到了连接“螺旋楼梯房间”的过道上。我下意识地向一楼窗边的藤椅确认了一眼。当然没能看见伯母的身影。椅子前面的小圆桌上，放置着自千砂死后就被扔在那里的《安妮的青春》。

沿着过道上了螺旋楼梯之后，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向上走去。如果只是随便往上爬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剧烈响动，故而得用如履薄冰的步伐往上攀登。

螺旋楼梯周围的墙壁上，每隔一定距离及有采光用的小窗。每当遇到一个，我都要停下脚步调查一番。窗户皆已锁死，根本没法将手伸到外面，即便开了窗，连朝外探头都要花上吃奶的力气。我透过那样的窗户，看到外面皆已被黑暗笼罩，感觉自己似乎正被囚禁于监狱的高塔中一般。

忽然听到脚下传来了些许声音。我蓦地回过神来，脚步又变得谨小慎微。

在盘桓而上的过程中，我 脑子渐渐放空，思考力也直降到底。陷入了某种奇妙而又无以言喻的感觉之中。在荻原幸太郎的《猫町》中，主人公为了踏上前往“现实世界背后的风景”的旅程。特地创造出了一种让人产生方位错觉的方法。我觉得此时的我也在做着类似的事。

就这样处于心无所念的虚无状态，一味地持续攀登螺旋楼梯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去往别的世界呢……

那一瞬间，某个曾读过了短篇小说忽然浮现在脑海之中。标题和详细内容都已忘却，就只记得主人公身处细长的圆柱体内部，从一开始就或上或下地走在螺旋楼梯上。的确，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在此处，又为何会走在螺旋楼梯之上，说不准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就在这种状态下，不停地上上下下爬着螺旋楼梯……而且不管怎么向上攀登，抑或往下行进，都无处可去。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就只有上下延伸的螺旋楼梯而已。

不知不觉地伫立在朦朦胧胧的螺旋楼梯半途，身体浸没在自采光窗射入的微弱月光之中。扭曲的空间内无比静谧，耳畔只有从小窗的外侧传来的呼呼的风声，除此之外，便是万籁俱寂了。

一瞬间我连自己为何要爬螺旋楼梯都记不起来了，顿感毛骨悚然。于是自我振作了一下，重新开始攀登。

不久，通往“观景台”的小门跃入眼帘。现在的我，已经必须低头弯腰才能穿行而过。

将手搭在门把上，吱……尖锐的摩擦声响彻在圆柱形的塔内。虽说

我认为这点动静不至于能传到伯母的房间，但我还是缓缓地调整着力道推开了门，走到了“观景台”上。

天空突然变低了。从黑压压的云层间隙里露出脸的月亮，令人感觉天穹仿佛近在咫尺，甚至有种泰山压顶的压迫感。这么说来，今日和那天一样，也是阴云密布。望着沉闷的天空，成片的乌云的朝此处压迫而来，感觉就像古城的地牢秘设的机关顶棚一般。

俯瞰下方，正前方的位置是埋户丘车站的灯光。视线顺着附近的商店街移到九曲山路，扫过点点街灯，山丘上的家家户户尽收眼底。然而目之所及的人家尽是漆黑一片，大概是这里的人都没有夜生活吧。之后沿着山斜线的铁道远眺，到处都是类似民居的灯火。寂寥的夜幕笼罩在埋户丘的各个角落。

朝右手边转过一半的身位，便可望见“后山”，这是伯父和他的爷爷，以及千砂的长眠之所……

我徐徐沿着顺时针方向漫步在“观景台”上。若现在并非夜晚，而是能清楚地看清周边的白昼，或许会有些畏高吧。走廊很是逼仄，扶手也很低矮，愈加感到钟楼是如此高耸。时隔一年再次登上“观景台”，和记忆之中已有所不同。

我打算绕行一圈，先调查一下走廊和扶手是否有可疑之处，但并未发现什么异常。在这种一无所有的地方，根本不可能安装什么机关。不管是什么东西，千砂看到一眼就发现了吧。不过，要把人推下去似乎很容易，只要埋伏在“观景台”的背面，等待想杀的目标登上这里，再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朝背部用力一推就足够了……

但那时的钟楼上只有千砂，并没有人登上“观景台”。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去推千砂的后背，就如同现在的我一样……

想到这里，突然对“观景台”的背面心生惧意。会不会有人先于我上来，然后潜伏在这后面…….如果我沿着回廊行走，那家伙也朝同样的方向等速前进的话……所以他现在正躲在这后面吧……他正狞笑着凝视着黑暗，暗中观察着我的动向……

脑海一下涌入了这般令人嫌恶的疑虑。

我顿时战栗不已，担心着自己的身后。虽明知并不可能有人，等回过神来还是不由自主地沿“观景台”绕行了一周。当然我也没能找出隐藏在黑暗中的人，这一切都是妄想而已。不过，假使对方也和我步调一致的话……

疑窦丛生的同时，我慌慌张张地再次沿着回廊走动起来。

所以他也随我一起转圈么…….

我中途右转，逆向移动。

他也一定在如法炮制吧……

就这样，在“观景台”上不断绕圈的空中追逐游戏，令我感到了无休无止的恐惧。尽管如此还是停不下来。只要我一停下脚步，那家伙就会悄悄逼近我的背后——我已完全被这种强迫症似的念头束缚住了。

此时吹来了一阵的强风，顿感寒意侵肌。正好转到门前的我，蓦然清醒过来。

都这么晚了，我究竟在钟楼上做什么呢……

身体顿时失去了力气。我当场坐了下来，两手重叠搭在扶手上，下巴搁在手上，俯视着地面。

“果然还是事故么……”

我一面嘟囔着一面注视着宅邸前方。这时，乍然想起了还存在一个连警察都没注意到的目击者，不禁在深夜的钟楼上叫出了声——

“对啊，还有那个孩子啊。”

翌日早晨，吃完古濑阿姨准备的早餐之后，我马上走出了时钟屋，去寻找那个化着鬼一般妆容的孩子。

那天，那个孩子正和朋友一起在空地上玩耍。也就是说，她有可能看到从钟楼上面坠落的千砂。说不定还目击了坠楼的那个瞬间。不仅如此，她应当还目睹了更为重要的情况……．

屋前狭小的空地上并没有人，是时间太早了吗？孩子们要到了中午才会去外面玩吗？一面思忖着一面往下走，接着便在之前男孩们玩球的空地上，找到了所有的孩子们。

四个男孩依然在那追着球玩，那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对千砂倾心的阿健吧。在远离他们的空地一隅，琉璃正和朋友玩着娃娃。

我一面靠近女孩们，一面想着该怎么开口，着实令我很是为难。对方可是个小姑娘，若突然被吓哭了该如何是好……说实话，我是觉得自己挺悲惨的。

“你，你好……”

总之先打个招呼。面对孩子到底该怎么做？说实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有什么事吗？”

她的朋友回答得相当干脆，令我很是惊讶。不过最为关键的琉璃就只是瞥了我一眼，便转过了身子。

“那个……”

小女孩的反应给了我勇气。我挑着合适的言语向她搭话。我首先确认了那天他们是不是一直在钟楼前面玩耍。

据小女孩讲，自己要是化了妆会被妈妈骂的，所以回家吃过午饭就没跟琉璃玩了。

也就是说，小琉璃果然才是我最后的依靠了。

“琉璃妹妹……”

我朝她喊了一声，她转过头来，似乎吓了一跳。为什么我会知道她的名字呢——她一定觉得很不可思议吧。不过多亏了这个，我觉得似乎能跟她正常对话了。

“琉璃妹妹那天午后也在时钟屋前面玩吗？”

“……嗯。”

“你看到钟楼上的情况了吗？”

“看到了。”

“有谁上去了吗？”

“一个男的。”

正是幸嗣哥！我顿感心跳加速。

“那个男的在做什么呢？”

“……转圈圈。”

“是绕着钟楼转圈么？一圈一圈地转么？”

“是的……”

“然后呢？”

“再看过去他就不见了。”

是么，她并没有一直盯着看。这也是很正常的吧。

“除了男人，还看见了什么人呢？”

“一个女的……”

是千砂。继幸嗣之后千砂也上去了，这点也得到了印证。

“那个女的又在做什么呢？”

“她正回过头挥着手哦。”

那是她朝身在“后山”的我招手的时候吧。

“然后呢？”

“然后她就把双手搭在脸上，好像戴了帽子一样……”

那是因为出了太阳，所以千砂用双手代替屋檐遮挡光线吧。就在那个瞬间，应当是她最没有防备的状态。

“再然后呢……？”

“不知道。”

“诶？”

“琉璃也回家了哦。”

她没有看到千砂从钟楼上掉下来么……

想想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倘如被琉璃看到的话，她的精神上也会受创吧。若是如此她的父母肯定会告知伯母抑或警察的。

琉璃再一次转过身，于是我离开了朝我挥手说着“再见”的小女孩身边。无精打采地回到了通往宅邸的路上。

幸嗣在千砂之前也登上了钟楼。但是除了绕着“观景台”走动以外，什么也没做。之后，千砂就一个人上了钟楼，然后跌落下来，仅此而已。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回到了钟楼前。

抬头仰望，钟楼正俯视着我，对于什么都做不了的我，就只是这样默然凝视着。

“…………”

于是我便这样跟伯母道了别，离开了时钟屋。在这之后，直至今日我也未曾再度造访埋户丘所在的地域。

[注1] 日本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机构，学制多为两年，毕业后可授予准学士学位，相当于国内的大专。
[注2] 《Anne of Avonlea》（1909），多译作《少女安妮》，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代表作，安妮系列的第二部。

星期六（午后）

在飞鸟家洗完澡后，本想躺下小睡一会，结果醒来的时候已然是日出三竿了。

公司的周六是隔周放假的。幸好那天正好时值轮休，所以并无大碍。只是担心在悠长的睡眠期间，会不会受到《迷宫草子》的影响。但似乎是杞人忧天了。由于比我早起的信一郎说直至现在也没发生什么，我松了一口气，但就在那一瞬，还是从他口中听到了最不愿听的消息。

“明日香烧是退了，但好像还是醒不过来。”

据说她妈妈和老婆婆都很担心。

“果真不是普通的发烧么？”

“这么说呢……但我是觉得肯定是《迷宫草子》的原因吧。”

我们就着老婆婆自己腌制的梅干，吃着老婆婆给我们做的饭团。

“奶奶拿来饭团的时候，就问了我一句话。”

“什么？”

“到底要什么时候结束呢……”

“…………”

老婆婆知道了我们被入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而且和明日香发烧不无关系。她在担心明日香的同时，也相信信一郎一定能解决这桩可怖的事吧。

“你是这么回答的呢？”

“要么今天，要么明天……”

“你奶奶又怎么说呢？”

“她只是点了点头，就回了主屋。”

“别提明天了，今天就一口气搞定吧。”

也不知是昨晚疲劳过度还是睡眠不足，我的头昏昏沉沉，身体也疲惫至极。但我却不得不这么说道。

“是啊。”

信一郎也深以为然，将《迷宫草子》递了过来，就这样将剩余两个

故事一口气送上西天吧。

但就在这一刹，我却犹疑着不愿接手。一面说着豪气冲天的台词，一面却还是很没出息。只要一想到要接触《迷宫草子》，就会陷于极度的厌恶感中。

“怎么了？没问题吧？”

“嗯嗯，没事。”

我鼓起了全部的勇气，像是从一脸担心的信一郎手里抢过去一般，干劲满满地接过《迷宫草子》，即刻翻开书页，开始阅读《钟楼之谜》了。

读毕，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事件。

“这是很简单的事件嘛。”

始终一言不发，似乎一直在窥探着这边的情况的信一郎终于开了口。

“你说的简单是指千砂的死是事故吗？”

“不，不是事故。”

“那么果然就是谋杀了……”

“唔，也不能这么说吧。”

“咦，难道说是自杀么？”

“不，这绝不可能。”

过了中午，这间屋子还是贴着符纸。而且由于信一郎将《钟楼之谜》说成单纯的事件，因此我稍稍舒了口气。但此后他这番不得要领的回答，又立刻让我深感不安。

难道是我的想法传达给信一郎了吗，他边笑边说道：

“有关事件的解释，作品中的‘我’是说得很仔细。不过由于他并未深究其中的问题，所以就让我们一同思考总结一下吧。”

“还有什么没深究的呢？”

“时间的来龙去脉哦。”

“时间……？”

信一郎拿起被我放在火盆边的《迷宫草子》，说道：

“作品中的‘我’在抵达埋户丘站之前，在电车里听到了十二点的钟声。从车站到钟楼大约用了三十分钟，估计他在十二点四十分左右到达

宅邸。然后便和古濑夫妇、伯母、千砂分别说了话。在千砂的房间里的时候一点的钟声响了，过了十分钟古濑阿姨打来内线电话，于是下到厨房吃了午饭，然后‘我’登上了‘后山’。”

“怎么说？”

“两人吃完午饭大约是在一点四十分左右，这样一来，千砂自钟楼上坠落的时间就大约在一点四十五分至两点之间。”

“即使知道了受害者的死亡时间，也没法推翻已有的不在场证明吧。当她登上钟楼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所处的位置，这是很明确的。因此即使弄清楚了每个人几点几分人在哪里，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吧。”

“就是这个道理。”

信一郎一本正经地答道，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不过掌握时间的来龙去脉可是很重要的。”

“原来如此，你是明白了什么了吗？”

“事件发生的时间大约在一点四十五分至两点之间，期间无人能靠近钟塔的‘观景台’，这一点已经得到了确证。”

那种事情‘我’不是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过了吗？我虽然对他投以无言抗议的视线。不过信一郎却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

“你肯定是觉得这是像我这种侦探角色的不良习惯吧，总会绕着圈子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这倒是不假，所以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但是，在这起事件中，时间的来龙去脉可是尤为重要的事实。”

“…………”

“作品中的‘我’有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考察。也有认真地从机会和动机来思考事件。可惜还是漏了一样。如果能考虑到那个手段，说不定就能到达真相了。”

“什么手段……？”

果然还是谋杀啊。

“这种情形下比起手段，其实事件的舞台设定才是最要紧的问题——”

“是说钟楼的‘观景台’吗？”

“嗯。接着作品中‘我’的思路，我们也来思考下吧。首先是自杀。这种状况按‘我’的解释看感觉最没可能。那事故又如何呢？在此处琉璃的

证言则有所助益了。据说千砂在‘观景台’上是双手搭成屋檐的样子来遮眼睛。她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症。因此难以承受阳光直射。在如‘观景台’这般不安全的地方，我想她会极力避免直面太阳。”

“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动作吧。”

“那为什么她没从钟楼上下来呢？在这般危险的状况下，又为何要留在上面呢？”

“这么说来……”

“其中一个理由是‘我’稍后会到，所以就一直在那等着。”

“但如果自身遭遇危险，再怎么样都会下去的吧。”

“不过，千砂并没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她是背对着太阳。”

“…………”

“‘我’登山‘观景台’的时候，正面可见埋户丘站的灯光，在其前方可以看到商业街。商业街在车站南出入口的一侧，这么说来钟楼‘观景台’的门就朝北了。”

“因此她似乎背对太阳。是的，我觉得由于她对自己眼睛的状况心中有数，所以除了朝‘我’挥手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面朝北方的。因此即使阳光自云的缝隙里射出，也可以用手遮住眼睛。”

终于明白了信一郎为何要执着于时间了。不过若是这么说的话，应该是时间和方向两方面吧。他把重点隐藏起来了。

不过他却像看穿了我的想法一般说道：

“所有才说舞台设定是很重要的吧。”

“理解是能理解……若是千砂面朝北方，用手遮阳就足够了，不可能失足掉下去吧。”

信一郎轻轻点了点头。

“所以说不是事故，若了解到这种程度，之后不就简单了吗？”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千砂正面被光直射的话，又会如何呢？你难道不觉得她会因为太过晃眼而引发眩晕，然后从钟楼顶上坠落吗？”

“从正面？是谁？怎么做到的？”

“小琉璃。”

“什么？”

“通过她化妆的时候必定要用的镜子——”

“啊……”

机会和动机……都有了。

“千砂说过，小琉璃不怕生，而且与‘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确实有朝着‘我’微笑。但在第二次的时候，她却躲开了。”

“因为她知道‘我’是时钟屋里的人么？”

“是吧。不过，关于小琉璃是否有杀意——”

“她知道千砂病情的可能性很低吧，自然也不能理解何谓视网膜色素变性症。”

“只是，若考虑到与阿健的三角关系，用镜子反射阳光，或许是比单纯的恶作剧更具恶意的行为。但她应该也没想到会因此出了人命。准确地说，是她并不觉得这样就能杀死千砂吧。”

“所以也无法断言是蓄意谋杀……是这样么？”

“话虽如此，也并非是蓄意的过失杀人。”

原来如此，这个的确很难解释。

“话虽如此，小琉璃也能够理解千砂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所她就躲开了‘我’。”

“嗯，她之后并没在时钟屋前守着便是最有利的证据。因为已经没有必要监视靠近宅邸的阿健了。”

“情敌么……”

“关于这点，在小琉璃的证词里也能找到线索。她将登上钟楼的幸嗣称为‘男的’倒也罢了，但对于自己的情敌——也就是千砂，却仿佛对陌生人般称之为‘女的’，是有些不对劲吧。”

“因为做了亏心事，所以故意装作不认识么？”

“恐怕是吧。”

信一郎一边说着一边抱起了胳膊。

“当小琉璃长大，也进入思春期的时候，对于这件事又会有怎样的记忆呢？”

我对自己提出的疑问略感脊背发凉。

“只是——”

信一郎没有理会我的反应，依旧抱着胳膊说道：

“——只是，这样想的同时，我还是在思考果真是这么回事吗？”

“什么？”

“小琉璃可能每天都在时钟屋前盯梢吧。”

“是为了不然阿健接近千砂么？”

“这样的话，即使数次看到千砂出现在‘观景台’上也不足为怪吧，每当出太阳的时候，也很有可能会目击到她以手遮阴的样子。也就是说即便小琉璃不知道她患有眼病，也能够察觉到她非常讨厌太阳。”

“不会吧……”

“如果能够预想自身行为的后果，那就是一起完美的蓄意的过失杀人吧。”

听着信一郎的话，总感觉自己仿佛坠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此时他微微一笑，猝然改变了语气：

“话虽如此，提到《猫町》里的‘景色背面的真实性’，书中的‘我’貌似与你有相通之处呀。”

……回过神来，我正躺在飞鸟家别屋深处的六叠间里，睡在被褥里，额头上敷着一条湿毛巾。

“你醒了吗？”

大约是察觉到我苏醒的动静了吧，信一郎从隔壁的八叠间里探出脸来。

“我是晕过去了……么？”

“嗯，烧得还挺厉害的，没事吧？”

到底是被妖怪追过了，还是中招了吗？

询问之后，才知道我是突然脸朝下倒在了地上。摸摸额头感觉很烫，就将我搬到里屋让我睡下了。

“这样啊……”

“我已经给你家去过电话了，今天就这样睡吧。如果你病倒的话，《迷宫草子》的最终了断也没法进行了。”

“可是……”

信一郎制止了想要起身的我，开导似地对我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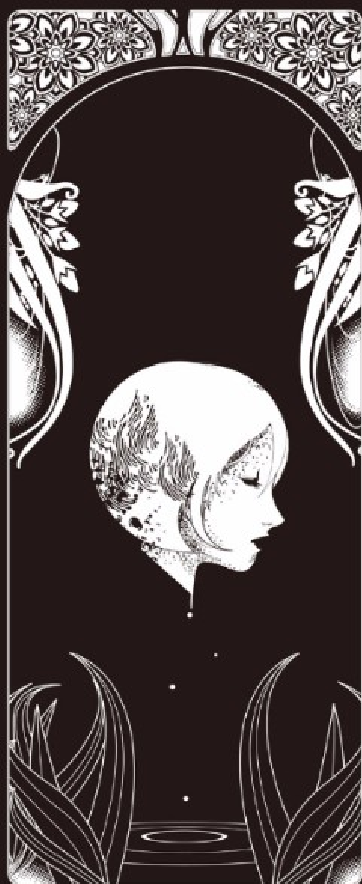
“没事的，还有整整一天呢。”

事实上我也起不来，即使从被褥里出来，似乎也没法好好思考，只能成为信一郎的拖油瓶吧。

就这样，我跟信一郎迎来了《迷宫草子》周而复始的第七个日子，恐怕这就是最后一天了……

第七話　「首の館」

裕



第七话 首级之馆

裕

她的首级之下，仅连着一张皮。

是的——正如字面所示的那样，就是脖子上的一块皮肤，将包括头颅在内的首级与躯干连接在一起。将飞溅在周围的大片鲜血擦拭干净，就能确认清楚。她是一头扎进了印刷厂所用的裁纸机里，裁断了自己的脖子。

裁纸机可以通过电脑控制，输入所需纸型的大小，便能够自动裁纸，是业内特有的机器。虽说单张的纸很轻，强度也很低，但若将其叠成一摞就会很重，一次性裁开也需要相当大的力量。而且，不单单是裁开就行，还得切成指定的大小，所以手工作业完全是不可行的。

在这点上，裁纸机可以瞬间将一定的压力施加在厚厚的纸摞上，然后以断头台一般刀片瞬间将其切断。由切缝损耗产生的误差，不过是零点几毫米而已。由于经常会发生不慎切掉手指的事故，故而配有急停开关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是，往往还没等人喊出声，刀刃就已经落下了，真能完成所谓的紧急停止吗？我是对此深表怀疑的。

没错—— 那时“我”完全未能赶上。

她为了切断自己的脖子，在裁纸机中输入了程序并按下执行按钮，就在同时我也飞快按下急停按钮。尽管如此，她的脖子还是被切断了。

从结果看，我按下急停按钮也就勉强防止了她的首级与躯体完全分离，仅此而已。

与躯体一刀两断的首级和仅靠一点皮藕断丝连的首级，此二者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这么一想，忽然自内心深处涌起一阵笑意，苦涩之极的惨笑即将满溢而出。只是，若真这样笑了出来，似乎会令自己的脑子变得不大正常。所以“我”拼命抑制了这样的冲动。

她确乎苦恼至极，郁结已久，只求一死。

然而，唆使她以如此残酷的方式了结性命的，则是他们。

在“我”建立的名为“迷宫社”是网站上，作为固定聊天成员的六人组，戏谑嗤笑地玩弄着她的烦恼，向她介绍了各式各样的寻死方式，最终将她逼入了自杀的深渊。

我也着实愚蠢之极，由于忙碌未及更新，甚至连聊天记录都顾不上

浏览。但实在没想到她竟然访问了网站，和那些成员进行了对话……竟然还被逼到和素不相识的人商量……“我”一开始就没帮上忙，“我”自始至终都未能起到任何作用。

可怜的她啊……

要是再提早五分钟确认聊天内容，抢先赶到老印刷厂，即使不用急停按钮也能救下她吧。

当然，即使是救了她的命，她的烦恼也不会因此烟消云散，但只要还活着，或许就还有希望。

而那些家伙却把……

正好从明天开始，预定四天三夜的“迷宫社”的首次合宿将在狗鼻岛的宿营地举行。作为局外人的她也应该参加，是“我”邀请她过去转换心情。

从祖父那一代兴起的小印刷厂现在已然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了。十几年前毗邻而建的总公司，如今也罕有人至了。三、四天的时间，足够将她隐匿起来了吧。

是的——只要三四天就好。只要在狗鼻岛有四天三夜的时间就足够了……

对于身兼“迷宫社”的代表和《迷宫草子》的干事长的“我”而言，这可谓是一段充满复仇色彩的时间吧。

*

眨眼间哗哗的雨滴覆满了窗户，忽然间下起了瓢泼大雨。

我暂且停止打开行李的动作，眼睛望向窗外，要再晚到“狗鼻馆”十分钟的话，所有人都要变成落汤鸡了。

所谓是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全体人员乃是一个名为“迷宫社”网站的常驻成员。说起网站，应该并非普通人所能了解的领域吧。

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乃是以他人访问为前提制作的个人电脑内的网络空间。虽然经常被比喻成广场和房间，但实际上还是“兴趣房间”的说法最为贴切吧。

这个兴趣房间的内容，根据制作者的爱好和目的，乃是货真价实的千差万别。有用来公开自己的读书日记，也有用来发表长年的研究成果。还有用来介绍自家培植的农作物等，真可谓包罗万象。虽说直至现在大多数人仍不太熟悉，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电脑普及到千家万户，个人网站也一定会飞速增加吧。

“迷宫社”便是这些尚不多见的网站之一。虽说听起来似乎是个可疑的公司，但只要将其看做是在电脑上制作的同人志就可以了。

虽说所谓的同人志，是几个相熟的人聚在一起制作一本杂志。于此相对的，在“迷宫社”里面，是在连本名都不知道的，甚至连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之间，只是通过电脑聚在一起，在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和文章。

之所以不知道每个人的真名，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网名——也可以算作一种笔名，这是网络上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顺带一提，我的网名是“蓝包”[注1]。

首先声明一下，不知为何，网名中会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元素。虽说在作家的笔名中，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但至少还要区分姓和名，且可以判断这是名字。而很多网名都几近于诨名，或许该说只是一个符号吧。

我的情况则非常单纯，取自我喜爱的作家江户川乱步。“蓝”和“包”都是通假字，汉字本身并无意义。话虽如此，其中也有相当讲究取名的人，命名的由来只有问过本人方能知道。但若非事先透露，不解网名为何物的人看了也会一头雾水。总之打一开始就是这么回事，还望理解。

要说这些成员为何会在无人岛的别墅里齐聚一堂呢？那是由于他们要参加“迷宫社”的首次合宿。原本只是网络上的交际，实际上很少碰面。虽说只是网友，但所有人都表示要参加这次集会，一起商讨有关印刷版同人志《迷宫草子》的创作事宜。

在网络上发表小说、随笔、研究评论等作品的尝试乃是方兴未艾，因此目前只有外行在执笔。虽说将来职业作家也有可能参与其中，但最大的问题是是否能有利可图吧。在这一点上，像我们这种爱好者的集会，一开始就把利益置之度外，因此反而觉得在免费的网络上发表作品反而有莫大的魅力。

但是，并非全体成员都不喜欢纸书这一媒介，倒不如说，大家都是爱书的人。在网上发表作品听起来是不错，但反过来看，是印刷媒体根本看不上我们的作品，所以便只好以其他方式替代罢了。因此，所有人都有着把自己的文字变成印刷品的欲望。虽说是同人志，但毕竟可能会实现梦想，所以大家都想参与其中。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此外，从“迷宫社”这个网站名也能看出，所有成员都是非常喜爱怪奇小说和幻想故事。因此，恐怕在无人岛集会这一极富魅力的舞台设定，就足以撩动每个人的心弦，故而实在不想在观望中错过了参与的机会。至少我是如此。

不过，网络上的规则并不能因此次合宿而废弃。也就是说，虽然已经面对面相见，却完全不用自我介绍，事先决定用网名来称呼彼此。

虽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尝试，但事实上也会产生非常复杂的状况。由于在创作《迷宫草子》的时候，就决定了所有人再网名之外还要加上笔名，而且互相不得透露笔名。也就是说，网名和笔名间完全没有联系。

在进行说明以前，还是先记录下《迷宫草子》吧。

在“迷宫社”的群聊中，即成员们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对话过程中，慢慢就聊到了这样一个话题：有没有人曾历过某种神秘的体验。顺带一提，所谓群聊，就是所有的参与者同时进行对话，即如文字版的电话一般的系统。虽说难免有时间差，但由于自己写的文章可以近乎实时地在电脑屏幕上显示，故而也可以和其他的成员用文字进行对话。

通过那次的聊天，发觉大家都有过某种奇妙的体验。随着讨论的推进，乃至于所有人都想将其整理为小说风格的文章发表出来。甚至还有人说既然如此不如就将其集结成册好了，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全员的一致赞同。使用笔名的方案也是在这样的对话中提出的。就这样，《迷宫草子》的企划便循序渐进地具体展开了。

由迄今为止的报告得知，七名成员中已有六人完成了小说。其标题和所用笔名如下所示：

第一话「雾之馆」依武 相

第二话「食子鬼起源」丁江 州夕

第三话「为娱乐而杀人」泥 重井

第四话「底片里的投毒者」廻数回 一蓝

第五话「朱雀之妖」笔者不详

第六话「钟楼之谜」舌渡 生

第七话「？」？（代表兼干事长执笔）

代表兼干事长乃是“迷宫社”的管理员——即是这个网站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迷宫草子》的发行者。也就是说，他是“迷宫社”的代表人，也是编纂《迷宫草子》的干事长。这次回忆乃是创作《迷宫草子》的碰头会，故而以下便记为“干事长”吧。

事实上干事长自家就是开印刷厂的，由于印刷装订都相当廉价，因而这也是决定发行《迷宫草子》的内情之一。当然，所有成员都要平摊资金，但比委托正规的印刷厂要便宜不少。

只是如此一来，就知道第七话的作者就是干事长了吧……但其实完全不必顾虑，因为没人知道干事长的网名究竟为何。

我们七个在聊天的时候，代表人都是使用自己的网名。所以我并不知道六人中究竟谁是代表。而且，他只有在“迷宫社”官方发言的情况下，才会作为代表人登场。《迷宫草子》的企划开始之后，又加上了“干事长”的头衔。即便如此，“代表兼干事长”也不会在聊天中表明自己的身份。要问我为何能如此断言，其实我也是摸不着头脑，但这种小伎俩看一眼自然就会明白了。

现在我写的这篇文稿，乃是基于干事长的想法，记录“迷宫社”在狗鼻岛的合宿情况，并将其作为《迷宫草子》的附录。我之所以担当记录的工作，乃是干事长直接委托我的，绝非我自己自告奋勇。虽说事出突然，但我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既然要做附录，我也想尽量写出有趣的报告。

虽说开场白过于亢长，但这也是干事长希望向一般的读者说《迷宫草子》草创的过程，还请谅解。

诶——

你们是说其实我自己就是干事长……吗？

我也可以将自己任命为记录者……吧？

不愧是《迷宫草子》的读者，都有着一双慧眼。虽说是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姑且记录下来好了。

整理完行李后，我走出了分配给自己的靠近西侧的房间。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上锁，东侧的第二间房出来了一只“槌転”[注2]。当然，这并非山里出现的妖怪，而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五的大块头，二十九岁的登山爱好者的网名。

明明是素昧平生的人，又为何会知道他的年龄与身高呢？那是因为在去往这里的途中，大家在船上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如果是中学生还情有可原，但个个都是上了年级的大人，单用网名称呼的话，大家似乎都觉得不大好意思，因此便进行了极其简略的自我介绍。

“行李收拾好了吗？”

槌転出声问道。

“嗯，量不算大吧。顺带问一下，门是锁还是不锁呢？”

因为初次见面就对他印象不错，所以我就无所顾忌地问了。恐怕因为是同行，故而容易产生亲近感吧。我是某出版社负责文艺书刊的编辑，他则是以某登山专刊为主要投稿对象的撰稿人。他时年二十九，我正值三十二，年龄上也相差无几。

“不锁也没事吧？虽说在陌生的地方住着陌生的旅馆，但我并不觉得会有小偷呀。”

他一面笑着一面靠了过来，我俩便一起朝楼下走去。在闲聊中被谑称为“狗鼻馆”的建筑，据说原本是干事长自家的印刷公司建造的疗养所。

先简要说明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和房间布局吧。这是一间位于狗鼻岛南侧悬崖背后的二层长方体建筑，它的长边朝东西向延伸。玄关设置在北侧长边的正中，一进门便能看到宽广的大厅。大厅正面是餐厅，紧挨

餐厅的西边的是厨房和兼做食材储藏和备用品收纳的仓库。东边则是客厅。餐厅和客厅正对着岛上最高的悬崖，可以尽情享用美不胜收的景致。

从大厅向西延伸的走廊北端，也就是厨房与食材仓库的对面，有一个像是印刷公司疗养兼娱乐用的图书室。而向东延伸的走廊北端，也就是客厅的对面，则是厕所，浴室和洗衣间。

行进至从大厅延伸出去的两条走廊的尽头，就到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但是攀登楼梯的方向并不相同。东侧的楼梯向北，西侧的楼梯朝南，二楼全部都是卧室。

我跟槌転下的是西侧的楼梯，再从那里一路走到接近东头的走廊，两人一道进了客厅。

客厅里做着专攻建筑史的五十四岁大学教授“立直”和以日本怪异传说和传承为主要取材对象的三十八岁摄影师“洪太郎”。当然这两个名字与我和槌転的情况一样，都是网名。

“下起大雨了呢。”

似乎方才和立直两个人一起眺望窗外的洪太郎，转过脸来对我们说道。

“这天气看样子变得一塌糊涂了。”

窗外的风景蔚为壮观，狂风骤雨无情敲打着客厅宽大的窗户，比我在自己房间那会还要大了不少。转头一看，才过了下午三点，昏晦的天空便已遮蔽了视野，下方可以看到渐渐汹涌起来的海面波涛。

“作为‘迷宫社’主办的《迷宫草子》集会，气氛岂不是很赞吗？虽说山海之间的天气变化十分恐怖，但总不至于把这间‘狗鼻馆’都给吹塌吧。”

虽说槌転以戏谑的表情回应道，但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如果就照这样变成了暴风雨，没完没了持续个五六天，连接送的船都不能来的话，可就头疼了。”

“您负责的书若不能如期刊行，会招来作者的愤怒吗？”

“不，那倒不会……不过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的吧。”

“我将所有委托的稿件都拼命搞定了，所以稍稍待久一点也没关系。话虽如此，若是一直都回不去的话，很快就要没饭吃喽。”

“这么说来，两位都是搞出版工作的呢。”

洪太郎交替看着我们，刚插上嘴，双眼一直远眺着窗外的立直，就以非常困扰了口气说道：

“这里连杯咖啡都端不出来吗？”

这家伙算这么回事呢…….我刚这样想的时候——

“我去冲咖啡吧。”

槌転的体格相比他的身高和体重，也算身轻如燕了，一转眼便离开了房间。

“我要黑咖啡。”

立直朝着他的背影喊到。

“我也来帮忙吧。”

看到洪太郎急急忙忙跟在槌転身后，我也赶紧追上两人，因为我实在不想和这位教授一道待在客厅里。

“据说他是东大毕业的精英，精通四国语言。”

“是他自卖自夸么？”

“我听到他在船上和‘舞舞’小姐东拉西扯些若有所指的话，我还听他讲了什么‘我的女儿也跟你一般大了’。”

“真是个可爱的大叔啊。”

听槌転的口气，也不知他是否在奚落立直。

我歪过头说：

“这么说来，即使是在聊天中，总感觉立直自视高人一等……不过似乎也没那么露骨啊……”

“那是因为舞舞小姐很可爱吧。”

洪太郎像是嘲讽般地回应道。

“那位大叔真是愈发可爱了啊。”

这次槌転就完全是蔑视了。

首先朝餐厅看了一眼，那里除了桌椅就别无他物了。于是我们便直接穿过位于西侧墙壁的拱门进了厨房，那里咖啡壶和杯子一应俱全。但却没找着最为重要的咖啡豆。我跟洪太郎便把准备工作交给槌転，先去了食材和备用品的仓库。

我俩很轻松就找到了咖啡豆，顺手吧砂糖也拿了出来，牛奶确实有人带了过来，拿些用就行了吧。然后要不要那点饼干之类当茶点吃呢——我跟洪太郎商定以后，准备完必要的物品就返回了厨房。

“舞舞和‘π’君刚刚搬来了便携保温箱呢。”

把咖啡豆递给槌転的时候，他这样告诉我。

“他们还说要帮我端咖啡，我说这边已经有三个小伙子，于是指引他们去了客厅。”

“唔，我是想和舞舞小姐一起搬啦。”

虽说洪太郎的口气听起来像是说笑，但也有一半是真心的吧。

顺便说一下，“舞舞”和“π”都是他们各自的网名。舞舞是二十一岁的女性。她从短大毕业后，现在成了一名自由职业者，非常喜爱暹罗猫，已经饲养了三只。π则是一名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但由于过于痴迷机车而被留级了，他是个二十五岁的小个子男性。看来有家室的就只有立直。

最后还有一个网名为“神童末寺”的成员，本来“迷宫社”全员七人应当在此聚齐了。但神童末寺好像没来参加，到了集合时间也未出现在集合地点。

由于只有这个人姑且只有名字，所以令总觉得他个性实诚的我，多少有些失望。在这种只有陌生人的聚会上，哪怕有一个正直的人也是再好不过的。明明只是根据网名的臆测而已，但我却自作主张让神童末寺担起了这一角色。

π带来的保温箱里装着饮料，打开一看，牛奶就和啤酒果汁一道放在里面。我在牛奶罐里倒了少许牛奶，与砂糖一起摆在了托盘上。

槌転或许是咖啡党吧，他的表情就如专业咖啡店的店员一样一本正经，看来味道值得期待。

“你那槌転的网名，是指妖怪里的槌転吧？”

闲得发慌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的洪太郎，靠近槌転身边问道。

“嗯，登山的前辈中有妖怪的爱好者——以前在山间小屋听他谈到的妖怪里面就有槌転，这个妖怪给我留下了一定印象。在想网名的时候，这个名字突然浮现在了脑海中……于是就这么用上了。”

“网名什么的不就这么回事嘛。蓝包先生果然就是取自江户川乱步吧。”

“如此乏味很是惭愧，您说的一点没错。”

我苦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那种事吧。一下子就能理解你感兴趣的对象，这名字挺好的呀。”

眼睛未曾离开咖啡壶的槌転维护我道。

三人中有两人的名字来由已经弄清楚了，虽说没什么把握，但我还

是试着问道：

“难道洪太郎先生的名字是源自河童吗？”

“这都被你知道了，我的名字就这么无趣吗？”

洪太郎看着我，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诶，为什么是河童呢？”

槌転似乎非常惊讶，可他依旧没有从咖啡壶上抬起头来，也不知道他在问谁。

这里还是交给行家来说吧，我打了个手势将说明的任务交给了洪太郎。

“河童这个称呼时至今日已经成了全国通行的名字，但这是昭和以后的事了。之前各地又有关于河童的不同叫法，据说有四百种之多。比如KAWAKO、MEDOCHI、KAWASO、ENKOU等，真是各种各样的叫法都有。其中就有个叫KOUTAROU的名字，所以就换成汉字成了网名。”

“啊，这样啊，洪太郎先生的专业是名俗学啊。”

槌転恍然大悟般地说道。

“民俗学听起来是很美好，但大都是些喜欢妖怪的怪人啊。”

“那你觉得其他人的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

听了洪太郎的说明，槌転似乎对名字的来由深表兴趣。

“那个叫立直的大叔，归根到底还是喜欢打麻将[注3]么？因为π的大学专业是理工科，所以就想当然地想到是圆周率吧。”

“喜欢打麻将倒是可以理解，但会有人喜欢圆周率吗？”

我打趣地说道。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虽说不好随意议论别人的事，不过这名字也实在是乏味啊。”

“那么舞舞小姐呢？”

槌転盯着咖啡壶的脸总算抬了起来。看来比起前两个人，他乎比更想知道舞舞的事。

“唔……是什么呢？难道是喜欢蜗牛[注4]……”

“诶，你不觉得恶心吗？”

我坦露出了心声。

“姑且不论实物，单从角色上看，大概也是会令女性感觉可爱的类

型。而且这年头喜欢爬虫类的也大有人在。即便是觉得蜗牛很好看，也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吧。”

不久香味浓郁的咖啡就做好了。我们将其分成六杯，三个一组地放在两个托盘上，和洪太郎一道将其端进了客厅。

“好香啊。”

“槌転先生为我们冲好了美味的咖啡。”

我和洪太郎异交口赞叹着，一道端着咖啡进入了客厅——然而我们当即感受到了当时气氛有些异样，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呢？”-

跟在后面的槌転越过站呆立门口的我们，朝客厅里打了招呼。

“没……”

舞舞露出了困扰的表情，而立直正和π大眼瞪小眼。

“这个大叔自说自话就把干事长写给我们全员的信拆开来读了。”

“大叔算是怎么回事？不是约了要用网名称呼的么。”

洪太郎无视两人的争执，出声问道：

“诶，还有那样的信啊，在哪里呢？”

“就在这，在这间客厅里面。”

立直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

“我跟小舞来到这个房间的时候，那个大……那个人正在读这封信。我问他在读什么，结果一看这不是干事长写给我们的信吗？问他信是从哪拿的，他说就放在这边的桌子上面——”

“我当初进入客厅的时候，立直先生就已经在读了……也就是说，他那会已经找到了。”

洪太郎面向立直跟他确认，可立直什么都不回答，π则取而代之深恶痛绝地说道：

“就是这么回事，他当时不吱声，反而在没人时候自己偷偷地读。”

虽说我也很在意信的内容，但如今的问题是这样的局面该怎么收场。正当我束手无策的时候——

“好不容易才喝上的咖啡可要凉掉咯，大家先坐下吧。”

在槌転的提议下全体人员暂且就坐了。

可能他是想到坐着的话心情就会稍稍平静些吧，又或者他只是真的

不喜欢咖啡冷掉。

槌軖刚坐上沙发，就满脸欣悦的呷了一口咖啡，品尝着专属自己的幸福时光。

“话说信上到底写了什么？”

洪太郎喝了一口咖啡之后便向立直发问。

“我已经读过了。”

立直把信封放在坐上，然后立了起来，就这样拿着黑咖啡移动到了窗边的椅子上，若无其事地喝着。

此时的客厅里就只有槌軖和立直品呷咖啡的滋滋声，大家都不想把手伸向信封，若是没有咖啡，恐怕槌軖早拿着信读起来了吧，然而眼下是不行了。

洪太郎看着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舞舞也目视着我不住地点头。π从刚刚开始就一直盯牢我看。

诶，我吗……

现在三人的视线完全集中在我一人身上。

“咳咳。”

我特地咳嗽一声，走到桌子边上拿起了封好的信。然后从信封里抽出机打的信纸，慢慢地读了起来。

致“迷宫社”的同好们：

欢迎大家莅临狗鼻岛的“狗鼻馆”。

此后四天三夜的时间还请放松身心，《迷宫草子》发行相关的磋商和联谊会将会如期举办，敬请期待。

此外，在逗留期间，请务必按照以下的条目妥善处理相关事项。

○关于住宿及其他

狗鼻馆的设施如大厅里悬挂的地图所标示。一楼的房间请自由取用，卧室的分配还请通过抽签决定。

关于用餐的情况，由于事先必需品已由各位分别负责，故而材料应已齐备。厨房轮班请于协商后依照排班进行。

○关于合宿日程

第一天——联欢晚宴

第二天——关于《迷宫草子》的内容组成

第三天——关于《迷宫草子》的装帧、排版事项

○关于联欢晚宴

非常抱歉，由于主办方准备不周，恳请诸位权当露营而尽情享受。由于诸位皆是初次会面，故而万望在第二天后的讨论会前，能够切实加深彼此间的友谊。

○关于《迷宫草子》的内容构成

本项议程是以已完稿的第一话《雾之馆》至第六话《钟楼之谜》之内容为中心议题进行商榷。

此外，依照预先约定，蓝包先生负责记录此次合宿的状况，冀望将此记录作为《迷宫草子》的制作花絮刊于附录。请诸位予以协助。

○关于第七话

干事长本人负责的第七话迟迟未能成篇，给诸位平添不少困扰。本次合宿必定确保完稿，故而还请各位宽限数日。

标题和所用笔名如下所示：

第七话「首级之馆」裕

○关于神童末寺

非常遗憾，出于种种原因，神童末寺无法参会。有关《迷宫草子》的诸般事宜，将交由诸位全权负责。

此外，干事长也就是本人的妹妹原本计划参加，不巧身体抱恙，故而缺席。

如此请诸位尽情享受由《迷宫社》主办的，《迷宫草子》四天三夜的聚会。

为了能充分款待诸位，本社亦秘密筹备了某个惊人的企划……

“迷宫社”代表兼《迷宫草子》干事长敬上

“好像是等我们到了‘狗鼻馆’忙着整理行李的时候，干事长将信放在了桌子上。”

早早喝完咖啡的洪太郎首先开了口。

“到底是谁呢？”

或许是槌転终于满足了，他将头从咖啡杯上抬了起来，环视着全体

成员的脸庞。

“说信放在那里的，就只有这个人了。”

π以不信任的眼神看着立直。

“真的不是你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吗？”

真当我担心着气氛会愈加险恶之时，舞舞忽然讲起了正事：

“到了这里以后我们很快就把房间的分配决定好了。接下来就是饭点，今晚由我当值，你们先决定好明天以后的轮班，可以吗？。”

原来如此，她是不是先把话题从那封信上岔开呢？年纪轻轻却如此机灵。实在令我深感佩服，然而其他成员的反应却迥然不同。

“没必要让你第一个当班呀。”

“小舞是女士嘛，真没必要这么做啦。”

“还是由大家公平地决定把。”

洪太郎、π、槌転三人异口同声地提出了异议。

确实应该如此啊，我理所当然地为自己感到惭愧，不由地低下了头。

“她说想做就让她做，不就得了。”

立直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发表了他的问题发言。

“你说什么！”

π蓦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好了好了。”

洪太郎劝解道。

“那就由大家一起抽签吧。”

槌転提出了建议。

“没关系的啦。”

舞舞如上课中的小学生一般爽朗地举起了手。

“我是负责带冷冻食品的，所以就顺手做了吧。没那么费事，我已经习惯了。”

“怎么可以……”

π依旧表示反对，但或许是槌転觉得再拖下去就不好了，于是低头向舞舞拜托道：

“是在不好意思，这里就承蒙舞舞小姐的好意了——”

“那就决定好剩余三天的轮班吧。”

接过话茬的洪太郎很快拿出了笔记本，做好了阿弥陀签[注5]。

“唔，第二天和第三天有早中晚餐，第四天只有早餐，一共七次。因为这里有六个人，所以应该只有一人会当两次班吧。”

然后他将迅速完成的阿弥陀签往桌上一摊。

“那么，谁抽到谁就认命咯。”

大家都立起身子围在桌边，只有立直还在窗边的椅子上一动不动。

或许是因为大家很久没有玩过阿弥陀签了，任谁都有些莫名的羞耻吧，就连一向很痛快的槌転也迟迟伸不出手。

“可是万一小舞抽到两张同样的签的话，就会变成三次吧。”

π像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随即指出了问题。

“难不成只有舞舞小姐玩得比我们更心惊肉跳吗？”

槌転以戏谑地表情看向舞舞。

“是吧，果然还是不行吧。”

π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

“谁都不抽的话，那我就先来了哦。”

洪太郎正强行在某支签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

“不用的啦！”

舞舞以可爱的吐槽稍稍缓和了现场的气氛。

洪太郎抿嘴一笑，若无其事地指着一支签，皱了皱眉弄出一副千万别抽它的表情，看来，只要选了那个就会当两次班。

不仅是我，就连槌転、π和舞舞也瞬间理解了。顺带一提，立直所处的位置并看不到签。此时此刻，五人的脸上浮现出不可言说共犯般的窃笑。

虽说能让立直当两次班再好不过，但我还是觉得就他一个人不合群的话也似有不妥。

“厨房轮班之类的杂物就别来找我了。不过，《迷宫草子》编撰会议的主持工作，我想我应该还是能胜任的，那块就由我负责好了——”

那位立直大叔又发表了他的问题发言，听得大家目瞪口呆，一时间鸦雀无声。

“你老兄就没点常识吗？”

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果然还是π。

“常
识？”

“是啊，这不是常识吗。大家都是编撰《迷宫草子》的成员，并无任何上下级的关系，你难不成打算为所欲为吗？在这种状况下，大家平等地抽签才是常识吧。”

“我实在不太明白你所谓的常识又是什么。不过在集体生活中，首先得考虑适材适所，这才是常识好吧。虽然主持会议的工作很重要，但处理冷冻食品之类简单的料理总得有人做。既然如此，从一开始就分配好各自擅长的活计，不是最有效率的吗？我以为没必要什么事都不分青红皂白让所有人一起抽签。”

“你这家伙……”

感觉照这样下去π就要爆发了，于是槌転赶忙插到两人中间。他将庞大的身躯挤了进去，像座山一样耸立在两人之间。

“您说的都对，但我们是初次见面，还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所以这里就公平地抽签决定，如何？”

“我们都做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各自的工作和年龄也明确了。那么客观地看，谁更适合担当主持工作呢？”

“什么大学教授，只是你自说自话吧，看你这样，像是能主持会议再汇总大家的意见的人吗！”

在槌転山一样的身体对面，只探出脸来的π气势汹汹地说道。

“你真的是大学生吗？真是可悲啊。”

立直也摆出一副鄙夷的姿态回应挑战。

“说是这么说——”

为了不让π对立直的话有什么过激反应，洪太郎也站到了槌転边
上，完全隔开了两人。

“不过根据议事内容的不同，主持者也会有不堪任的情况吧。”

“是这么回事嘛。”

槌転也附和道。

“我们的议题是关于《迷宫草子》的发行问题，这么说来，从事编辑工作的蓝包先生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没错吧？”

“诶，是我吗？”

竟然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把球抛给了我。

“啊，有道理嘛。”

槌軏也点了点头。

“可，可是，槌軏先生不也是同行么……”

“不不不，我就是个只会写登山文的撰稿人而已，完全不知道编辑工作是怎么回事。反正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蓝包先生的本职工作呢。”

该怎么办呢——我一面想着，一面环顾四周想找外援，然而洪太郎和槌軏就是那个意思，舞舞的眼神里满是期待，而π则一直盯着我看。

为了控制场面，就只有不得已而为之了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要是我可以的话……”

我有气无力地小声答道。

“真是太不像话了，都这么大的人了还搞这种拉帮结派的勾当吗？”

立直依次看着我们，然后说道：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承担任何职责好了，虽会参与讨论，恕我个人不会负任何责任！”

“那你就别吃饭了！”

在π大声怒喝的同时——

“都已经这个点了吗？我去准备晚饭啦。”

“嗯，我就选这个啦。”

她从阿弥陀签里挑了一支，急急忙忙走出客厅，应该就这样跑去厨房了吧。

“那么，接下去该怎么办才好呢？”

槌軏少见地面露难色。

“之后再商量好了。”

洪太郎把目光投向我，像是在征求同意。

“就这么随他去了吗？”

π又怼了一句。

“我们特地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迷宫草子》，为了商谈能顺利进行，凡事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槌軏回应着π，又像是自言自语。

“话是这么说……啊，要是在编辑《迷宫草子》之前，能把那个家伙的作品剔掉的话——”

或许是对自己的想法非常满意，π露出了嫌恶的笑容，虽说对他有些过意不去，但我还是摇摇头说：

“那要怎样才能区分出立直的作品呢？”

“呃……”

π一时间似乎脑子没能转过弯来。

“啊，是哦。”

洪太郎不禁发出了声音，他似乎也稍微斟酌了一下π的建议。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和那个男人一道编撰《迷宫草子》，可是——

“是因为网名和笔名联系不到一块吧。”

槌転替π指出了问题所在。

“嗯……”

就在π沉吟不语的时候，洪太郎似乎想到了什么。

“现在大家都已经见过面了，应该会有办法的。”

“怎么说？”

“由于槌転先生是登山爱好者，所以他或许就是第四话《底片里的投毒者》中那个听老人自述的登山的年轻人。舞舞小姐是唯一的女性，应该就是第三话《为娱乐而杀人》里的女大学生。还有第五话《朱雀之妖》中在仓库里发现笔记本的男人，也和那个大叔一样，都是研究员吧。”

“原来如此。”

在π深感佩服的同时——

“真是蠢到家了。”

立直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应该是一直竖着耳朵听我们讲话吧。

“你觉得那里愚蠢了？”

这回连洪太郎也粗声粗气地怼了起来。

“不，是没那么简单。”

我连忙插嘴说道，洪太郎稍稍按捺了一下情绪，把原本瞪着立直的脸转向了我这边。

“是这样吗……？”

“先说槌鞐先生的情况，从《底片里的投毒者》中那个青年耿直的性格来看，就连我也有可能是吧。由于作者没想到会和其他成员见面，所以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实际体验来写的。”

对于我指出的问题，槌鞐笑而不语。

“何况不能由于舞舞是唯一的女性，就认为她是《为娱乐而杀人》的女大学生吧。她是短大毕业的，可作品中的女性却是进入了四年制的大学。”

“这些也就是改了一下设定吧。”

“说到底着夜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比起这些细节的设定，是否有还有更大的改动——比如说改变性别之类的，创造出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的场面呢？”

“性别……是吗？女性也会用男人一样的网名，反过来也是一样。正因为是《迷宫草子》的参与者，所以才会做那样的事吧。”

“就算是舞舞那种年纪，做些伪装成年轻男性的语气的恶作剧也是信手拈来的吧。如果真是这样最可疑的便是第一话《雾之馆》和第六话《钟楼之谜》了。”

“还有神童末寺呢。”

槌鞐对我的话做了补充。

“说起神童寺末似乎是男性的名字，但我反而觉得着像是女性会用的网名。这样的话，《为娱乐而杀人》中的女大学生也有可能是神童末寺吧。”

“尽管这样，神童这个姓里有个‘神’字，末寺这个名字里也包含了寺庙，对应“佛”字，真是难得一见的名字啊，末寺还真不是一般的晦涩啊。”

洪太郎从一旁插嘴道：

“如果我们各自坦白笔名的话，那不就很容易查出余下作品的作者是谁了……”

真要做到这种程度吗？我正想这样说的时候——

客厅门砰地一下打开了，舞舞走了进来。由于她的模样非比寻常，所以大家一时间瞠目结舌，就连立直也一副大吃一惊的表情。

“食物不见了……”

舞舞越来越低的声音回响在鸦雀无声的客厅内部。

“不见了……”

“……什么情况？”

紧接着洪太郎之后，槌転也出声问道。

“冷冻食品由我负责，所以我就把东西装进保温箱里带来了，这是确认无误的啊。但当我打开保温箱就……”

“没了……是吧？”

比起不知去向的食材，π的口气更像是关心深受打击的舞舞。

“箱子是空的吗？”

我也按捺不住好奇心出声询问。

“不，都变成书了……”

“书？”

我和槌転彼此面面相觑，同时喃喃自语道。

“去看看吧。”

大家便以槌転为首，依次往厨房转移。立直也乖乖跟来了，或许他是觉得独自一人留在客厅也不太好吧。

厨房里，汤锅中的水正沸腾着，平底锅中煎天妇罗的油也是热的，万事俱备就差拿出冷冻食品了。然而，最要紧的食材却不翼而飞。

环湖四周，只见中式炒锅、深底大锅、压力锅和大小不一的网勺等等不一而足，都是相当正式的烹饪器具，只要有心的话，就能做出很棒的料理。

再看了放在桌边开着盖子的保温箱，里头的确有书，我将冻得冰冷封面上还滴着水的书都拿了出来，正面朝上一字排开。

七本书分别是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馆杀人事件》、藤本泉的《岁月之潮》[注6]，尼斯·菲林的《杀局》[注7]，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新田次郎的《山之所见》[注8]，范·达因的《主教杀人事件》。

从标题看感觉完全是随机选择的。

“这算啥？为什么是书……”

面对满腹狐疑的π，槌転镇定地回答道：

“因为冷冻食品被搬空，保温箱也会变轻吧。所以为了不让人注意到这点，便在图书室里拿了适量的书塞了进去”

“所以普通开本和文库本夹杂在一起，是为了调整重量吧。”

洪太郎翻弄着书，也表示赞同。

的确书的版式完全是乱七八糟的。《暹罗连体人之谜》与《主教杀人事件》是创元推理文库[注9]版本的，《杀局》则是早川口袋推理[注10]系列的，《山之所见》出自河童新书[注11]，《岁月之潮》乃是讲谈社的精装本，《孤岛之鬼》为昭和四十四年讲谈社出版的江户川乱步全集第三卷，《黑死馆杀人事件》当是桃源社的复刻版。

“但是为何只有《杀局》被撕成两半呢？”

我从厨房桌子上摆开的书中，拿起了从中间被一撕两半的《杀局》。

“本想调整重量撕掉一半，但忽然有人过来了，就慌慌张张地塞进去了吧。”

洪太郎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但像口袋推理系列的书，一本和半本究竟有多大差别呢？若是是如此，那何不干脆拿出《孤岛之鬼》或者《黑死馆杀人事件》，取而代之以数册文库本进行调整不就行了么。

“你把保温箱拿到厨房之前，有放在什么地方吗？”

槌転朝舞舞问道。

“和π先生拿来的保温箱一起放在大厅里了，然后我俩去房间收拾了一下心里，然后就搬进了厨房。”

“也就是说期间不管是谁，都可以靠近保温箱吗？”

“而且图书室就在大厅附近吧。”

洪太郎和我一前一后地指出了重点所在，然而一直保持沉默的立直却说了这般刺耳的话——

“比起这些显而易见的玩意，食材到底该怎么办？”

简直就像是说我和洪太郎该承担全部的责任一样。这个人就只会这样讲话吗？

“食品仓库里还有罐头啊。”

洪太郎看向我这边，无视了立直的发言。

“啊，是呀。这样说来还是有解决办法的吧。”

洪太郎和舞舞即刻去了仓库，立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厨房，大概又要回到客厅里吧。看到这一幕的π又气不打一处来，槌転则在一边劝慰着他。

“我去下洗手间。”

说完我便离开了厨房，朝着图书室走去。斜对面的仓库半掩着门 ，里头隐隐约约可以听到洪太郎和舞舞的说话声，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我。

兼做图书室和娱乐室的房间有两扇门，自大厅向西延伸到走廊前方的位置是娱乐室，后面是图书室，但房间内并没有隔板。只是在房间正中立着书架，以此将房间分为两个空间。

我自然是去了图书室。那里除了两张圆桌跟椅子，还有角落里的一台电脑以外，便只剩书架了。简直就像企业里利用率极低的公共性设施一般，满溢着冷清的气氛。

大致浏览一下书架，我找到了放置推理书籍的柜子。大概是因为娱乐性书籍比较多的缘故，推理小说占据了绝大部分区域。

我搜寻了文库本的书架，找到了范·达因的书，以《班森杀人事件》为首，还有《金丝雀杀人事件》、《格林家杀人事件》、《圣甲虫杀人事件》、《狗园杀人事件》。这些加上刚刚看到的《主教杀人事件》，范·达因早期六作就都整整齐齐了。然后我又找了一下放置乱步全集的书架，发现只有第二卷《帕诺拉马岛奇谈》和第四卷《猎奇的后果》中间缺了一块。这就对了，保温箱里的书就是从这个图书室里拿出来的。但我总觉得有些诡异，这是因为——

“你也在这里吗？”

槌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方才的书。

“这些放在厨房也只会碍事吧……”

所以他就把书拿到了图书室，却似乎不知该做什么，就这么一直盯着我看。

“书皮都湿了，就这么放到书架的话……”

“我来擦一下好了。”

“别，吸了水的纸就只能等它自然风干了，就放到那边的圆桌上吧。”

我先把有封皮的书拿开，将《孤岛之鬼》跟《黑死馆杀人事件》从套盒里拿了出来，翻开书页尽量使之处于易于干燥的状态。由于职业性质的缘故，即使是别人的书我也绝不马虎对待。

我俩回到厨房，那里已有三人在准备晚餐了。洪太郎煮着意大利面，π开了罐头，舞舞则把意大利面的酱汁和蘑菇等配料转移到锅里。

“哪怕像蓝包先生担心的那样，暴风雨愈演愈烈将我们困在岛上，一周左右都不会有事的。”

洪太郎兴奋地报告了食材兼备用品仓库的库存情况。

据他所见，里头以大米为首、还存有大量意大利面之类的干面以及罐头，饮用水的储备也很丰富，所以省着点吃的话，就现在这点人数过三个礼拜也饿不了肚子，而且槌軏和洪太郎带来的蔬菜、鸡蛋、面包和火腿都安然无恙，所以也不必只吃罐头这种食之无味的食物。

“这里有我们几个就足够啦。”

虽说舞舞这般说道，但我也是在不愿意回到立直所在的客厅，我正想着是不是该点什么的时候——

“那么就由我俩来布置餐厅好啦。”

槌軏邀我一道过去，大概他和我也是一样的想法吧。只是说是布置，也就擦擦桌子摆好六人份的餐具就完事了。我俩实在无法可想，就聊起了出版界业内的事，只等上菜了。

不久之后，《迷宫草子》的成员举办了首次联谊会。正当π叫嚷着“别管他了”，洪太郎和舞舞过去劝慰他的时候，槌軏去把立直叫了过来。

我们将π带来的红酒倒进六个酒杯之中。

“那么，让我们祝愿《迷宫草子》大获成功！”

洪太郎举起了酒杯。

“祝合宿顺利——”

“祝佳作出炉——”

“祝新书大卖——”

我们各自说出了自己的愿望。

“祝你们…………”

然而在这样的一片欢声中，夹杂了非常诡异的发言，那是一个与这种场合格格不入的不祥愿望。是某人以相当低沉的声音说出来的。

诶……正当我想确认发言者身份的时候——

“干杯！”

碰杯声一响，顷刻间欢声鼎沸。就在那一刹，我想要寻觅的微妙的气氛隐匿无踪，所有的声音都穿杂交错在了一起。

到底是谁，为什么……？

晚餐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着，就连立直都很开心。

包括舞舞在内，没人在提起食材消失的事情。

六人都非常平静地吃吃喝喝，谈天说地，但我感觉此刻他们的心中，应如窗外愈演愈烈的狂风骤雨一般，相当地不安吧。至少我是如此。

晚餐结束之后，餐具的收拾工作也由立直以外的大家合力完成了。餐后槌転也泡了咖啡分发给大家，这时他向坐在椅子上的洪太郎问道：

“那么，这里为何会被称作狗鼻岛呢？”

“这里周边的岛屿自古以来就被称作天狗的飞地，也有人认为这是天狗在群岛之间飞行的修行场所。”

“天狗不该在山里吗？”

舞舞提出了一个朴素的疑问。

“平常是这个样子，但天狗大人会在天上飞来飞去，修行的场所遍布全国。”

“哦。”

也许是完全不感兴趣吧，π的反应十分冷淡。

“还有这个岛的形状又长又细，看起来正像天狗的鼻子，所以就命名为狗鼻岛。我们所在的狗鼻馆，正处于天狗鼻尖的位置。虽说实际的形状与其说像天狗的鼻子，倒不如说更接近鬼火或者勾玉。”

“在天狗的飞地和这个狗鼻岛上，有关于天狗的传说吗？”

对山的传说很感兴趣的槌転，大概是感觉能从天狗身上打听道什么自己感兴趣的故事，稍稍立起了身子。

“很抱歉你的期待落空了，真的什么都没有，完全不清楚天狗为何会在周边的岛屿上修行，就只说留下了这样的称呼而已。”

“这样啊……”

槌転正深感失望的时候，π忽然说了一些现实的话：

“暂且不论天狗是否真在这修行过，就算接我们的船来没来，只要在天狗飞地的岛屿之间从一个岛游到另一个岛上，最终也能抵达港口吧。”

“你年轻你没问题，但我是不行喽，我连游泳都不会。”

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道。

“蓝包先生都这么说了，那我该怎么办呀？”

洪太郎诙谐地附和了一句。

“根本没有游泳的必要。”

默默地喝着咖啡的立直插嘴说道。

“那就是说我讲错了咯？”

眼看π又要怼过去，不过槌転马上接过了话:

“确实，这边码头上有汽艇。”

“汽艇？”

洪太郎的表情仿佛在说“原来还有这种东西啊”。

“是啊，船屋中有一艘看起来很旧的小汽艇。”

“无论如何我都不行的啦。”

舞舞一本正经地说道，但语气听上去像是说笑。

“我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开车，完全是个机械白痴，要是留在这座岛上的话，只能等天狗大人下凡了。”

“小舞不会有事的呦，就算汽艇坏了我也能修好的，关键时刻还能背着小舞游过去呢。”

π直接挺身而出了。

“π君也能背背我吗？”

洪太郎惨兮兮的发言令气氛骤然热闹起来，一时间大家都围绕着如何逃出狗鼻岛的问题，纷纷展开了讨论。

直至讨论告一段落之后，终于又回归了《迷宫草子》的话题。

“干事长的《首级之馆》这一标题，是在暗指这间狗鼻馆[注12]吗？”

舞舞忽然这样说道，也不知她是在问谁。

“唔，狗鼻和首级……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是这么回事嘛，干事长呦！”

槌転朝我的脸看了过来。

“诶，我可不是干事长啊。”

舞舞和π笑了起来，槌転和洪太郎则笑得前仰后合，已至连立直的脸上都浮现出一丝苦笑。

“第一话《雾之馆》和第七话《首级之馆》首尾呼应，在结构上也很有趣呀。”

槌転刚提到《迷宫草子》的目录，洪太郎就歪着头讲：

“首先干事长肯定得写完《首级之馆》，似乎还打算在合宿期间完工，但身边总会有别的成员，应该会很头痛吧。”

“一定是半夜赶工写的。”

π自信满满地说道。

“那么明天早上看起来昏昏欲睡的就是干事长啰。”

槌転一针见血地说道。

“话说——”

一直没怎么发言的立直缓缓开口说道，他的语气显然是昭示着他自现在开始就会做一些令人头疼的发言了。

“啥？”

槌転姑且把话接了过来。

“感觉这个话题不大合适，所以刚刚吃饭和谈天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说。不过大家似乎没有刻意提这事，照这样下去可能就不了了之了。所以我还是明确地说一下吧，关于食材失窃事件，有必要再探讨一下吗？”

方才餐厅里洋溢着的欢谈气氛——不对，准确说来是佯装说笑的气氛，一瞬间无影无踪了。

只有π以阴沉的表情瞪着立直，舞舞脸色发青低着脑袋，洪太郎马上去厨房拿了一瓶威士忌回来，槌転则抱着胳膊仰视着天花板，立着继续往下说道：

“的确这次合宿的目的是讨论《迷宫草子》的发行问题，因此大家关系融洽也是好事。但就在这样的好友里面，一定就有盗取了食材的那个人。”

“储藏室里食物多得是，这就够了吧。”

π顶了回去。

“我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可以替代的食物。”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关系好了你看着很难受吗？所以才会抛出这样的话题，想把我们关系搞僵是吧。”

对于π的话，立直无可奈何般地摇了摇头，然后环视着我们。

“其他人应该多少都能理解一点吧。”

“你当我白痴吗！”

π勃然大怒地站了起来，洪太郎和槌転赶忙跑过到π的两侧，拍着肩膀把他按了回去，然后两人都坐到了π的旁边，大概是觉得之后事态会

愈加恶化吧。

为了不给他俩徒增麻烦，于是我壮着胆子说出了立直想说的问题所在。

“管他是什么目的，把食物藏起来的人至少对我们不怀好意吧……虽说只要看了大厅的地图就能知道食材储藏室的存在，但所储备的具体种类和数量，不实际调查一下是没法掌握的。但在这之前，也就是大家都在整理行李的时候，不知是谁来到了大厅里，从保温箱里拿出食材藏好，然后作为替代再把图书室的书装进去。这样想的话，他要么是没注意到地图，要么就是没时间调查食物储藏室。”

“…………”

π露出一副想问什么的神情，但在我开口解释之前——

“幸好储藏室里还有食物才救了我们一命，不然搞不好就要饿肚子么？”

洪太郎就像想要确认清楚那样，从容不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是这样的人就在我们六个里面的话……”

槌転说着与高大身体极不相称的轻言细语。

“这可是个非常要命的问题呢。”

像是完成控场一般，立直非常少见地高声讲道：

“我们都是初次见面，只做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但这全都是自说自话，所以没饭确认某人是否说了真话。而且这里是无人岛，除了我们六个别无他人。这种状况下判明存在某个身份和目的都不明确的可疑人物，这才是最要紧的。在某些情况下，搞不好会要了我们的命。

“耸人听闻。”

π鄙夷地耸了耸肩。

“没法冷静判断情况的学生我也无法可想了，但其他人又是怎么看，又是怎么想的呢？”

“真是胆小如鼠的老头子啊。”

π再次挑衅道，不过立直无视了他，一直面朝前方。

“我也明白这个问题，但又能怎么办呢？去把犯人找出来吗？”

洪太郎面露难色，槌転则看着我的脸。

“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所以很难找到犯人吧，只是图书室的书——”

正当我想把在意的事说出来的时候——

“到此为止吧。”

立直插话道。

“你说怎么？”

立直一脸不耐地看着提出个问题的槌転。

“当然是说中止这次集会了。”

“诶，你是说《迷宫草子》的……”

“不管出版与否，至少应当立即中止四天三夜的合宿。”

“可是来接我们的船要大后天才能来吧。”

洪太郎做出了非常合理的发言。

“那你刚才为什么说要从岛上逃出来呢？不是还有汽艇吗，应该可以在岛与岛之间横渡吧。”

“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实行起来不是很困难吗？”

槌転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劝解。

“多少是有点勉强，但鉴于这样的状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权衡一下留在岛上的风险，这种程度的冒险也是没有办法的吧。”

立直似乎决心已定。

“说到留守在这里的风险——”

不知几杯威士忌落肚的洪太郎如此说道：

“那还是在这样的暴风雨里，三更半夜乘汽艇出海更加危险吧。”

“并不是非得现在，我是说等明天放晴了以后，再进行这样的讨论。”

“汽艇坐得下那么多人吗？”

满心不安地听着大家对话的舞舞，情不自禁地问道。

“反正我是要先走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π嗤笑似地嚷嚷着，紧接着洪太郎说：

“外行乘坐汽艇出海，我是觉得相当危险……如果有人把这差使揽下来，尽最大的努力为我们喊来救援，岂不更好吗？”

洪太郎说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也不知他是为了劝解π还是在为了煽动立直。

“不管怎么说，暂且到此为止吧。”

槌転一面收集着全员的咖啡杯，一面敦促大家散会。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然过了十一点了。

“是啊。不管怎样也放到明天再说了，今天大家都累坏了。”

洪太郎也赶忙表示同意，联谊会就这样结束了。

*

“杯子我洗吧。”

“不用，放着我来。”

“我来帮你一把吧。”

“嗯……洗个澡先。”

“晚饭真美味呢。”

“风好大呀。”

“睡前要在图书室找本书看看吗？”

“那就……”

“天气还是一如既往地糟啊。”

“那么，晚安啰。”

“晚安。”

当所有人几乎同时离席，七嘴八舌的话语交织成一片混沌的时候——

“做个好梦哦……”

——“我”说道。

*

翌日清晨，虽说风雨有所收敛，但海上依旧波涛汹涌，乃是完全无法开动汽艇的状况，这下立直还会坚持己见吗？

虽然已经睡醒，但我并未起床，脑子里正回想着昨天发生的事。

昨天全员在吃完晚饭收拾完毕之后，即刻就去睡了。有几个人还去洗了澡，但在轮到自己之前，每个人应该都待在自己房间里吧。

洪太郎貌似喝得还不够尽兴，邀我和槌転再去喝一杯。被我俩回绝

之后他也就干脆地放弃了，说是要一个人喝。不过看起来他除了嗜酒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恐怕他是深感不安吧……这么说来，我也是一样。不对，不仅仅是洪太郎和我，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感觉吧。正因为如此，大家一结束联谊会，就想早早独自待着。

虽说若有不安，应该会想和其他人待在一起，不过这种情况下显然不大现实。虽说两人共处一室是不可能的，但若是三四个人呢？应该一样不行吧。若其中一人对我们不怀好意，若是某个不在场的成员，在这种状况下暗中捣鬼……心中疑神疑鬼的思绪便会在心里翻江倒海，让人身心俱疲吧。一人独处好歹精神上可以放松一点，要么干脆将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倒也还好……

但假如一直独来独往的话，不久就会被心怀恐惧。故而能喝酒的人都想借酒浇愁，对这样的心理我也深表理解，可是——

此时传来了扣门声。

我不由地在床上摆好架势，虽说那样的自己着实滑稽可笑，可我实在笑不出来。

“谁呀……”

可能是对方未能听见我的回应吧，那边还在敲着，于是我下床靠近了门。

“谁呀。”

这次门对面回应道：

“是我，槌転，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灌注在臂膀上的力量不知不觉间消失殆尽了。

“不好意思，我马上过去。”

看了眼放在床小桌上的手表，已经八点半了。于是我慌慌张张地换好衣服，在一楼洗完脸就一溜小跑进了餐厅。

正当我陶醉于此处的咖啡芬芳之时——

“早上好。”

“早呀。”

“睡得还好吗？”

很多声音同时问候着我。除π以外的全员似乎都在，槌転和立直等人差不多都吃完了。

早餐的菜色是吐司、火腿煎蛋和沙拉，据说是槌転和舞舞做的。

起床的时候没什么食欲，以为喝点咖啡就可以了。但既然食物摆在眼前，还是会感到饥饿，于是我便决定不客气了。鸡蛋和蔬菜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π先生有点慢啊。”

为了不让菜冷掉，舞舞将碗扣在了盛放早餐的盘子上。

“我敲门敲了好几遍，可都完全没有回应，我想他一定还没睡醒吧。”

“年轻人总是容易犯困啊。”

槌転和洪太郎一唱一和，可舞舞却面露不安。

“那我再去叫他一次把。”

槌転大概是注意到了她的表情，于是从椅子上立了起来。

“不，怎能麻烦槌転先生去两次……”

舞舞犹豫不决地制止到，洪太郎则边打哈欠边说：

“他总会起来的吧。”

这时槌転和立直已经吃完了早餐，最初是槌転把大家叫起来的，下次该轮到立直了吧。不过他本人自然是不会去的，也没人指望他去。

“料理会冷掉的，还是我去看看吧。”

刚开始用餐的舞舞蓦地站了起来。

“待会就回来的啦。”

“还是让我去吧。”

她并未回应洪太郎和槌転，就这么出了餐厅。

“舞舞小姐第一个起来，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早餐。”

槌転交替看着我和洪太郎。

“你也不是帮大家冲了咖啡吗？”

我听了洪太郎的话，对方才腹诽立直的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也一样什么都没做。

“我来收拾吧。”

我小声说。

“我也来吧。”

洪太郎也笑着说道。就在这个时候——

“哇啊啊啊！”

屋里回荡着哀嚎声。

“…………”

“舞舞小姐？”

洪太郎、槌転、立直、我四个人面面相觑，下个瞬间，我们四个就如脱兔一般从食堂里冲了出来。

他们三个往东面的楼梯跑了过去，我却跑去了西面的楼梯。之后想想，三个人的房间在东侧楼梯附近，而我的房间在西侧楼梯跟前，所以就自如而然地分头行动了。

由于餐厅的门偏向东侧，所以等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槌転已经到了二楼。不过π的房间就在我旁边，所以我俩几乎同时冲进房间。

舞舞就坐在门口的位置，槌転和我差点撞了个满怀，抬头的瞬间，映入眼帘的某物，令我俩登时瞠目结舌。

π自缢了……

π半睁着眼睛，将脖子伸进从横贯房间中央的梁上垂下的绳子里，就这么挂在那儿。

“怎，这么回事？”

洪太郎的声音自身后传来，然而并没有人回应。

“自杀……是吧？”

片刻之后，立直出声问道。

“不可能吧……”

槌転喃喃自语道。

“那就是他杀了？”

立直的话立即让所有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你在胡说些什么！”

洪太郎赶忙劝解大喊大叫的槌転：

“总之也不能放着不管吧，舞舞小姐先去走廊上，我们再去把π君放下来吧。”

但舞舞似乎真的是腰腿瘫软，面对洪太郎催促依旧动弹不得。我和槌転一起架着她的胳膊，先把她带去了走廊。

一进到房间，槌転首先将翻倒的椅子扶了起来，然后爬到上面解开

了系在房梁上的绳子。在此期间，我和洪太郎一直在下方撑着π的遗体不让他掉下来。一股氨水的臭味传入鼻腔，大概是因为π失禁了吧。这么一想，这才发觉他的裤子前面也有点变色了。遗体似乎有些死后僵直，如此不惯的感觉实在让人深感恶心。支撑遗体的手臂上亦爬满了鸡皮疙瘩。

绳子怎么都解不开，过了一会槌転也没了耐心，便从自己的房内拿来了登山刀，将悬在π头顶上的绳子割断了。

就在此刻，我切身感受到了π遗体沉甸甸的重量。他块头虽说不大，却要三人合力才能平房到床上。我记得我在哪本书上读过尸体很重，看来所言不虚。这究竟是物理上的沉重，还是心理上的沉重，尤是个未解之谜……

话虽如此，实际上都是槌転一人出的力。我出于生理上的嫌恶感只使了一半的劲，洪太郎也以极其别扭的姿势抱着。

“接下去该怎么办？”

槌転将视线从床上移开，转向我和洪太郎，要我们做出判断。

“赶紧联系港口，叫他们无论如何都派人来接吧。”

也许是双手终于离开了遗体，洪太郎松了口气，给π盖上了毛毯。

一出走廊，就看见立直热心地跟舞舞搭话，但要命的是她看起来完全没有反应。

“我们三个现在马上去这间房子里找找有没有办法跟港口取得联系，请你和舞舞小姐一起待在客厅里。

洪太郎前半句话看着我和槌転，后半句话看着立直，这般说道。

“我明白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立直顺从地点了点头，一把抱起了舞舞，健步如飞地下了一楼。

“把舞舞交给他真的不要紧吧？”

槌転一脸担心地目送着两人的背影。

“一旦舞舞有事，那就摆明是立直干的了，没关系的。”

“如果真发生什么三长两短可就晚了……”

槌転少见地埋怨了起来。

“我们分头行动吧。”

洪太郎不顾槌転的担心。利落地继续说道：

“槌鞨先生，你就这样在二楼调查吧。虽说这都是我们的私人房间，但不清楚大家都带了什么东西，请务必抛开顾虑仔细寻找。然后蓝包先生你去一楼，要是这里真有什么那就在一楼了，请千万不要遗漏。我就去码头了，即使那里没有无线电，或许也会有信号弹吧。”

约好了结束后在起居室集合后，我便跟他俩分开了。之前我一直觉得槌鞨是个行动派，但到了紧急关头，似乎还是洪太郎更靠得住。

正如洪太郎所言，这里若有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设备的话，应该就在一楼了。而且不在图书室就在客厅吧。想到这里，我首先去了图书室。不过那里就只有一开始就看到的电脑而已，但只要能进行通讯就没问题了吧。

坐在电脑前开机，不久显示器就出现了画面，然后就跳出了联网的图标。好，干得不错，我在内心默默叫好，接着连接了网络。

“呃……”

我不由地叫了出来。屏幕上弹出了密码框，只要不知道密码，就无法启用电脑网络。

“这么会……”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我还是从头考虑了一下。既然电脑能联网，就意味着接通了电话线路。

“电话！”

我大喊一声，赶忙跑向了客厅。

我气势汹汹地推门而入，把待在里面的立直和舞舞吓了一跳，总之先四下看看吧。接着我便在左手边的一隅，发现了似乎是用来放置电话的桌子，但最要紧的电话却不在上面。往桌面下看去，可以看到电话线的插口，但就是没有电话。

“似乎是被拿走了啊。”

耳畔传来了立直没有起伏的声音。

“我已经在这个房间找了一遍，可哪都没有电话。”

我转过了身子，打算继续穷追不舍：

“我在去别的地方看看。”

走出客厅返回图书室，那里果然就只有电脑和书，旁边的娱乐室则摆放着台球桌，麻将桌和乒乓球桌，外加除了扑克之类的各种游戏用具就别无他物的架子。之后我在食材兼备用品仓库、厨房、餐厅、化妆间，浴室、厕所都一一进行了确认，但并未找到通讯工具，也未发现电话。唯一的收获，就在备用品仓库里找到了跟π用来自缢的绳子一模一样的绳索。

考虑到槌転和洪太郎搜索的地点，肯定没法期待他们会有什么重大发现吧。那样的话，只要无法找到电话，那就只能依靠图书室里的电脑了。但要怎样才能知道密码呢……

在其余两人到齐之前，电脑的事还是暂时别说好了，我一边思索着，一边走进了起居室。

“这么样，有啥眉目吗？”

立直以轻蔑的口气向我询问，气不打一处来的我，立刻就把电脑联网的事告诉了他。

“我去看看。”

之前一直陪着舞舞的立直当场甩下了她，随即离开了客厅。

突然和舞舞两人共处一室的我，忽然间倍感尴尬。槌転自不必说，我甚至立直都抱有一丝嫉妒，本以为只要他不在，就能跟舞舞多有一些交流了吧。然而一旦机会真的来了，我却只能保持沉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在昨天……”

坐在沙发上垂头丧气的舞舞，冷不防出声说道。

“呃，嗯。”

我宛如上课时思绪正飞到九霄云外，忽然间被老师点到名的学生一般惊慌失措。

“……就寝之前π先生悄悄地告诉我说——”

“说了什么……？”

“他自己带来的保温箱里也少了两瓶饮料。”

“但如果说出来的话，又会引发骚动，所以他就缄口不言了……反正仓库里也有足够的饮水。”

也就是说，那个偷了食材的犯人，原本也打算偷走饮料。但也不知是被人撞见还是时间不够，总之出于某种理由放弃了。是这样么？

“π还和其他的人提起过这事吗？”

舞舞只是摇了摇头，并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片刻，槌転走进客厅，看表情就能知道他这边也是一无所获。于是我便将电脑的事情告诉了他。

“立直先生能不能解开密码呢……要是π君的话，说不准已经搞定了吧……”

他的后半句话令我不寒而栗。在我们之中，对电脑最熟悉的恐怕就是身为理科生的π了，可他却死了……如果死的是另一个人的话，说不准现在已经和本土取得联系了吧。而对于这样的想法，我又深感嫌恶。

“等洪太郎回来以后，我们去一趟图书室吗？”

然而洪太郎却迟迟未归。狗鼻馆建在狗鼻岛的南端，码头几乎在最北面。虽说是小岛，往返也要花不少时间。虽说现在风雨并不剧烈，但考虑到昨夜的雨量，地面此时定然泥泞难行。所以才会更花时间的吧。

槌転温柔地向舞舞搭话，但几乎没收到什么回应，渐渐他也就不怎么开口了。

“我去图书室再看看吧。”

又过了半晌，我为支配着客厅的气氛所迫，自座位上站了起来，向走廊走去。图书室说到底也只是个借口，我只是单纯地想逃离那个房间而已。不过要说在意也未尝不是事实，所以便去查看立直那边的情况。

“怎么样了？”

“不行啊。”

立直这样回答道，视线未曾离开屏幕半分。尽管如此，他的手指还是在键盘上纵横游走。

“你觉得π君能解开密码吗？”

站在立直邂逅方向的我无意间说了这样的话，然而句尾的音调却莫名地抬高，故而兴许就是故意的吧。

立直手上的动作戛然而止，一直回响在耳畔喀嚓喀嚓的键盘声也即刻消失了。

过了片刻——

“要能这么简单就被破解的话，设置密码不就没意义了么，所以我觉得应该很难……不过，那个学生应该能想出什么办法吧。”

之后立直就如什么都没发生一般，再度以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敲击起了键盘。

“我想洪太郎马上就要回来了，差不多就这样了，先回客厅一趟吧。”

立直轻轻地点了点头，我将他留在那里，正打算离开图书室时——

就在此刻，我瞥见了圆桌上晾着的浸湿的书，虽说一下没有看清，但还是立刻有了一种违和的感觉、定睛一看，不由地双目圆睁，倒吸了一口冷气。

《主教杀人事件》也被一撕两半了。

“怎么回事？”

我不由地自言自语，回头一看，立直并未注意到我，于是我便将书拿在手上。这本书跟《杀局》一样，都是从正中被撕开的。撕书究竟有何意义？又是哪个人再重复着这种行为呢？

看着被撕开的书，我愈加感到害怕。比起亲眼看见π的尸体，我竟更害怕一本被撕碎的书。

某个成员偷走了部分食材和饮水，然后又把书撕了，是在无法想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我还是感到了莫大的恶意，令人厌腻的情感四处洋溢。这时，门砰地一声打开，我不由得一声惊叫。

“不好意想，不好意思。”

定眼一看，是槌駈站在门口。貌似他也被我的叫声吓了一跳。

“发生什么事了？”

“没，是洪太郎回来了。”

于是便喊上立直，三人一道赶回了客厅。

也许是往返于码头太过劳累的缘故，洪太郎筋疲力尽地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只冒着热气的杯子，舞舞一定是替他准备了速溶饮料吧。

“真是辛苦你了，那么有什么发现吗？”

虽说感觉这般急不可耐实在有些不妥，但我还是立刻出声问道。

“岂止是无线电，那里没有任何能与港口取得联系的通讯设备。不过汽艇是在的。此时的状态虽没法说万无一失，但还是设法行动吧。只要海上风浪平静下来，说不定就能沿着所谓天狗飞地的群岛横渡出去了。”

“没法说万无一失是指什么？”

立直插了一句。

“引擎似乎运转不良。也就是说，在最坏的状况下，有可能抛锚在海里，然后再也无法启动。”

立直略微沉吟了一下，然后转向我说：

“若是那个叫π的学生，说不准还能把引擎修好，他不是说他喜欢摆弄机车么。”

立直的话令槌駈身躯一震。

“你是说图书室有电脑吗？”

洪太郎声音一振，或许对他来讲，相比不甚靠谱的汽艇，还是电脑更为可靠吧。

“但是联网需要密码，电话线是从那里接出来的——”

我指指客厅的一角。

“但最重要的电话却不在了。我四下找遍了，可就是哪都没有。立直先生正想破解电脑的密码——”

“试了很多次，果然还是不行啊。”

立直断然否定道。

“电脑没坏吧？”

“没，正常得很。”

“即使不知道密码也还有办法的吧。”

洪太郎说出了无理取闹的话。

“你明明会用电脑登录‘迷宫社’的网站，却连一点密码的常识都没有吗？”

在洪太郎对立直这般令人不爽的发言做出反应之前，槌転慌忙插了一句：

“电脑密码就跟保险箱的密码是一个道理。要是不知道的话，非常遗憾你是根本没法上网的。”

“怎么会……”

“这似乎有所暗示啊。”

我喃喃自语着，洪太郎脸上浮现出疑问的表情。

“每个人都会用的电话消失了，已知的电脑与汽艇这两种逃生手段，都需要借助π君的力量。若他还在或许就能使用，这么一想的话……”

“你在说啥？”

洪太郎一脸愕然，但似乎即刻理解了，他以令人畏怖的表情环顾着全体人员的面容。

心领神会的槌転与我一道重重地点了点头。恐怕也已查知意思的立直抱着胳膊凝视着前方。舞舞则在沙发上宛如蜗牛一般蜷着身子睡了过去，万幸没让她看到在场男人们的反应。

“不会吧……”

以洪太郎的话为句点，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虽然还是白昼，窗外却如傍晚一般昏晦。雨虽不大，风势却愈加强劲，卷起的波涛就如H·P·洛夫克拉夫笔下的克鲁苏神话[注13]中的怪物一般，发出令人胆寒的轰鸣声。

不知道是否是因为早饭没吃饱的缘故，肚子咕咕作响。但在这种气氛下，吃饭的事实在很难开口。话虽如此，倘若不吃身体恐怕又遭不住。毕竟根本不清楚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干事长不该站出来自报家门吗？”

就在大家缄口不言差不多十几分钟后，立直总算出了声。

“话是这么说——”

面对语调慷慨的立直，槌転冷漠地回应道——

“但现在就算自报家门，怕是也无济于事了吧。”

是啊……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了某个事实——

“如果是干事长的话，不是应该会知道密码吗？”

听到我的发言，槌転跟洪太郎蓦地抬起头。

“这间狗鼻馆隶属于干事长家经营的印刷公司，所以他知道电脑的密码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没错啊。”

我颇感兴奋，这样就或许有希望和港口取得联络了。

“当然也有这点。”

立直失踪以冷静的语气说道。

“本次《迷宫草子》相关集会的主要责任人是干事长，发生了这种事件后，就该亲自站出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吧。”

“…………”

然而无论过了多久，大家都一言不发，总感觉又回到了方才沉默无声的世界。

“请把舞舞小姐叫起来吧。因为这是需要全员一起讨论的重大问题。”

言毕立直便催促起槌転，因为他坐在离舞舞最近的位置。π若在场的话，肯定又要抗议了吧。然而槌転却如征求同意一般，交替看着洪太郎和我，看到我俩几乎同时点头，这才过去把她叫醒了。

槌転将方才立直的发言传达给满面苍白的舞舞。也不知道她是否理解了谈话的内容，依旧毫无反应。

感觉这是个好机会，我便向大家说了保温箱里的饮用水失窃的事，但关于被一撕两半的《主教杀人事件》却缄口不言。这事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什么疙瘩，可这究竟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甚了了，于是便打算在判明之前一字不提。

得知饮用水失窃的立直愈加主张干事长应该挺身而出，对此全员都表示了赞同。舞舞也在槌転的耐心说明下也明白了事态。然而却依然没人站出来自报身份。

客厅再度回归了寂静。

“话说，你们认为π君的死因是什么？”

洪太郎忽然抛出了疑问。

“死因……不就是自缢吗？”

槌転回应道。

“若是自缢的话，动机又是什么？”

“自杀的动机……吗？”

我嘟囔道，洪太郎也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就算有我们不曾知晓的动机，他也没必要故意死在初次见面的人的眼前啊。”

“说不定来到这个岛之后，才有了动机呢。”

立直说道。

“什么蠢话！

对于立直的话，槌転难以置信地大声喊着，而洪太郎则以冷静的口吻说：

“尽管如此，但不这么想也就没法解释了吧。从抵达这座岛开始直到今天早上，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由，才会迫使他自杀了吧。”

“什么事由是指？”

我接着提问，洪太郎则继续往下说：

“昨天发生的事真的只是食材失窃吗，而且π自己的保温箱里的饮用水也被偷了，他似乎只告诉了舞舞小姐。不过，在此之前只有他本人知道这事吧。”

“这和他自杀有什么关系吗？”

“不清楚呢。

对于忐忑不安的槌転，洪太郎只能这样说了。

“其实什么都没有吧。发生足以让π君自杀的事，我们却谁都没注意到，这简直无法想象。”

槌転指出的问题并没有错，但如此一来便会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对此，立直言简意赅地总结说：

“如果他本就有什么自杀的理由的话，那又何必要特地参加《迷宫草子》的聚会，又在中途自杀了呢？若是来到这个岛上才有的动机，那为什么我们没人知道呢？此外，那个动机又是什么？”

“我们应该去调查遗体吗？”

洪太郎提议道。

“我才不去！”

相比槌転激烈的反应，立直则平静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就算让并非专家的我们去调查，怕也看不出什么吧。”

“虽然这么说——”

这半句话刚刚说完，我就闭口不言了。

我想若能证明π的死因就是自杀，萦绕在我们身上的不安也会有所缓解吧……只要一想到结果可能事与愿违，便立刻害怕到说不出话了。

总而言之，在所有人初次见面的聚会中，有人在馆内做出了可以的举动，其中一个成员神秘自缢而亡，虽有可以与外部取得联系的电话线，然而却没有电话可用，虽说电脑是可以使用，但却不知道上网密码，汽艇的引擎状态也不大好且海上风浪很大，而且不知为了什么，《迷宫草子》的干事长并未站出来……大家都被置于这般境地，且选择都出奇的一致。

客厅内的商谈就这样含混不清地不了了之了。我们各自吃了午饭，直至傍晚大家都是独自一人各做各的。只有到了晚饭的时候，所有人这才聚到了餐厅，除了立直之外，大家分担准备着饭菜，不过此时的气氛与昨晚相距甚远，聊天也无以为继。吃完饭收拾完毕之后，大家也早早返回了各自的房间。

我也整日在馆内徘徊，借以打发时间。我在自己房间，客厅、图书室、娱乐室、厨房等地轮番走动。倘若有人进来，就在适当的时间离去，如此循环往复。

本想待在自己的房间，但隔壁屋就有π的遗体，这么想来果真如坐针毡。作为π东邻的槌転，估计也是同感，所以他也有频繁出入的迹象。

顺带一提，洪太郎就住在槌転的东邻，也就是面向左边楼梯的房

间。从最西边我的房间向东数去，一次是π、槌転、洪太郎。就在洪太郎的对面，也就是北侧房间的东头乃是立直，立直的西邻的两间房间为空屋，我房间的对面，也就是北偏西则是舞舞。

这么一想，由于此馆的结构是南北方向各有四个房间，所以无论从哪个方向去往π的房间应当都无太大问题。诚然我跟槌転离得比较近，但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尸体就在身边，从而蒙受着精神上的伤害。

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且并未思考，就这般空睁着眼。虽说并未有人刻意去提，但恐怕全员的想法都如出一辙——就这样无所事事地熬过这三天吧，我觉得所有人应该都是如此期望的。这已经不是探讨《迷宫草子》的时候了。

我会不会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无法成眠，双目圆睁地迎来了黎明时分呢……此时我依稀地听到了些许细微的声音，猝然睁开了眼睛。也就是说我只稍稍眯了一会。

等到我竖起耳朵去听那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却一无所获。屋内一片沉寂，只能听到外面的风雨之声。

一看表已是四点四十七分了，究竟是所有人都在酣睡呢，还是一样无法入睡在房间里进进出出的人呢？这样一想，我就完全醒了过来。

我起床换好衣服，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房间。

来到走廊上的我先暂且停住了脚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所有房间皆毫无声息。明明不想再看，回过神来却发觉自己正盯着π的房间，一股恶寒顿时游走全身。我勉强转过眼睛，走下了浮现在昏惑的应急灯光中的楼梯。

下意识地走进图书室，此时双眼已然差不多习惯黑暗了，于是就没开灯直接走到电脑边上，摁下启动键键。“噗”的一声独特的音色后紧接着滋滋的轻鸣，化作逐渐增大的响声回荡在耳边，令人心跳加速。当显示器显示桌面时，双击电脑联网的图标，就弹出了“请输入密码”的提示框。

果然不行啊……

明明原本就没有一丝希望和期待，此时却倍感沮丧。关掉电脑正要从图书室里出来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书。

因为刚看过明亮的电脑显示器，故而顿感房间内一片漆黑。摸索着靠近圆桌，在看到上面摆着的书模糊不清的轮廓之时——

我一把推开门跑到走廊里，一面发出无法言喻的呼喊一面跑上二楼，依次拍打着单间的门。

“舞舞小姐！槌転先生！洪太郎先生！立直先生！”

我在走廊里来回跑了好几趟，不停地敲打着大家的房门。

“怎么了！”

洪太郎第一个跑了出来。

“什么事？”

接着立直半开着门，只将半个身子探出走廊现了身，好似在窥探着这边的情形。

身后忽然感受到了某种气息，回头一看，只见舞舞也探出了头。

三人各自以无法形容的表情看着我，但无论时间怎样流逝，就是不见槌転从房间里出来。

“发生什么了？”

洪太郎走了过来，我便站在槌転的房门前指了指他的房间。立直和舞舞也站到了我跟洪太郎的身后。

四人保持着沉默，谁都没有开口。但有种接下去会看到某种东西的预感。

我将手搭在门把上打开门，点亮的房间的灯。

槌転瘫在床上，脖子上绞着一根绳子，舌头微微伸出，双眼睁得滚圆……

从客厅往外看到的海与天，实可谓一片黑暗。本该是天与地这一对相反的空间，却因为界限的消失而融为一体，好似将整个世界都覆于漆黑的色彩之下。如此不祥而壮阔的景象，正在此处徐徐展开——

看到槌転的模样，即使是外行，也一眼就能看出是被人勒杀的吧。绳索深深嵌入脖颈，上面可见因摩擦与擦伤而形成的，混合着血迹的结痂。从他的表情也能充分看出，他曾苦苦抵抗挣扎这一事实。

尸体就这样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洪太郎将被子拉起来盖住了槌転的脸，就好似将他埋葬了一般。

于是大家便一言不发，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起居室。洪太郎当即出去了，片晌之后，他端着咖啡回来了。如今这真是比什么都要珍贵，于是我便喝了一杯，入口才发现是速溶的。

“因为他不在了呢。”

兴许是瞥见我喝咖啡的表情，洪太郎露出了自嘲的笑容。

舞舞手上被强塞了一杯咖啡，原本一直在发懵的她忽然以毛骨悚然的声音说：

“槌転先生，被杀害了……”

洪太郎以哄孩子的语气回应道：

“嗯嗯，是呀。”

“话说回来，你是怎么知道他被人杀了的？”

进入起居室就一直盯着我看的立直终于开口说道。

“是啊，为什么呢？”

洪太郎和舞舞也以可怕的眼神看向我这边，严肃地问道。

客厅里一片死寂。呼啸的风声和哗哗的雨声敲打在窗户上，进一步助长看沉默的气氛。

“是书。”

我依旧未能从自己所想竟成现实的打击中缓过劲来。相比槌転被杀的冲击，我更害怕书本的巧合化为现实中的客观事实。

“书？”

洪太郎惊讶地皱起了眉。

“什么书？”

立直直截了当地刨根问底。

“舞舞小姐的保温箱里是放着书吧？”

“是……”

舞舞反射性地回答道。

“看到那些书之后，我为了确认出处，便去了图书室。槌転先生把书搬了过来，我为了把书晾干，便将它们摊在了圆桌上面。”

“去查看电脑的时候，我也看到了——”

立直的语气像是在问“这又如何”。

“那时只有尼斯·菲林的《杀局》被撕成两半，洪太郎觉得是为了调整重量。但要真是那样，比起把一本新书撕成两半，我觉得用两三本文库本代替套盒书和精装书岂不更简单吗？”

“也是啊。”

洪太郎插了一句。

“看到图书事的书以后，我确信了这一想法。那边的书架虽已将书按体裁不同分门别类，但同时也有按书的尺寸排列，依据文库本、普通书、单行本的开本大小进行归集。若将书装进保温箱的理由是掩盖食物被盗而暂时拖延时间的话，全部用文库本不就可以了么。”

“那样的确较易调整重量。犯人本就没有时间，又未采取最为合理的

方法，怎么看都是不自然的。”

立直点点头表示赞同。

“是啊，集中使用聚在一处的文库本会比较轻松，没必要劳神费力地从书架上到处挑选开本不同的书。”

“也是。”

“而且让我们误以为保温箱里还有冷冻食品，于凶手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想到这里，着实令人纳闷。”

“直到舞舞小姐准备晚饭的时候才被注意到……”

“要是里面没有书，当舞舞小姐整理完自己的行李，将暂存在大厅里的保温箱搬到厨房的时候，就会发现食材失窃。”

“差了三四个小时吗？”

立直一边思考一边回应着。

“在此期间，我们在客厅一面放松一面读着干事长的信，然后你们就决定了厨房的轮班时间。那时候若知道了食物失窃的事……要说会有什么变化的话，果然还是现场的气氛吧。”

“会变得更糟糕么？”

“但这也没什么本质的不同吧？”

面对我的提问，立直首先点了点头。

“舞舞小姐告诉我们食材消失的事后，大家表面上还是风平浪静的。直到发现那个学生自缢之后，才变得很奇怪。”

“等下！”

洪太郎紧盯着我说道。

“那你是说在保温箱内装书和食材被盗并无关系吗？也就是说书的重量对凶手而言无关紧要？那为什么要特地往里放书呢？”

“说到底只是我个人的推理，这里每一部作品本身，都有它的寓意。”

“作品本身？”

“我是在π君的遗体被发现后看到图书室圆桌上的书时，才有了这种想法。范·达因的《主教杀人事件》继《杀局》之后也被撕成了两半。”

“…………”

“然后是昨晚，应该是是今天凌晨吧，我忽然感到某种奇怪的气息，

于是便穿过走廊进了图书室，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这次我看到了新田次郎的《山之所见》被一撕为二。”

“呃，难不成……”

“那里的每一本书，都指代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发现被撕成两半的《山之所见》时，赶忙跑上二楼把大家叫醒了。然而却只有槌転先生没从房间里出来。于是我才终于得以确信，为何装在保温箱里的书是《主教杀人事件》、《山之所见》、《孤岛之鬼》之类的了。”

“书名本身就有意义么……”

洪太郎一副难以置信的语气。

“《山之所见》是以山岳为背景的推理，槌転先生是专职登山的撰稿人。”

“是不是有些牵强附会？”

“π君的π乃是圆周率，数学乃是《主教杀人事件》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我的网名‘蓝包’取自江户川乱步也是不言自明的事，乱步能排得上号的代表作就有《孤岛之鬼》，而且这个狗鼻岛也确实是个孤岛。”

“那我们几个的情况呢？”

“洪太郎先生是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应当对应藤本泉的乱步奖获奖作品《岁月之潮》、舞舞小姐喜欢暹罗猫还养了三只，所以便是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立直先生是专攻建筑史，因而我觉得是与小栗虫太郎的《黑死馆杀人事件》相应。”

“那么从一开始就被撕作两半的《杀局》就是……”

听了立直的话，舞舞说出了那个名字——

“神童末寺先生。”

“是啊。”

“是这么回事呢。”

“那个人为什么会对应《杀局》呢？”

“我们完全没又神童末寺的信息，《杀局》只在很久以前读过，所以也不能完全确定——那部作品叙述的是大出版社内的杀人事件，或许神童末寺跟我一样是出版业相关的从业者吧。”

对于我的推测，立直再度点了点头。

“考虑到你是编辑，槌転先生又是撰稿人这一事实，推断‘迷宫社’的成员多从事出版业，这也是妥帖的。”

“喂喂，比起这些——”

洪太郎突然开始慌乱起来。

“缺席这次聚会的神童末寺先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遇害了——是这样吗？”

“那么……π先生也是……”

“是的，他并非自杀而是被害的可能性很高。”

面对舞舞畏畏缩缩的提问，立直这样回答。

“嗯？这好像在哪听说过……”

本以为没人知道，不过洪太郎似乎终于注意到了。

“是啊，这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啊。”

看到舞舞和立直貌似对此抱有疑问，所以他就继续往下说道：

“克里斯蒂主要是活跃在一九二零年至五零年代的英国作家。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多少有听过名字吧？”

“啊，是的。”

“嗯，我只知道名字。”

“她的代表作《无人生还》是设定在极富独创性的状况下的推理小说。十名素昧平生的男女，接受了某个神秘人的邀请来到了孤岛上。十个人在过去都以某种形式与某人的死亡相关，但都算不上犯罪。但在孤岛之上被一一宣告罪行，然后依次受戮了。孤岛上的屋子里放有世人份的木雕印第安人偶，每当有人被杀，就会有一只人偶失踪。不久九人死亡，九个人偶也消失了，直至最后一人与最后一只人偶……”

“不要啊！”

突然间，舞舞的嚎叫响彻客厅。

“我跟什么人的死亡没任何关系！以前也没做什么坏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这样杀掉！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过！我……我……”

“好啦好啦。”

为了安抚歇斯底里大叫着的舞舞，洪太郎来到了她的身边，温柔地将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然后转向我说：

“对，就是那个故事，确实挺像的，但那只是小说。”

“嗯。”

“但是，若是和那部小说相似的情节在现实中发生呢？”

立直慢慢地直起身子，一边踱步，一边这样说着。

“眼前已经有两人死了，若如蓝包先生所想，被撕破的书真有什么含义，我们的性命也会受到威胁吧。”

“那怎么办？”

“逃出去吧。”

立直一心一意地望向窗外。

“太扯了，你没看到这篇海域的风浪吗？”

“再在这里住一晚，你能确保我们的生命安全吗？”

“那要是开着汽艇逃离这片海域，你又能确保我们的性命吗？”

边说边站起来的洪太郎根在客厅来回踱步的立直面对面互相瞪着。

“再忍耐一晚，明天就有船来接我们了。”

“再待一晚实在太危险了。”

“大家一起聚在这个房间就没问题了吧。”

“听好了，犯人就在我们几个里面，那家伙一定是在模仿那本小说，即便所有人都聚在一起，也不见得就安全了。”

“照你这么说，和那个犯人一道坐汽艇也说不上有多安全。倒不如说到了海上反而更危险了。”

不知不觉间两人已经摆出一副吵架的气势。

“等等。”

我也站了起来，与其说是劝解他俩，倒不如说是为了陈述自己的想法吧。

“冷静下来再从头想想吧。先不论π君，杀害槌転先生的犯人确实是存在的。接下来从被撕的书的巧合来考虑，可知π君也有他杀的可能。这样的话从剩下的书里面，也能看出有人在伺机谋害所有人的性命。”

两人都安安分分地听着我的发言。

“但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凶手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

“那你说还有谁呢？”

立直一副“这不明摆着吗”的表情。

“如果这里还有人在呢？”

“除了我们之外……？”

“没错，倘若有第七个人来到狗鼻岛的话，又会如何呢？”

“没有证据表明有这样的人。”

“也没有证据说他不在啊。”

眼看两人又要吵了起来。

“丢失的食材和饮水就是证据之一。”

“哪会有偷冷冻食品当食物的人？”

立直坐回沙发上看向我这边，脸上写满了不屑。

“但我们在进入食材仓库之前，也不知道这里存有食物啊。如果犯人也是如此呢？虽说是冷冻食品，但只要等到半夜全员都入睡了之后，就可以在厨房烹饪吧。只要事后收拾干净，就不用担心暴露了。”

立直抱着胳膊把头扭向一侧，他或许也有自己的想法吧。

“那么，假使真有这样的家伙，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栋屋内和岛上好好找找吧。”

“这个岛看似很狭小，走走还是挺宽广的。”

“只能划清范围，分头去找了。”

“凶手到底是如何躲避风雨的呢？”

“我不清楚，有可能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小屋，也有可能是用单人帐篷吧。”

“唔——”

我感觉只有洪太郎会助我一臂之力了。于是我便一直盯着他的眼睛，像是要把他说服一般。

“那么搜索是单人进行，还是结成一个小组？”

实在没想到立直竟向我搭话了。

“那个……”

我不由地闭口不言，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个人进行搜索的话，如果遇到你口中的第七个犯人，那可就相当危险了。如果结成一个小组进行搜索，如果搭档就是犯人，可以说也没什么区别。”

“还是根据各自的愿望来决定把。”

“什么意思？”

“想单干的就单干，若想组队的人超过两个，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就编组，不行的话还是单干。”

“原来如此，那就这么办吧。不过，如果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第七个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那之后就认真考虑一下逃脱的计划。这样没问题么？”

立直依次转向了洪太郎、我和舞舞，像是在征求我们的同意，三人都无言地点了点头。

“那么，有谁是想组队的？”

面对洪太郎的提问，大家都沉默不语。只有立直谄媚似地说道：

“舞舞小姐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

“因为大家都不发表意见，所以就当所有人都想要单独行动了。”

洪太郎毫不犹豫地无视了他。

“接下来就是划分负责搜索的范围，这次就用抽签来决定岛的东南西北各由谁担当，这样没问题吧？”

这次大家都表示赞成，洪太郎便撕下笔记本的一页做成抽签。最终的结果，是立直抽到了东，舞舞抽到了西，我抽到了南、洪太郎抽到了北。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大家先一起吃完早饭，大概九点钟左右开始搜索，然后十二点回到这边好了。接着一边吃午饭一边报告各自的发现，一旦没什么进展，就变更计划为逃脱吧。”

看到没有人提出异议，洪太郎继续往下说道：

“至于搜索范围，由于狗鼻岛南北向较长，而且南面的区域较大，所以各自分担的搜索范围大致就是这样——”

他在笔记本上用线条勾出了与岛的轮廓大致相等的地图。

蓝包先生负责的南部包括狗鼻馆，所以外部的区域就稍微少了一些，那部分就由舞舞小姐和立直先生补完。于此相对我所负责的北面宽幅很窄，所以就沿南北向扩展到相当于岛的总长不到一半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了吧。

然后就已肉眼估计的大小在地图上画上了大致的分界线。当然这在外面是无法辨认的，所以仅是一个标准而已。

早饭大家都是在餐厅吃的。但每个人都是自己准备自己的份，连立直也自己做饭了。看他这幅样子似乎今后都不会接受任何别人用手碰过的东西。这么说来，方才洪太郎端来的速溶咖啡就只有他没喝。

吃完饭后，三人再次确认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和集合时间，然后就离

开了狗鼻馆。风势雨量虽已趋平稳，但洪太郎还是穿上了雨衣，舞舞用披肩盖住双肩再撑起了伞，立直就只用伞，之后就分头去往各自的搜索范围。

目送着三人离开的我被独自留在了大厅，忽然感到一阵寒意，浑身颤抖不已。仿佛这间狗鼻馆正等待着某人的到来一样。当然这只是我的妄想而已。

然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适的气息，却是不争的事实。

仅凭想象自己把自己吓得够呛，又该如何是好呢……

即使脑子里再怎么明白，身体还会诚实地作出反应。就在我转身正要开始搜查一楼的时候，身体再度颤抖起来。

要是这间建筑的某处潜伏着第七个人的话……

这时我忽然害怕起来，最可能遇到犯人的地方，难不成正是自己分担的区域吗？

然而不能一直像这样呆立在大厅里，于是我下定决心先去一楼的化妆间。

之所以会从这种几乎不可能有什么发现的地方开始搜索，大抵是出于“正因为找不到所以就不会害怕”的判断么？不对，正因为是这种情况，犯人反倒容易容易疏忽大意，从而遗留下意想不到的东西吧。

只是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多确信存在第七个人。如果不是内鬼，而是外部的犯人的话，的确会好应付一些吧。全体成员不至于陷入疑神疑鬼的状态，同时也能团结起来。只要能齐心合力抗击犯人，还是很有希望冲破这般异常的状况的。

考虑到这一层，我再次觉得还是这样做比较好。要是照刚才那样继续下去，余下的成员之间一定会爆发意想不到的分裂和争执。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是谁，思考也好感情也好统统都是朝内拐的，所谓的“内”即是屋中、成员中乃至自己的心中。如此一来，他们就会自己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完全孤立起来。如果各自随心所欲地展开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甚至有自灭的风险。

所以才必须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外部。

认识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无错误，于是我便走出了化妆间，去往浴室和所，接着又去了客厅，餐厅，厨房，食品兼备用品仓库。

在备用品仓库检查完绳子后，感觉似乎比昨天少了。勒死槌転的绳索，看来和π用来自缢的是同样的东西。也就是说，犯人是在从π自缢至槌転被勒死的这段时间，去备用品仓库取走绳索的。

不过绳索的情况也说明不了问题。毕竟每个成员都可以设法入手，而且玄关并未上锁，就连外面的人也可以自由进入。

搜索完娱乐室后，最后去了图书室。明知就是徒劳无益，我还是开了电脑。点击联网的图标，屏幕上弹出了已然见惯的“请输入密码”的提示框。

等下，密码……

在发现π的遗体以后，我感觉干事长应当知道密码，立直也说他必须承担起主事者的职责。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干事长。然后槌転遇害，这次很明显是谋杀，尽管如此，干事长还是没有站出来。如果真有什么不得已的状况，把写上密码的便条留在客厅的桌上也可以啊。连这种事都不愿意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能想到的理由有两条：

干事长自己也不知道密码——

或者，干事长就是犯人——

π和槌転都是初次见面，恐怕两人　共同点就只有“迷宫社”和《迷宫草子》。那个“迷宫社”的代表，《迷宫草子》的主办者，就是正体不明的干事长。这里又有什么内情？是否存在什么动机……

我在图书室里来回踱步，就在脑海的深处，深之又深的旋涡中心，即将浮现出某件物事的时候，忽然间——

被撕成两半的复刻版《黑死馆杀人事件》跃入眼帘……

“啊！”

我不由地喊了一声，同时冲出了图书室，接着跑到屋外，一路狂奔去往立直负责的范围——也就是岛的东侧。

虽然只有小雨，我还是眼看着身体被淋得湿漉漉的。东部有着横贯南北的多岩石地形，跑着跑着就会滑倒，所以步伐自然会放慢。尽管如此，我脚下还是加快了速度，一面关注着周围的状况，一面往前疾驱。

“立……”

直字还没出口，我就立刻打住了。要是被犯人听到可就大事不妙了。兴许是出于自保吧，连我自己都无法分辨。岩石滩能落脚的地方有限，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走到一条路线上。立直一定也是走相同的路吧。若是如此，说不定出乎意料地很快就能赶上。

我一面留神脚下，一面开始沿着呈斜坡的岩石堆向下攀爬的时候——

“嗷嗷嗷嗷嗷嗷！”

野兽般的嚎叫在周边一带轰鸣着。

什、什么啊！现在的是……？

我不认为这是由人类发出，人类的声带应该发不出这样的声音吧。一想到这里，我的双脚就不住地哆嗦。我拼命忍耐着想要这样顺坡滑下去的冲动，总算是平安地从坡上下来了。

声音听起来似乎是从眼前的岩壁背面传来的。我一边确认着能够攀爬的落脚点，一面缓缓地爬上岩壁，轻轻地探出头来。

从上往下俯瞰，那里是如同斗牛场一般宽广的平坦岩石滩，地形类似于盆地。其中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在发出轰鸣。那一瞬间，我甚至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景象——

“呜呜呜呜噢噢噢噢！”

那个疯狂舞动的物事，从着装上看毫无疑问就是立直。但我却无法确证是否是他本人，因为那个东西的头部正熊熊燃烧着。

“噫噫噫噫噫噫噫噫！”

以被雨水浸湿的黑色岩壁为背景，立直的头部宛如一个小小的太阳。然而，这是一个在黑暗的宇宙中来回穿梭的太阳，我仿佛在看着一场梦幻般的电影，除了那刺耳到想让人捂住耳朵的尖叫声……

他正发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哀嚎，两手胡乱挥舞着，迈着僵尸一般快走的步伐，立直正如无头苍蝇一般四下乱撞。身为舞者的他正身披烈火，跳着奇妙的火之舞蹈。

待回过神来，我深深沉溺于这首级上的火舞，这拥有身躯的小小太阳之舞……

片晌之后，太阳坠落地面，尖锐的喊叫也戛然而止。之前未曾察觉到的，身体发肤烧焦的气味，猝然间直扑口鼻，我不禁把肚子里的早饭都呕在了岩石滩上。

我全身咯吱咯吱地颤抖着，一不留神腿脚发软，从岩壁上滑了下来。本想沿着来路往回走，可我却站在那里犹豫不决。

回到狗鼻馆又该怎么办呢？回到房间里笼城吗？一天左右心绪没问题，但毕竟是釜底游鱼，倘若犯人采取强硬手段，那就真的无处可逃了。

我认为事到如今只有选择逃离了，于是就立刻动身前往洪太郎所在的北部区域，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那里有汽艇。

就算见到了洪太郎，也没有时间再去找舞舞了吧，如果他要抛下舞舞跟我一起逃走，又该如何是好呢？不对，倒不如说他提议要去找舞舞时，我果真会同意吗？

途中摔了好几个跟头，下半身和双手都沾满了泥浆，终于抵达了北端的码头，准确地将，大概是北偏东吧。

虽说并没有见到洪太郎，我还是先去了泊船小屋。小屋建在码头的栈桥下方，位于朝向海湾的狭窄沙滩与大海的分界线上。虽说只是一个木制的旧房子，但也许是出屋以后头一次看到人造建筑的缘故，我稍稍松了口气。

“洪太郎先生。”

慎重起见我先打了招呼，但里面并没有回音。

打开泊船小屋的门，我瞬间僵在了当场。只见一个人倒在地板上，因为是脚冲着我外加俯卧的姿势，所以看不到脸，但从身着的雨衣上看，应该就是洪太郎吧。

“洪太郎先生.....”

我再次打了招呼，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战战兢兢地靠了过去，刚想探头，却瞥见了脖颈周围鲜红的血迹，不由地转过了身子。过了一会，我强忍着回头看去，只见他的脖颈上面有着无数的伤口，像是被人拿着刀朝脖子一阵乱捅。

洪太郎睁眼双目，嘴巴张开，生命体征已然消失了。弯曲的手脚向四周摊开，就像是被压扁的青蛙一样，只有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成钩子的形状向前伸出，手指的前方掉落了一把沾满鲜血的菜刀。

“这就是凶器……”

下一秒我猛然直起身子。

“船在哪里！”

比起哀悼洪太郎的死亡，我却更担心汽艇的情况。

就在洪太郎遗体的前方，占小屋三分之一面积的海面上，漂浮着一艘汽艇，但是引擎部分已然七零八落，彻底破坏殆尽，即便是外行也能一眼看出不可能修得好了。

这下连逃脱的路都被阻断了……

立直死了，洪太郎也死了……出乎意料的是，犯人竟是舞舞。

忽然间感到背后一阵寒意，慌忙回头一看，那里并没有人.....不对，与其说没有人，倒不如说就是舞舞不在那里吧。

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在接送的船到来以前，一直躲在狗鼻馆的房内直至明天中午了。若想尽快得到救助，最好还是待在泊船小屋里吧，但这里上不了锁，也没有饮水和食物。虽说一天左右不吃不喝也熬得过去，但倘若明天天气变糟，船延期抵达的话，就得做好笼城两至三天的觉悟。这样的话，饮水和食物还是必要的吧。

而且来接我们的船到达的时候，如果在码头栈桥上迟迟见不到人的

话，迎接的人就会感到可疑而前往狗鼻馆查看的吧。在确认过第三个人的声音再离开离开房间的话，就有可能获救。不对，是无论如何都要获救，怎么可以在这种地方无缘无故遭人杀害呢！

这么一想，终于打起了一点精神。在离开泊船小屋之前，我拾起了地板上的菜刀。倘若舞舞袭来，就毫不犹豫地反击吧。拿着武器就是为了不至于一声不吭地被害。

我打消了跑回去的想法，毕竟途中气喘吁吁的样子很容易被看到，若是在疲劳的时候遇袭，那可是完全没法招架的。这里更应该一面注意四周的状况，一面以谨慎的步调慢慢返回吧。

虽说脑海里浮想联翩，但感觉会分散注意力，所以便硬生生压了下去。心无杂念地走了相当长的距离，但是片刻之后回过神来，脑海里再度充溢着有关舞舞的事。

她身上还残留着可谓少女的风情，却能对四个成年男性下手，从这层意义上说，着实令我佩服。当然，正因为是女生，所以大家都疏忽大意了。谁也没想到舞舞竟是犯人，连我也是一样。只不过因为她是最后活着的人，所以自然而然就知道了而已。不然的话——凶手就会像这样站到我的眼前。

舞舞看到了我，虽然脸上挂着疲惫的表情，但仍面带笑容。大概她是从通往狗鼻馆的某条岔路上出现的吧，所以就在稍前一点的地方挡在我的面前。

“西边并没发现什么异样。”

她还不知道我已经找到了立直和洪太郎吧，因此就一面报告自己负责区域的情况，一面窥伺着我的破绽。我是不会上当的。

我想将她死死盯住，但在那之前，舞舞的表情就僵住了。她睁大的眼睛直瞪着我的右手。

“不，不要……”

舞舞微微摇着头，开始向后退却。

她是想逃吗？我正想宣告“你就是凶手吧”，却发觉舞舞凝视着沾满鲜血的菜刀，也就是杀害洪太郎的凶器。

“不，不是……”

为何我要向身为犯人的舞舞解释自己是冤枉的呢——虽说有些七颠八倒，但我还是为了解开这一奇妙的误会而拼命努力着。

“不是这样的，这是……”

舞舞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树枝，朝着靠过来的我乱挥一通，大概这是她在搜索的过程中捡到的，拿来充当拐杖或是武器的吧。

为了格挡，我自然而然就变成了挥舞着菜刀的样子，或许是这一行为愈加点燃了舞舞内心的恐惧之火，她以更加惊人的气势拿树枝朝我猛劈。

“住，住手！不是，不是这样的。呜！”

树枝拍到了我的胫骨，我一阵剧痛，双手抱脚倒在了地上。

“呜呜……”

我的眼泪伴随着呻吟淌了下来，虽说感觉在女性面前哭泣很是丢脸，但这种状况下我也顾不得这么多了。然而，眼前的这位女性却如脱兔一般，朝着狗鼻馆狂奔而去。

“等下！不是是……别过去啊！”

我本想大喊出来，但已然痛到几乎连话都说不出了。

舞舞不是犯人，当然我也不是。

犯人另有其人……

腿痛难耐在泥路上跌跌撞撞的我，终于得以确信了。但他到底是什么人……犯人的真实面目是……？

抬起头来，可以看到舞舞远去的背影正逐渐变小，不久就被屋子的玄关吞没，消失不见了。她的身后，大片的乌云正在天空中蔓延，好似张开了通往另一个次元的入口。

此时巨大的雷声轰鸣起来，那是响彻心底的巨响，地面似乎都为止震颤，紧接着，在飞驰连绵不绝的雷声的暗云下面——

“哇啊啊啊啊啊啊啊！”

狗鼻馆内传来了一声惨叫。

怎么会……连舞舞都……

我将滚落在地上的树枝捡起来当做拐杖，一步一步的朝前走去。并非感受不到恐惧，只是感觉自己必须过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也是活到最后的人的职责吧……

屋子明明就在眼前，却有种怎么走都走不到的感觉。当我经历了数次摔倒，沾了一身泥浆的时候，终于抵达了玄关。接着我就走进了两天之前还站着六个人的大厅。

感觉尖叫声是从二楼传来的，但我出于慎重，还是拖着伤腿在一楼巡视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果然还是在二楼啊。

我走上西面的楼梯，住着拐杖一部一部向上攀爬。耳畔就只有树枝击打楼梯的咯咯声，听上去格外响亮。

走上二楼，左手边映入眼帘的门即是舞舞的房间。

叩叩叩……我敲了敲门。虽说在这种状况下敲门是意义全无的行为，但不知为何我还是敲了。

里面没有回应。

“舞舞小姐……”

一边呼唤一边推开了门。

下一秒钟，我也嚎叫起来。无论是立直不像人类的嘶喊，还是舞舞恐惧之极的惨叫，我的声音都足以凌驾其上。这样的声音自口中喷薄而出，完全无法止息。

她的头颅，就在我的眼前咕噜咕噜地翻滚着……

吸满了鲜血的披肩正摊在舞舞房间的地板上，而她的头颅，就在哪片肆意淌开的血泊之中。

关上门的瞬间，似乎和她的双眼对上了……

在彻底无法动弹之前，我以巨大的意志力关上了门，冲进自己房间上了锁。虽说时间仅有短短几秒。我却感觉自己仿佛被困于只有慢镜头的影像世界中一般。

那段世界我似乎一直屏著呼吸，直到背靠在落了锁的门上，这才喘过气来——就在此刻，我却被眼前的物事惊得长大嘴巴，自咽喉深处挤出了不成声音的尖叫。

那本《孤岛之鬼》，正静悄悄地放在我的床上。

或许上午的雷声就是前兆，此刻窗外卷起了狂风暴雨。要是汽艇的引擎没坏，就这样逃出狗鼻岛的话，眼下肯定已经葬身鱼腹了吧。从这层意义上说，我还该谢谢破坏引擎的犯人吗？

犯人……？

我们六人来到狗鼻岛上，其中π、槌䡈、立直、洪太郎、舞舞五人已经遇害了，只剩下我一个。六减五等于一——这是理所当然的计算结果。然而，若照这个减法，剩下的一个就是犯人了。

也就是说，犯人就是我。

何等的荒谬……

脑袋昏昏沉沉的，是感冒了吗？这么一说身上是有些冷。逃到自己的房间后，我就这么呆若木鸡地站着，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虽说视线朝着窗外，实际上什么也没在看……

过了一会，我才慢吞吞地换了衣服。衣服上的泥浆已然干得快要凝固了，渗入的雨水却将内衣黏在皮肤上，令人非常难受。本想淋浴或者泡个热水澡，但因为实在欠缺防备所以就只好放弃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用毛巾擦拭了身体，将衣服全部换掉，稍稍平静下来。精神上终于有余力去应付现实的状况了。从那以后我便一直在笔记本电脑上写着这篇稿件。原本是为了记录《迷宫草子》集会的情况，我一有时间就写一些。但为了追溯到此刻自己所处的时间，于是就一口气写到了这里。

回过神来已至傍晚时分，看到手表上显示的四点五十三分的数字，我顿感饥饿。只是早上吃了一点食物，之后便粒米未进。早餐后接连不断的异常事件引起的神经麻痹，以及闭门不出一门心思写着稿件的影响，似乎并未感到疲劳和饥饿。然而，此时压迫在双肩的疲劳感以及绞缠在胃里的饥饿感，一口气朝我袭来。

房间内一无所有，遑论食物，就连饮水都不见一滴。虽说不吃不喝捱到明天等接送的船抵达这里，倒也没什么大碍。但外头的风雨丝毫不见衰减的迹象，势头反倒愈加凶猛，转为了暴风雨。这种状态若持续下去的话，别说明天了，弄不好两三天都没什么希望。也就是说。眼下无论如何都要确保食物和饮水。

环顾房间，能当做武器的东西，只有这根当拐杖用的树枝，之前的菜刀掉在了遭遇舞舞的地方。

我将空旅行包挎在肩上，捡起树枝，将耳朵贴在门上，窥探着走廊内的情况。

……什么也听不到。

轻轻地打开内锁，慢慢地扭动把手，一点点将门打开，先以一只眼睛窥探走廊，没有发现异常。于是伸出头来查看另一面，依旧一无所见。于是我悄悄踏上走廊，反手把门带上。接着背对着门，双手紧握树枝，竖起耳朵听着。我一边保持着这样的状态，一边盯着位于左手面的西侧楼梯。

感觉不到人的气息……

我一面给自己打着气，一面慢慢朝楼梯走去。小腿上依旧残留着痛觉，这条腿受伤于我是相当不利的吧。无论是防御还是逃跑，都相当拖后腿。但我没法等到疼痛消退，因为此时我已饥馑难耐，连动一下都十分吃力。

虽然还是傍晚，但走下这般黑漆漆张着大口的楼梯，好似自己正向着地狱之底前行，着实令人难受。一想到如若在这里遇袭，脚就有些发软。于是我愈加小心翼翼的一级一级往下走去。

走完楼梯之后，再确认一楼的走廊，将全部精神倾注于整个建筑，依旧没有听到一丝响动。然后我将手搭在食材兼备用品仓库的门把手

上，打开门迅速闪身进去，终于得以安心地舒了口气。

“来时顺利去时怕怕[注14].....么？”

我不由地说着自嘲般的台词。

稍事休息之后，我将饼干、罐头等无需烹制的食品和饮料装进旅行包。正在随手往包里塞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要是从这里返回房间的途中，由于这个包的重量令动作变得迟缓的话，会不会要了我的命呢……接着眼睛在食品架跟旅行包间来回扫了几遍。正确地计算出了三天的口粮并重新装好。尽管如此，感觉还是颇有分量。

再度把耳朵贴在门上，探查了一下走廊的情况。接着轻轻推开门，依旧没有异状。图书室的门倏然跃入眼帘，虽说此时并非绕远路的时候，但我还是非常在意余下的书变成了什么样子。虽说感觉一定是跟之前的书一样被撕作两片了吧，但无奈还是想确认一下。

我站在图书室的门口，探清里头的气息之后迅速溜了进去，直奔圆桌的位置。

果不其然……

《岁月之潮》和《暹罗连体人之谜》已被撕成两半。正当即刻准备离去的时候，我从最初撕裂的《杀局》中，发现了一张纸。

心脏急遽一阵悸动，虽说到现在为止都出于异常的紧张之中，但还远不到此时心悸的程度。

将裂成两片如汉堡面包胚一般的《杀局》中夹着的纸片一下子抽出来，将其展开，可以看到打印的文字，应该是用电脑查找到新闻后再打印出来的吧。

在讲谈社供职的小邦祥子（37岁）罹难于××公园的灌木丛内，遗体为前来遛狗的附近的公司职员所发现。遗体的脖颈上扎有被认为是烧烤用的金属签，且有切断的痕迹，因此××警署将其认定为杀人事件予以调查。小邦是昨晚在离开公司回家的路上遇袭的。

小邦祥子……就是神童末寺啊！果然就只有神童末寺在登岛前被杀害了。因为《杀局》是以大出版社为背景的推理小说，故而神童末寺在讲谈社工作也是说得通的。

不过，这篇打印的文档又是……

蓦然回首看着房间的一隅。是在这间图书室的电脑上打印出来的吗？那么知道密码的人……知道密码的应该是干事长，难道真正的犯人就是干事长吗？

打印的文档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信息。新闻报道为了方便查找，本

该注明日期、时间和发现遗体的地点。但这里却掐头去尾，重要的部分还用“××”处理掉了。犯人复制下报道的文字，消除了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情报。即便如此，文中余下的信息还用“××”替换掉了。

犯人只是想宣告神童末寺也被杀害了。其工作地点是出版社，所以《杀局》就是指代神童末寺。

连走廊上的情况都没来得确认，我便冲出了图书室，拖着伤腿爬上楼梯，一口气跑进了自己房内，赶紧锁上了门，并用椅子顶住门把手。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十点四十二分。

在取得食物之后，我先打了个盹，然后起来简单地吃了一些，就对着电脑写出了这些文字。明明饿成这样，我一进屋还是即刻倒在床上昏睡过去了，果然是筋疲力尽了吧。起床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饥饿感。但是，感冒之后特有的倦怠感依然未消，于是我便立刻补充水份，选择了易于消化的罐头充当食物。

感觉身体还没睡够，但在面朝笔记本电脑的这段时间里，我还是想要尽量把这个记录写下去，那种强迫症似的观念迷惑了我，让我一直写到了现在。

狗鼻岛的狗鼻馆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成员会一个接着一个遇害呢？

为了救自己的命，我只有解开了这桩可怖的连环杀人事件之谜了。若能查明犯人的真实面目，或许还能考虑自卫的措施。

线索果然还是“迷宫社”和《迷宫草子》吧。聚集在此的人都是初次见面，我们的共同点，即我们都是“迷宫社”网站的常客。这次集会的主题便是《迷宫草子》。作为舞台的狗鼻岛上的狗鼻馆，也只有“迷宫社”的代表兼《迷宫草子》的干事长才知道这个地方吧。若是干事长的话，对岛和馆都该烂熟于心，他当然知道图书室里有什么书，电脑的上网密码又是什么。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每位成员都比作一本书，还可以搜索到神童末寺被杀的新闻。

在初次见面的六人众里，只有干事长才是唯一能和所有人皆有所关联的人物。所以无论怎么看，该事件的主谋就一定是干事长。

那么，他的动机又是什么呢？为何干事长必须杀掉《迷宫草子》的成员们？

不对，首先要知道的是，干事长到底是什么人？

我一开始以为他就是成员中的某人，毕竟在能用电脑上网这件事上，并不能否定干事长就不在我们几个里面。

然而，以神童末寺为首，一个接一个……全体成员都被干事长杀害

了，已经不存在能成为干事长的候选人。除了我自己。但原稿一开始写的只是玩笑话，我并不是干事长。

他倒是是何方神圣？

为何要杀害我们？

而且是以这种残酷的手段……

此处我考虑了一下，或许杀害众人的方法，都存在着某些共同点。

π自缢了，槌軶被绞死，立直头部被焚，洪太郎头颈被刺，舞舞被砍头，神童末寺则是脖子被烧烤铁签刺伤，外加脑袋差点被砍了下来。

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被斩首了。到了这种地步，也只能认为犯人对首级异常执着。他的动机难不成就隐藏在首级之上吗？

尽管如此，在狗鼻岛的狗鼻馆，与首级有关的连环杀人案，不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玩笑吗？

不对，等下……

难道是这样……

一连串的首级杀人案，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出乎意料的想法。

如果这写首级连环杀人案本身就意味着干事长即将执笔的第七话《首级之馆》的话……干事长是否本就打算依次杀掉我们，依据这个来创作《首级之馆》呢？

而且，在彻底完成《首级之馆》之际，他还策划着发行《迷宫草子》吗？

何其愚蠢……想归想，可我还是莫名地接受了这个解释。虽说如此，我还是觉得匪夷所思，干事长显然怪异至极。

简直疯了……

太不正常了……

首先这些行为底有什么意义？

……

刚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似乎从楼下传来了什么响动……

…………

又听到了。

那是……

登上楼梯的脚步声……么？

……

…………

………………

有人在走廊里踱步……

……

而且里这里越来越近……

……

在这幽静的首级之馆——

叩叩叩……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

首级之馆正被寂静和黑暗所笼罩。

客厅里壁钟的指针，即将指向半夜的位置了。除了偶尔划过窗外的闪电以外，不见任何光亮。此刻，七只蜡烛燃起了妖艳之火，随风摇曳着。

“我”的复仇告终了。

对《迷宫草子》成员的复仇告终了。

杀戮结束之后，从他们各自的驾驶证和学生证中知道了真名，在此记录如下——

π为古森一树，槌転为畑俊朗，立直为三家科一，洪太郎为久刀谷卓，舞舞为汤泽里砂，蓝包为栗屋相太郎。

在七只蜡烛的光亮之下，客厅的桌子上，依次摆放着被一撕两半的七本书，在书的前面，六枚首级外加一张纸一字排开。

一分为二的《死局》对应小邦死亡报道的打印件。

一分为二的《主教杀人事件》对应古森的首级。

一分为二的《山之所见》对应畑的首级。

一分为二的《黑死馆杀人事件》对应三家的首级。

一分为二的《岁月之潮》对应久刀谷的首级。

一分为二的《暹罗连体人之谜》对应汤泽的首级。

一分为二的《孤岛之鬼》对应栗屋的首级。

装饰到这种程度坐实不易，倘若可以的话，真想将大家美丽的首级都保留下来。只是在行凶之前，几乎所有的首级皆被钝器敲打，所以都留下了伤痕。三家的首级更是被烧糊到难以分辨，虽说这火就是本人放的……更令人遗憾的是，神童的首级不在这里。本想斩落一起带过来的，但没想到有人跑来作梗，故而只能作罢。

即便如此，“她”真能理解吗？会因为漂亮的行事而欣喜吗？还是说，“她”根本就不想要这样的复仇呢？

无从知晓呢……

在和她去往同一个地方相会之前，“我”是无从知晓的。

因为此事，还余下《迷宫草子》的编辑、制作工作尚未完成。由于各个作品都有文字数据，是以编辑工作应该用不了太多时间。最大的问题是皮革封面的装订。虽学习并练习了相应的技术，但要正式上手去做必定很难。

如果在此之前不处理完全体人员的遗体的话……虽对能否做好尚存疑虑，但“我”必须完成。

若能顺利顺利完成《迷宫草子》的印刷和装订，“我”即会离去。在此世间仅存数部的《迷宫草子》完成之后，“我”就打算去“她”那边。

要说有何遗憾，那就是不知道《迷宫草子》是如何被读者接受的。倘若可以的话，“我”想携带着读者的评价和感想，去往“她”的所在。当然这是无法实现的夙愿。不过，若有读者来见“我”和“她”，那就另当别论了……

没错，若你能来“她”和“我”这边，并将《迷宫草子》的读后感传达给我们的话……

[注1] 蓝包（らんふう，RANFU）日语中谐音乱步（らんぷ，RANBU）。
[注2] 亦称“土転び”，日本鸟取县传说中槌状的蛇妖，多居山中。
[注3] 立直本为麻将用语，在日麻里为门清状态下横放一张牌宣告听牌之意。
[注4] マイマイ为日语中蜗牛的别称，与舞舞（まいまい，MAIMAI）发音相同。
[注5] 又名画鬼脚，一种简易决策方法，常用作抽签或者分配组合。
[注6] 《時をきざむ潮》，日本推理作家藤本泉（1923~1998?）于1977年出版的作品，曾获乱步奖，大致讲述了一个叫白蟹村古老村落中，交杂民俗和传说的杀人案件。
[注7] 《Big Clock》，美国诗人，小说家肯尼斯•菲林（Kenneth Fearing，1902~1961）的代表作，是以出版界大亨情人被杀案件为主

要内容的犯罪小说。
[注8] 《山が見ていた》，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新田次郎（1912~1980）于1976年出版的短篇集，其中的《山が見ていた》主要讲述了进山自杀的男人偶遇遇难的学生之后引发的种种事件。
[注9] 东京创元社发行的推理系列文库本，以欧美作品为主。
[注10] HAYAKAWA POCKET MYSTERY BOOK，早川书房刊行海外推理译作的丛书。
[注11] KAPPA NOVEL，光文社于1959年开始发行的新书系列。
[注12] 首（くび，KUBI）在日语中与狗鼻（くび，KUBI）的发音一致。
[注13] 美国奇幻作家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ips Lovecraft，1890~1937）的小说中的架空神话体系，以海中的诸多魔神著称。
[注14] 日本童谣《通行歌（通りゃんせ）》中的一节。

星期日

……我睡醒了。

看了眼枕边放着的手表，正指向凌晨两点四十二分。

因为就寝时间是周六下午，所以我已然睡了十多个小时。甫一起床就有些眩晕，所幸的是烧已经退了。这恐怕多亏了信一郎不厌其烦地不停帮我敷湿毛巾吧。

叽……耳畔传来了什么声音。

这是房子的响声吗？木造房屋的木材时有伸缩，因而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以前的人以为这种响动是因为妖怪在摇晃着房子。

叽，咔…..

正想着是不是动静太大了……猛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就是被这声音吵醒的。

叽，叽，叽，咔…..

房间似乎正被剧烈压迫着，简直就如中世纪的城堡石室里的那种可以下落的活动天花板机关一般。此时的我，已然陷入了这间日式房间仿佛正被压缩着的错觉之中。不对，如果是吊顶的话，恐怕天花板都会掉下来把我压成齑粉吧。然而，这间房却是四面外加天花板和地板，所有的面都在高低起伏地蠢动着迫近。那副光景简直就像落入巨型怪物的胃袋里，看着它蠕动的情形，不由得全身寒毛乍起。

裹在被褥里的上半身正瑟瑟发抖时，隔壁八叠间的拉门打开了。

“看起来已经开始了。”

飞鸟信一郎从里面探出脸来。

八叠间内灯火通明，火盆里的炭火正炽，看来信一郎已经做好了通宵的准备。

“是不是早了点……”

虽说已经是周日了，但毕竟还没到凌晨三点。

“这是最后一话了，同时也是最后一天了。”

恐怕信一郎已有所预判了，不同于我，他异常冷静。

“快到这里来。”

在他的催促下，我慌慌张张地躲进八叠间里。也许是那里贴着老婆婆给的符纸，所以听不见房屋的响动，也没有异样的压迫感。

刚舒了一口气的我，看到房间的四角的状况，又吃了一惊。

“看到了吗？”

再度听到信一郎冷静的语气，我这才领悟到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是因为房间四角贴着的符纸都已漆黑，眼见就要剥落了。

和那个护身符的状况一模一样啊……从老婆婆那里得到的，在信一郎被怪异缠身时救了我一命的那个护身符一样的现象，此时也在这里发生着……

“看来时间不多了啊。”

信一郎将《迷宫草子》递了出来。

“没错。”

我也决心已定，毫不畏怯地接过了书，开始阅读最终话《首级之馆》。

“咖啡也可以冲起来了。”

这一周的时间，他打破了以往一天只喝一至两杯咖啡的习惯，已经冲泡了数不清的咖啡。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哪怕情况再怎么有变，都要宣告收关了吧。

《首级之馆》是七话中篇幅最长的一话，而且其内容也着实令人心怯，所以读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读这么久还有着其他理由——

自阅读伊始，内侧的六叠间又传来一阵响动，在信一郎拿来当书库的外侧六叠间里，也开始发生同样的现象。

叽，叽，咔……这样的声音愈发强烈，其中还夹杂的别的声音——沙，沙，沙……自里面的六叠间里，又传来了奇妙的摩擦声。

这究竟是什么……侧耳倾听，感觉那是脚蹭着榻榻米走路的声音，一时间毛骨悚然。似乎是某物沿着圆形的轨迹在屋内转圈。它还会时不时地离开这个圆环，站在正对八叠间的拉门前，窥伺着这边的情况——我不由地做着这般想象。

哗，哗，哗……之后外侧的六叠间里又传来了另一种摩擦声。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这样的光景，似有某物正匍匐在榻榻米上，不停蠕动着……

啪嗒、啪嗒、啪嗒……这次走廊里又传来了耳熟的响动，那是小小的婴儿光着脚，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声音。抬起头透过拉门的磨砂玻璃朝外一看，貌似有烟一样的东西在翻滚盘旋，是那个雾又冒出来了

吗……

在这种状况下阅读，进度缓慢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不过，最让我惊惧和恐怖的，乃是在屋内发出了一阵异常剧烈的响动之后，我和信一郎朝屋内一隅看去，不禁无言地怔在当场。

哗啦哗啦……就在面朝外侧六叠间走廊一侧的角落里，一张已变得漆黑的符纸正慢慢剥落下来。

看到这副光景的我，只想尽快把书读完，于是便一心一意地专注于《迷宫草子》。

通读一遍之后，我再次后悔不已，真不该跟这样一本毫无道理的书扯上关系。

“这本书提到的六个人的……不，加上干事长就是七个人了……难不成这七个人的死亡都和现实相关吗？”

“真是非常稀罕的书啊。”

不止于此，这不正是一本不祥的书吗？从编辑制作到印刷装订，都覆满了人的鲜血和怨念……

就在此刻，前方又响起了一阵令人不适的声音。

蓦地抬头一看，只见正对着内侧的六叠间的走廊的一隅，又一张符纸剥落了下来。

“信，信一郎！”

“快点！”

他随即从我手里接过了《迷宫草子》。

“关于本书所刊载的作品，我一开始就说是未解决事件的记录，看来似乎猜中了。”

“是名为‘迷宫社’网站的常驻会员们将自己的亲身体验或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写成了小说。”

“也可以说各个作品的作者们，都在最终话《首级之馆》里，一个不剩地被杀害了。而且杀害那些成员的就是策划、编辑并发行《迷宫草子》的人，亦是《首级之馆》的作者。《迷宫草子》就是这般有着极其怪诞，且异乎寻常的背景的书。”

“…………”

我不禁顿感气馁，只得劝诫自己再坚持一会，继续与信一郎交谈。

“不过《首级之馆》实际的作者其实是蓝包吧？”

“不，把这事委托给他的正是《首级之馆》事件的犯人，也就是干事长。这就是说，他从一开始便打算利用蓝包的原稿，再在前后和中途插入‘我’的独白，从而完成了《首级之馆》。他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企图，所以才去委托蓝包的。”

“那个干事长到底是哪个？”

我一心只想早点解决，便直截了当地问了。但信一郎却似在顾左右而言他。

“你有没有注意到呢？”

“什么啊？”

“这也是‘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啊。”

“……确实呢。”

“而且几乎堪称完美。”

“什么意思？”

然而信一郎又一次无视了我的询问。

“在《朱雀之妖》里所提示的‘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必要条件，那些定义你还记得住吗？”

“喂，现在是悠哉悠哉说着这种话的时候么？”

我前后看了看屋内呈对角线的两角上贴着的，仅剩的两枚符纸，以焦躁的声音问道。

“万事都有先后顺序。在以逻辑思维思考事物的时候更是如此。跳过过程直接得出结论那是痴心妄想。要是不顺利的话可能会占用不少时间。其实只是费点时间倒也好说……”

被他意味深长地这么一说，我也深感不安，于是拼命地将记忆唤起，将‘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必要条件陈述如下：

“第一，事件发生的舞台完全与外界隔绝。

第二，嫌疑人范围完全限定于故事中所登场的人物。

接下去是——

第三，事件结束之后，所有登场人物全部死亡——至少读者必须这么认为。

第四，他们之中没有能成为犯人的人——至少读者必须这么认为。

——是吧？”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策划‘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的犯罪计划的难点又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即刻能够回答：

“第一条是将所有相关人员无一遗漏地集中到一处的方法。

第二条是必须有充分地向所有人传达复仇意图的手段。

第三条是制定好不受任何人妨碍的杀人计划。

关于这三个问题，有必要事先考虑好解决的对策。”

“没错，首先是召集相关人员的问题。不过，既然有发行《迷宫草子》这个由头，倒也不难解决。”

“但是，只有神童末寺没来参加。”

“所以就事先把她杀了。”

“既然如此，也可以把其他成员一个一个地干掉啊，没必要特地把他们召集到无人岛吧。”

“那个最重要的前提可别忘了，即使是‘迷宫社’的代表外加《迷宫草子》的干事长，也不可能知道成员们的身份。”

“啊，是呢……不过，神童末寺又是怎么回事？”

“我想《迷宫草子》的合宿一定是早就决定好的吧。然而就在前一天。与干事长亲近的人物，也就是‘她’自杀了。直至读完《首级之馆》也没法知道直接动机是什么，但‘我’清楚地记下了，令她下定决心自杀的主要原因乃是成员们不负责任的聊天。”

“因此，‘我’也就是干事长便决意复仇。”

“正好在第二天成员们就会齐聚一堂，倘若错过了这个机会，恐怕再也没法接近那些成员了。这种侥幸抑或说是偶然的机会，令干事长感受到这是命中注定也毫不足怪吧。”

“但是只有神童末寺事前出于某种理由表示不参加聚会。虽说在狗鼻岛杀掉全体成员以后，在回过头解决神童末寺也未为不可。然而岛上的杀人计划并不见得能顺利进行，也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反击，最坏的情况可能连干事长自己都没法回来。所以他就决定在上岛之前，先去见神童末寺，然后杀死了她。”

“原来如此。”

“以下是我的推测，在知道神童末寺无法参会的时候，干事长肯定是打听到了她的联系方式吧。由于这本书的制作费用是由所有人平摊的，即使是她本人的原因，但把不参会的成员排除在外进行讨论也不太好。而且只用邮件也没法详细地交流，所以想至少在电话里商量一下，所以

就用邮件问出了她的联系方式。”

“也就是说，干事长只知道神童末寺的联系方式，与自杀事件无关吗？”

“有这种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吧。神童末寺似乎是从公司下班的路上被杀害的，说不定就是公司的电话吧。或者是干事长从她的某个家人那里打听到了公司的电话。不管这么说，干事长还是说服了神童末寺，想在合宿前先见个面商量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么？那么下一条复仇宣言，就是放在保温箱里的那些书么？”

“不知道干事长到底在什么时间点想到了书名的巧合，也许真的是为了暗示第七个人的存在，假装有人从保温箱里拿走了食物，才把书装进去的。”

“但蓝包不是有个关于书本重量的推理，把这个想法否定了吗？”

“你觉得舞舞能准确地记住保温箱原先的重量吗？干事长也应该是依据大致的感觉把书装进去的，毕竟时间很紧张。只要没有过重或过轻的失误，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是……”

“是的，不管怎么说，干事长都发觉了可以利用书来做某些暗喻，其结果就是他选择了有涵义的书。”

“暗喻么……”

“嗯，这个事件也是一种暗喻杀人。”

“既然如此，那么从顺序之中也能看出什么含义吗？第一个人是肯尼斯·菲林的《杀局》对应的神童末寺，第二个人是范·达因的《主教杀人事件》对应的π，第三个人是新田次郎的《山之所见》对应的槌転，第四个人是小栗虫太郎《黑死馆杀人事件》对应的立直，第五个人是藤本泉《岁月之潮》对应的洪太郎，第六个人是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对应的舞舞，第七个人是江户川乱步《孤岛之鬼》对应的蓝包，就是这样的顺序。”

“说有就有，说没也没吧。”

基于逻辑思维的推理确实需要按照顺序进行，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今必须尽快令真相水落石出。

“到底有没有啊？”

“嗯，有吧，”

也许他是想说心急吃不下热豆腐吧，信一郎脸上浮现出少许微笑。

“书本身虽没什么意义，但我以为杀人的顺序还是经过考量的。”

“杀人的顺序……”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切实地感受到了蓝包他们的恐惧。

“第一个人是神童末寺的原因正如我刚刚说明的那样，第二个人是π的原因蓝包也已注意到了，即电脑的联网密码和汽艇的引擎，此二者都跟他有所关联，被凶手判断为可能会妨碍到计划的人物，所以被首先排除掉了。”

“上吊是为了伪装成自杀吗？”

“因为在岛上他是第一个被杀的，为了使真相不至泄露，哪怕稍微延后一点也好。”

“等等！”

我还是感觉有所介怀。

“你说《朱雀之妖》便是理想的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是因为不到半天复仇就全部结束了吧。但这个事件却持续了三天，而且成员们都已成年了。若在那次晚宴的时候，把毒下进啤酒和红酒里，那就只要一轮干杯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吧。”

“恐怕干事长是想让他们尝尝恐怖的滋味吧。”

“…………”

“我感觉他是想让把自己的至亲之人逼死的那些成员们，一点一滴地感受着恐怖吧。”

“所以他就一个接着一个把人杀害了么……但真要那样，按照随机的顺序就好了呀。”

“如果随机就行，反而更要考虑最合理的做法，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啊。”

“怎么说？”

“神童末寺π的顺序可以说是必然的吧，这点连干事长都无可奈何。问题是第三个人，也就是岛上成员中的第二个人。或许并没有人相信π是死于自杀，但若就将其判断为他杀也会心生抵触，那是因为犯人就是在自己人里面。于是情绪上大家都把π当作个人动机的自杀。若让我判断成员们的想法的话，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这种程度是能看出来。”

“但是这样的小伎俩在第三个人那里就行不通了。倘若也让他跟π一样上吊，有谁还会认为是自杀呢？怎么看都做不到吧。即便伪装成事故，若已有两人接连死去，无论如何都会引起警惕的。既然这样，还不

如一开始就直接把人杀了。”

“完全意义上的宣战公告么？”

“那么该杀哪个呢？在第三个人身上暴露杀人计划，这出宣战公告可谓绝妙。不过为了以后杀人计划的顺利进行，是否要选择一个稍微有点碍事的人呢？仔细一想，如果放到第四个或第五个再杀，有可能会非常费事的人，那就只有膀大腰圆的登山爱好者槌転了。”

“万一遭到反击最为棘手的人么？”

看来犯人也是认真考量过杀人顺序的。

“第四个人之后也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不，应该没吧。”

看到他如此断然的否定，我一下着了慌。

“没，没有么……”

“我觉得第四、五、六个人在顺序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此时余下的成员都已意识到发生了连环杀人事件。即使决定好了顺序，也未必有余力去执行，倒不如不决定顺序，一有机会就下手——这样的思想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吧。证据就是，第四、五、六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杀死了。”

“那么作为第七个人的蓝包，因为是记录者才被留到最后的吗？”

“恰恰相反，正因为想把他留到最后，所以才让他担任记录者吧。”

“诶？”

什么意思……

“倘若在这种状况下，你成了留到最后的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信一郎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像是在窥探者我瞳孔深处的物事。

“什，什么啊……快别用那种眼神看我……不就是万分害怕吗？”

“是啊，恐怕比此刻我们想象的还要恐怖，也许是超乎想象的恐惧吧。”

“干事长是想让蓝包体味一下么？”

信一郎点了点头。

“为什么呢？为何是蓝包呢？”

他倏然移开了视线。

“虽说引发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那场惹出乱子的聊天，但由于并

不清楚其中最为重要的聊天内容，故而说到底只是我的推测——教唆“她”使用印刷厂的裁纸机这种具体的自杀方法的，不正是蓝包吗？”

“啊，所以……”

“虽说只是推测，但也还是有一定依据的。首先普通人是绝不会想到把头伸进裁纸机里切断自己的脖子。即使提议了自杀方法，无非也就是从那座大楼上跳下来或者上吊之类的手段。即使是玩笑话，能想到这种特殊机器的人，肯定是深谙印刷行业的吧。”

“如此说来……”

“除了干事长自己，其他成员可能对印刷也比较熟悉的就只有在出版社供职的神童末寺抑或编辑蓝包。神童末寺一开始就被杀了，剩下的就只有蓝包了。”

“原来如此。”

“蓝包明确地记录了干事长家是开印刷厂的，自杀的那个‘她’是与干事长很亲近的人物，因此可以从干事长的电脑上随意加入聊天。聊天的成员也知道那样的事实，所以蓝包就想到了裁纸机这种特殊的工具。”

“是知道‘她’手边就有么？”

“结果‘她’真的去用了，或许蓝包也没想到‘她’会付诸行动吧。”

“就，就算这样……”

“干事长无法原谅那些在‘她’想要自尽的时候还火上浇油的成员们。其中，对于教唆了如此荒唐的自杀手段的蓝包，更是想予以比死亡还要严苛的惩罚。因此就将蓝包任命为记录者，让他记下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众人被杀的事件——就是这般充满讽刺性的角色。要是蓝包中途放弃记录的话，之后干事长也会继续写下去吧。最大的目的即是要让他活到最后，承受最多的恐惧。”

“这，这么狠……”

“无论是干事长，自裁的‘她’，还是蓝包，对这三人而言极其不幸的是，事实上干事长和‘她’手边就有一台可以不经任何人过问就使用的裁纸机。”

对于事件中异样点，我再次感到无言以对。

“至此 ‘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犯罪的问题点已经全部理清了。”

信一郎正想继续往前推进，我慌忙插嘴说——

“是这样吗？第一条事件我舞台与外界隔绝，第二条范围限定于故事中所登场的人物，前半部分的两条已经解决了。第三条事件结束后所有人都死了和第四条没有人能成为犯人，关于后半部分的这两条，你不觉

得有些问题吗？”

“什么意思？”

信一郎露出了讶异的表情。原本急不可耐的我，此刻却指出看这些问题，所以令他颇感意外吧。

“确实岛上的六个人都死了，但不在那里的人就没法保证了。”

“你是说神童末寺吗？”

“从未在诸位成员之前露面，又没法确证其死亡的人便是神童末寺了。事件的新闻报道一类的东西，想要多少都可以捏造。如果神童末寺就是干事长，想施行这个连环杀人也是有可能的。”

“也是啊。不过能够积极确证你推理的材料，至少在《首级之馆》里是不存在的。”

“嗯。”

“如果神童末寺就是干事长的话，他既熟谙岛屿，又通晓疗养设施，所以知道该藏身于何处也是不足为奇。但是蓝包他们已经仔细搜索过岛屿和建筑，倘若说看漏倒也罢了，但他们毕竟有拼命在找，所以可能性很低。”

“但从立场上看，还是神童末寺更为有利呀——”

“先等一下，这里最大的问题是，他是如何杀害π和槌転的。”

“…………”

“这两个人的情况下，由于对手疏于防范，所以凶手很容易接近，也很容易作案。”

“嗯。”

“然而不管怎么疏忽大意，要是忽然出现了一个不可能在场的人，你又会怎么办呢？π姑且不论，但在发现了他上吊以后，槌転多少也会有所警惕的吧。毕竟犯人是忽然来到他房间的。”

“…………”

“而且倘若神童末寺真是犯人，我想他会尽早告知成员们第一个受害者是她自己。如此一来，就把自己排除在干事长候选人之外了，让大家相信犯人就是岛上的某人，肯定会让他们各自陷入疑神疑鬼的境地，从而为自己的杀人计划提供便利。然而，只有蓝包知晓了神童末寺的死亡，而且从记录上看，使用新闻报道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让蓝包尝到恐怖的滋味。”

“那就不是神童末寺了吗？”

“不自然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怎么会……那不就不存在犯人了吗？”

“所以第三条和第四条也弄清楚了。”

“喂……”

这可不是玩笑话。如果真的全部理清的话，不就等于解决了吗？

“啊，难不成是像《朱雀之妖》里那样的犯人……”

“这恐怕没可能吧。《迷宫草子》的同好是七个人，其中一人留了下来，其余六个去了岛上，我认为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留下的那个人已然被杀，岛上的六个人也接连被杀，已经没有人了……”

“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说这个事件作为‘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是堪称完美的。”

“呃，嗯……”

“看似只有神童末寺的死亡很可疑，但从是否确证死亡的角度来看，π也是很令人怀疑的。”

“π么？”

“上吊不是最容易伪装的死法么？若他与槌転实为共犯，π是犯人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而且也可以认为槌転第二个被杀的理由就在于此了。”

“…………”

“更进一步说，立直在证实死亡前，连死的是否为他本人都没能确认。毕竟是脑袋上燃起了熊熊烈火，在岛上根本没法弄清楚那是否是真的立直。”

“什么情况？”

这样别说找不出犯人，岂不是连嫌疑犯都满天飞了。

“不，如果事件就这样结束的话，就一如之前所言了。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之所以说这堪称完美，是干事长在杀了所有成员以后，还把他们的首级都斩了下来。”

“没错……”

犯人确实在客厅的桌子上，将受害者的首级排成一列。

“在这个事件中最像犯人的人是——不对，换个说法吧，最容易犯案的那个人是谁？”

“嗯？”

“我觉得就是π。如果他先哄骗槌軞成为共犯，表演了伪装自杀，之后首先杀害了知道内情的槌軞，然后在死者身份的掩护下杀死余下的成员，最后以真的上吊为事件画上句号——”

“这样啊。”

“然而在这个事件中，π、槌軞、立直、洪太郎、舞舞、蓝包六个人的首级全部被砍下来了。如果其中就有干事长的话，岂不是要把自己的头也砍掉。倘若之后再去完成《迷宫草子》，那就真是天方夜谭了。”

“果然凶手就是神童末寺啊。”

听了信一郎的说明，我愈发觉就是如此，于是便再次搬出了神童末寺是犯人的说法。

“在‘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犯罪的情况下，犯人都有着不得不藏匿于受害者中的倾向。对照定义来看，越是接近的就越是如此。但是在《首级之馆》中，正如标题所示的那样，受害者的首级全被砍下来了。再怎么说，身为人类也不可能掉了脑袋还活着。也就是说，犯人绝无可能潜伏于受害者中。不然那里就没有他本人被砍下的头了，所以只有神童末寺才能成为犯人。在这样的逻辑解释面前，些许的不自然根本不成问题吧。”

一面说着一边愈发确信的我，语气也慢慢地激烈起来，正在我想着这样就可以解决掉最终话的时候——

咣咣……比之前更响，更令人不适的声音响彻屋内。回头看去，剩余的两枚符纸中的一张晃晃悠悠地掉了下来，那是正对着六叠间的符纸。

咔嗒，咔嗒，咔嗒……拉门发出了声响开始颤动，现在正对六叠间的两个墙角的符纸都剥落了，我正担心会不会有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从六叠间那边侵入到这里。

幸好拉门只是摇晃了一下，并未打开，多亏了仅剩的一枚符纸吗？

暂时松了口气的我，意识到了最为重要的事情——

“既然符纸掉了下来，那么神童末寺难道不是犯人吗？”

“不是吧。”

“可是……”

“‘我’在记录的最后写到，有关神童末寺的首级‘本想斩落一起带过来的，但没想到有人跑来作梗，故而只能作罢’。”

“那只是犯人自说自话的记述吧——”

“不能相信吗？你觉得他是在说谎吗？”

“这种可能性也是……”

“对我们而言，《迷宫草子》是解开谜题不可或缺的存在。要是连文字本身都怀疑的话，那又要倚仗什么来解释呢？”

“可是……”

“嗯。七个人都确实被杀害了，其中六人被斩首，剩下的一个也差点被切掉脑袋。也就是说，凶手根本不存在，但这又是绝无可能的。”

话音刚落，信一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片晌之后——

“被斩首之后还能存活的人类……”

他嘟囔了一句。

“你说什么……？”

下一个秒钟，他拿起《迷宫草子》前前后后地翻阅起来。

“斩首后也不会死的人——即是犯人。”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那这就是相当危险的胡言乱语了。但看他的模样又似成竹在胸。

“喂，信一郎……”

“等会。”

他把视线投回到《迷宫草子》上面，似乎在确认着什么，翻了一遍又一遍。

“原来如此。”

“诶……你明白什么了吗?”

“嗯。”

“那是什么？”

我的语气中夹杂着期待和不安。

“干事长的真面目。”

“不是神童末寺吗？”

“不是。”

“那到底是谁？”

信一郎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道：

“就是被斩首也死不了的人物。”

“不可能有那种人的！”

我颇感愠怒，但还是回应了他。

“然而真的有哦。”

“可别胡说八道了。”

“不，那是真的。”

“谁？”

“舞舞呀。”

“…………”

按斩首的顺序来说的话，她正是最先被斩首的人物吗？

“不，不可能……舞舞的头确实被砍下来了，她是不可能活着的。”

“但就是活着哦。”

“那是怎么做到的？与其说是自己把自己斩首……倒不如说本来就没办法切断自己的脖子吧。”

“嗯，没错，如果砍了自己的头，那就必死无疑了。”

“……你什么意思？”

“干事长的真面目就是舞舞，可她并没有砍掉自己的头，蓝包所以为的舞舞的首级，实际上出自她那个用裁纸机自杀的双胞胎姐妹。”

“…………”

“她之所以用埃勒里·奎因的《暹罗连体人之谜》来指代自己，不是因为舞舞饲养暹罗猫——不对，姑且也有这层意思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自己是双胞胎这一巧合啊。”

“太，太不公平了！”

“你是打算把诺克斯十戒和范达因二十准则[注1]搬出来吗？”

“那只是你自己的想象吧。”

“被杀害的洪太郎伸直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可能是想表示数字‘二’，即《暹罗连体人之谜》里的双胞胎。”

“死亡讯息么……”

“洪太郎根本不知道舞舞的真名，所以只能通过书的暗示来告发她是

凶手。”

“他明明一无所知，却只知道双胞胎的事么？”

“舞舞在袭杀每个成员的时候，在受害人完全断气之前，有可能把‘她’自杀的事告知了他们。”

“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这是复仇么？”

“是啊。”

“但，但这全都是你的想象。”

“嗯，是啊，但其实连双胞胎都不是必须的。”

“诶……？”

“只要是年龄相近的姐妹，这就足够了。”

“怎么说？”

“听好了，舞舞只需要骗过最后剩下的蓝包就足够了。毕竟所有人都被她杀了，岛上不会再有什么人了。她制造出这副状态，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将他逼到走投无路。”

“所以她就假装自己也被杀了么……”

“在那个时间点，蓝包精神上几近崩溃了。所以只要不要没有演砸，要骗过他也很容易。在打开舞舞的房门之前，蓝包应当已经有了她被杀的预感。只要在那里看到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性头颅在地上翻滚，只要没有疑心过重上前观察，就不用担心暴露。”

“但是裹着首级的披肩上还沾着鲜血啊。如果这真是她那个自杀死亡的姐妹的头，血应该早就干了啊。”

“所以她就朝着洪太郎的脖子一通猛刺。”

“啊……她是为了把血浸到披肩上么？且慢——舞舞表演自己死亡戏码的时候，距离她的姐妹自杀已经超过三天了。虽说不知道此时是什么季节，但既然有台风，所以不是夏天就是秋天吧？无论如何都会有所腐烂的吧。”

“考虑到这一点，舞舞就把首级塞进了保温箱里冷藏。”

“…………”

食材被盗乃是谎语吗……其实里面一开始就没有什么食物，要放什么书进去也是事先决定好的。

“那她把首级藏在狗鼻馆中的什么地方了？”

“如果先让所有人看到保温箱里放着书的话，之后再把首级放回去也

就没什么关系吧？”

“那在里面放着书的期间呢？”

“厨房里有正经八百的烹饪器具，而且都没有使用过，其中就有个深底大锅——”

“放在锅里么……”

“在准备晚饭的人面前，应该就有个新鲜的首级吧。”

“…………”

“尽管神童末寺是初次见面，但是她在很晚下班的情况下还是和干事长碰了头，大概就是因为对方是女性吧。π和槌転放她进了自己的房间，立直和洪太郎被袭击，都是因为对方是舞舞所以疏忽大意了。这点跟蓝包想的一样。”

但我还是露出了无法接受的表情。

“在这篇记录里，有三个很有趣的地方。”

信一郎继续往下说道：

“在干事长也就‘我’的独白中，已经判明了所有成员的真名，而且记了下来，π为古森一树，槌転为畑俊朗，立直为三家科一，洪太郎为久刀谷卓，舞舞为汤泽里砂，蓝包为栗屋相太郎。”

“嗯。”

“之所以能知道他们的真名，据说是因为看了他们的驾驶证和学生证，但舞舞说自己不会开车，又不是学生，那么干事长到底是从哪里知道舞舞的真名呢？当然因为这就是她自己的名字。”

“…………”

“第二条是在描写蓝包发现舞舞首级的场景里‘吸满了鲜血的披肩正摊在舞舞房间的地板上，而她的首级，就在哪片肆意淌开的血泊里。’这里用的并不是‘舞舞的首级’，而是‘她的首级’。”

“那不是蓝包……”

“大概蓝包原本写的是‘舞舞的首级’，却被舞舞改成了‘她的首级’，故意让旁观者看出一点端倪。”

“那是为什么？”

“为的是本格推理里所谓的公平性吧……”

……太疯狂了。

不管怎么说，都太丧心病狂了。

“蓝包和干事长共同创作的《首级之馆》中，使用‘她’这个代词的就只有这里。除此之外，无论是男性的‘他’还是女性的‘她’都未曾使用过[注2]。此外在整篇记录里，只有一开始干事长的独白部分和此处记着‘她的首级’。”

“…………”

“接着是第三个所有人的首级一字排开的描写‘一分为二的《暹罗连体人之谜》对应汤泽的首级’，决计没有写成‘汤泽里砂的首级’。”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正如蓝包所勘破的那样，在狗鼻岛的狗鼻馆发生的首级系列连续杀人事件就是干事长名为《首级之馆》的作品。杀人计划结束，作品即宣告完成。另一方面，为了完成《迷宫草子》的印刷版，所以舞舞便在文字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就是在做那项工作的时候，有了令之成为可以读懂的推理作品的想法，当然其中也有作为罪犯的表现欲在吧。”

“舞舞把准备好的汽艇引擎藏在某个地方，最后用它沿着天狗的飞地逃出了狗鼻岛么？”

“应该是吧。”

精疲力竭的信一郎靠在书架上，有气无力地说道。

“如此一来，《迷宫草子》的谜题就全部解开了吧。”

他没有回应。

“已经没事了么？”

我边说边竖起耳朵，无论是前后的六叠间，走廊，还是室外，都感觉不到任何气息。

得救了吗……？

“啊！”

信一郎忽然喊了一声，正在探查周围情况的我，不由地当场摆好了架势。

他递过来的是《迷宫草子》最后呈袋状的部分里所包含的，这本书的底页。

[注1] 诺克斯十戒和范达因二十准则中都有不得使用双胞胎诡计的条目。
[注2] 由于日语多省略人称代词的缘故，第七话原文中“彼（他）”和“彼女（她）”只有头尾独白部分及前文中提到的一处使用过。

编辑后记

本书由网站“迷宫社”的七名成员执笔，以各自的体验为基础所构成的作品，有关各个作品的改编都出于各个笔者的自由裁量，故而无从知晓几成现实几成虚构。若读者能各自发挥想象并乐在其中，则善莫大焉。

但必须告知各位读者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本书只印刷了寥寥数册，仅有为数不多的读者能够阅览。

若您有幸入手本书，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万望各位能够一直读到最后。

末了，谨以这本《迷宫草子》献予真心期待本书发行的家妹里香。

《迷宫草子》 干事长

『迷宮草子』創刊号
●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　初版発行
発行　　迷宮社
印刷・製本　湯沢印刷株式会社

《迷宫草子》

时值破晓，别屋之外，鸟儿已经开始欢唱了。

提心吊胆地拉开走廊的拉门，自屋内望向庭院，虽说天依旧昏晦，但再过片刻，阳光就会射入这片黑暗中，不久以后世界将会迎来日常，而我们两人也会回归庸庸碌碌，却又牢不可破的平日时光吧。

已经读完了全部的篇章。

已经解开了全部的谜题。

恐怕飞鸟信一郎和我是头一组将《迷宫草子》读到了最后，仍留存于这个世界的人吧。到底有多少读者消失在那边的世界呢？

想到正在彼处等待的物事，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走廊上的温度急遽降低，我自心底感受到了寒意。

我急忙将门关上，匆匆回到火盆边。

“结束了么……”

我像是想确认清楚似的跟信一郎搭话，他精疲力竭地靠在座椅子上，吸着他的无滤嘴烟。

“那本书就算继续持有也不会有任何坏处了吧？你觉得我们该把它处理掉吗？”

我再次向发怔的信一郎询问道。

“本来这是该上交警察的东西，不过就算交给他们也没什么意义吧。”

“唔……”

“即使交给警察，首先关于狗鼻岛事件是否真实存在，之前有无调查，这样的事实关系务必要确证清楚。此外，如果这真是一桩悬案，那只要将我们的推理汇总成的记录与《迷宫草子》一道匿名交送就可以了。只是，在此之前——”

信一郎表情一凛，像是接下去要说什么重要的话，就在此刻——

哗啦——前方传来了奇妙的声响。

难不成……

我怀着难以置信的情绪慢慢移动着视线，只见最后一张符纸缓缓飘落下来，而我只能怔怔地目视这一切。

“信，信……”

我刚想呼唤他的名字，背后却忽然传来了某种令人不适的气息。猝然扭头一看，映入眼帘的是此刻外侧六叠间的隔扇正一点一点打开的情景。

“信，信一……”

隔扇的动作戛然而止，当它打开了一指宽的缝隙以后，忽然间停在了那里。

我吞了一口唾液，凝望着那道缝隙，但隔壁的六叠间里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

尽管如此，我还是凝神从上到下扫过那道缝隙，接着便在相当靠下的位置看到了某件物事，定睛一看，那是眼睛。

一只睁大的眼睛正盯着我看。也不知有东西趴在地上，还是眼睛原本就在那里。总之那只眼睛就从微微拉开的隔扇另一侧朝这边窥视。

“信一郎……”

我好不容易以耳语般的音量喊出了一句囫囵话。

接着，在窥视着的那只眼睛上面，出现了另一只眼睛。

真当我讶然轻呼的时候——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又是眼睛……

在呈纵向的细狭的缝隙之中，接连出现了数只眼睛。而且是双目圆睁，赤红充血的眼睛……

我大喊了一声——

“信一郎！”

叽、叽、叽……房屋又开始鸣动了。

沙、沙、沙……内侧的六叠间传来了响动。

哗、哗、哗……外侧的六叠间也应声响和。

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面向庭院的走廊也足音四起。

蠢动的声音再度传入耳际。

怪异又卷土重来了。

然而，此刻符纸一张都没能剩下……

“貌似还没结束呢、”

信一郎把烟头扔进火盆，他从方才开始就一面吸着烟，一面思考着什么。

“还没结束……所有的谜题不是都解开了吗？”

“看这种情况，恐怕还是有什么差错吧。”

“后面隔扇里的……”

“嗯嗯，在看着我们这边啊。”

太好了……我稍稍安下心来，全然顾不得眼前的状况。如果是只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现象才真的要失心疯了吧。

“你，你觉得那个是什么啊……？”

“眼睛吧。”

“所以……”

“可能是读者的眼睛吧。”

“…………”

“是迄今为止失踪的《迷宫草子》的读者。在他们的眼中，我们会不会就是在《迷宫草子》中遭遇怪异的最新登场人物呢？”

“你说什么？”

“所以他们才会看向这边，换言之，就相当于在阅读吧。”

“啊，那之前感受到的奇妙视线就是……”

“嗯，大概就是他们吧……不过也不是很清楚，我能感觉到数不胜数的眼神。”

“那就是汤泽里砂……不对，是她妹妹么……”

“怎么说呢？”

“不，那　究竟是什么暂且不提。我们从《雾之馆》一直读到《首级之馆》，成功地解开了所有的谜题，故而怪异才消失了，我俩都没有失踪，没说错吧？但这是又为什么——”

“恐怕还不够吧。”

“哪里不够？”

“赎罪……吧。”

信一郎拿出了烟，嘴角露出了奇怪的笑容，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从未见过他一边说话一边抽烟的样子。

“赎罪？”

虽说很在意周遭的怪异，然而信一郎似已有了某种想法，这里就只能继续解谜了吧。虽说我对最为关键的谜题的真实面目一无所知，但只要信一郎掌握的话就没问题了吧。

“嗯，在《首级之馆》连续杀人事件中，唯一一个幸存者……在《迷宫草子》的成员里面，唯一一个活着的人物……对此的赎罪吧。”

“什么？所有人不都死了吗，统统被斩下了首级……”

“有一个人没被斩首哦，准确地说，是有个人没法确证被斩首了……”

“神童末寺吗……”

虽然脱口而出报上了那个名字，但我全然不知原因何在。

“他……不对，是那个女人，才是《首级之馆》的真凶么？是小邦祥子？所以怪异才未能平息么？但是根据你的推理——”

“不对。犯人依旧是舞舞，也就是汤泽里砂。神童末寺乃是共犯——不过并不是协助杀人，恐怕是帮忙制作了《迷宫草子》的书吧。”

“制作？”

“也就是印刷和装订吧。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东西，似乎进行了特殊的加工，虽说做得不尽人意，但也肯定很辛苦吧。”

“加工是指什么？”

信一郎拿起《迷宫草子》，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然后交给了我。

“不管怎么说都是手工制作的东西，你不觉得皮革装订的记述很糟糕吗？”

“刚开始我也是一样的感想。确实上面有不少褶皱，而且到处是黑色的污渍，让人感觉十分肮脏。”

我再次抚摸了《迷宫草子》，确实有种奇怪的手感。

“虽说只是猜疑，但我感觉这是用人皮粘在一起做成的。”

“…………”

我不由地将手一松，《迷宫草子》滑落下来，若把它拿在手上的话，指尖总会有种湿漉漉的触感，等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是手掌已然被自书皮流出的汗液浸湿了……

“人，人类的皮么……”

“一定是《迷宫草子》成员们的……吧。因为要把全体人员身体的一

部分粘到一起，所以令原本就颇为不易的皮革封面彻底失败了。”

“简直疯了……”

“这大概是舞舞的主意吧。”

信一郎朝我伸出手来，但我摇了摇头。他只得一脸无奈地站了起来，拾起落在火盆边的《迷宫草子》，接着回到了座椅子上。

“在《首级之馆》的最后部分这样写着——

‘因为此事，还余下《迷宫草子》的编辑、制作工作尚未完成。由于各个作品都有文字数据，是以编辑工作应该用不了太多时间。最大的问题是皮革封面的装订。虽学习和练习了相应的技术，但要正式上手去做必定很难。

如果在此之前不处理完全体人员的遗体的话……虽对能否做好尚存疑虑，但“我”必须完成。’

上下两段之前的联系显然十分微妙。似也可以理解为，为了制作出皮革封面，必须要将所有的尸体都处理完毕。若只是抛尸的话，应该就不是处理而是处置了吧。”

“那为何神童末寺会帮忙作这样的书呢？”

“说到底只是我的推测，但我想两人可能是恋人关系吧。”

“恋人？”

“神童末寺虽参与了聊天，却没做什么要紧的发言。又或者是他碰巧没有加入成为自杀诱因的聊天之中。可以想象的另外一点乃是连舞舞没法下手杀死恋人吧。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才救了神童末寺一命。”

“…………”

“但是别的成员就不一样了，舞舞对他们的憎恨绝非一星半点，从那个异样的装帧方式就能看出端倪。而事实上，由于神童末寺不在狗鼻岛。剥皮的工作应当是由舞舞完成的。可是——”

“等等，神童末寺也就是小邦祥子应该是女性啊。”

“神童末寺并不是小邦祥子。”

“那是新闻报道里写着的啊……”

“那只是为了让蓝包信以为真，所以搜索新闻找出的报道吧。又或者干脆就是完全捏造的。毕竟有电脑，所以那种文章写多少都不在话下吧。”

“喂喂，说必须相信《首级之馆》原文的，不就是你么？”

对于目瞪口呆的我，信一郎若无其事地说道：

“就在舞舞最后的独白部分，由于此时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姓名，所以就分别列出了网名和真名。不过只从π列到了蓝包，哪也没有‘神童末寺也就是小邦祥子’这种记述。”

“那么那个神童末寺到底是谁？”

信一郎尽情地吸了一口眼，然后边吐边说道：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

“就是你哦。”

“你说什么……”

“三津田信三，你就是首级之馆连续杀人事件的首位受害者神童末寺，也就是《迷宫草子》的第七个成员。”

感觉隔扇似乎再度被打开了。

信一郎的话令我深受冲击，虽说脑子里乱做一团，但我的视线还是紧紧咬住内侧的六叠间。

隔扇稍稍开了一条缝，我盯着那道缝隙，从上到下迅速扫视了一遍，目之所及只有漆黑而细长的一道口子，除此以外别无他物。正以为会有什么东西朝这里窥视的时候，缝隙的最下端忽然伸出了一根手指。

那是食指。片刻之后，中指、无名指、小指等接二连三地出现了，看起来是右手。但却不像是同一只手的手指，因为每一跟手指都各自蜿蜒蠕动着。

又过了一会，左手的手指也出现了，似乎隔扇即将被一口气推开……然而这种恐惧并未成真，四根手指上面又出现了四根手指，再往上又是四根手指……手指就这样接连自缝隙里伸出。

手指，手指，手指，手指，手指、还是手指……

手指们一字排开，好似一只细长的深海生物，自隔扇细狭的漆黑间隙里窥探着这里。一根一根歪斜扭曲地四散开来，那是一副令人作呕的恐怖景象。

“对应于神童末寺的 ——”

内侧六叠间隔扇的光景应当早已进入了信一郎的视野，可他却不动声色地继续往下说道——

“肯尼斯·菲林的《杀局》乃是以贾诺斯出版集团为舞台的推理小说，主人公是《犯罪公路》的编辑，这点正与你相当。”

“…………”

“神童末寺这一名字，正如洪太郎所指出的那样，包含了有神佛两方面涵义的字。对于在京都的出版社供职的你而言，这不正是合适的名字吗？并且你涉足了佛教相关的企划呢，何况D出版社旗下也还有其他的印刷公司。要制作一本名为《迷宫草子》的同人志，对你来说应该是信手拈来的事吧。”

太牵强了……

“是啊，是可能是有点牵强附会.。”

信一郎像是对我施展读心术般说道:

“那么下面的解释可否合你心意呢。”

“…………”

“神童末寺的罗马音拼写乃是SHINDOU　MATSUZI，重新排列一下又会如何呢？从MATSUZI里取M和I组合为MI，同理再取出TSU，然后从SHINDOU中取出D，从MATSUZI中取出A，组合为DA，由此拼写成MITSUDA。余下的元素便是SHINOU和Z，把Z置于N和O之间，就是SHINZOU，接着组合到一起，便是MITSUDA SHINZOU，也就是三津田信三，不正是你吗？”

咔嗒、咔嗒、咔嗒……

内侧的隔扇晃动起来，逐渐变得激烈，朝门后看去，只见数只透过缝隙窥伺着的眼睛正不停地眨动着。

透过细狭的黑暗间隙所见的因充血而赤红的眼睛，正啪嗒啪嗒杂乱无章地眨动着。

在前后六叠间以及走廊之上，徘徊着的某物的气息愈加浓厚了。

“你，你说的都是些什么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费了老大劲才从喉咙里挤出了一点声音。

“如果这正是《迷宫草子》的秘密所在，那在你揭露真相的那一瞬间，这些怪异应当全部自动平息了啊，不是这样吗？”

竟然把正深受其害的怪异当做例子，实在过于讽刺。但既然已被逼问到穷途末路，故而也并非在意这种事情的时候了。

“然而怪异还在继续，所以你的解释错了！”

我一面如此断言，一面诘问着信一郎。

“对了。”

他对我的话似乎完全不以为意。

“我对《迷宫草子》中记载的一系列离奇故事的解释，你实际上是怎么看的呢？”

“你，你说什么啊？”

我对这样的展开感到大惑不解。

“你就直说吧。”

他以认真的表情催促着我。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说呢，确实有些牵强，也有些穿凿附会的解释吧。”

之前他单方面地将我指责为所有怪异的元凶，接着又让我回答另一些质疑他这个当事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都是不情愿说的。

但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回答道——

“话虽如此，但我觉得还是大致不差吧……”

“也就是说，我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吧？”

如此拐弯抹角的说法，着实令人火大。

“更确切的说，除了你的解释以外，我实在找不出别的答案来解开眼前谜团，所以姑且就接受下来了——也许这才是最接近真实的吧。”

“比起这个，你当真觉得我是《迷宫草子》成员的生还者么？”

我有意打断了信一郎的话，一本正经地向他提问道——

“你真觉得这本书引发的怪异都是我害的么？”

信一郎手里拿着《迷宫草子》，面对着我说道——

“也有其他的解释吗？不过就这本书记载的信息来看，我的解释虽称不上完全，也算是最优了，是这么回事吧？”

他如同叮咛着我一般，再次提出了疑问。

你倒是快回答我的问题啊——我差点这般怒吼道。但当看到信一郎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时，我只得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吗？那倘若我的解释被推翻了呢？”

“你说什么？”

我不由地朝前探出身子。

“在《雾之馆》里，关于那个事件的真相，我的解释乃是沙雾耳朵失聪了对吧？”

我确实认可了那个说法……

“然而在文章里面，倘如注意到‘我’敲沙雾房门的那处描写，那便很有问题了，原文里是这样写的——

‘叩叩叩的敲门声刚落下，里面就传来了声音：请进吧。

里面的人仿佛业已等待了许久，伴随着一瞬间的紧张，我不顾一切地推开了门。’

如果沙雾真的听不到声音，沙雾在‘叩叩叩的敲门声刚落下’的时候是不可能作出应答的。”

这是这么回事？

信一郎的解释竟是错的……？

那雾又为何会散去呢……？

“当时走廊很暗，而房间里亮着灯，如果有人在房间内挨着门站着，是可以从走廊那一边看到他投过来的影子，但反过来则绝无可能。无论怎么想，只能认为是沙雾对敲门声作出了反应吧。”

“…………”

“而且耳朵失聪的人多半口齿不清，至少也没法如沙雾一般正常说话的吧。”

耳朵听不见的人是无法听清自己的发音的，所以语言交流上也会出现障碍。

“你的解释是错的吗……？”

“是啊，但果真能想出其他解释吗？”

“我做不到……”

我即刻回答道。

“要是没人能做到呢？”

嘶、嘶、嘶……天花板背后也有了什么响动，仿佛某物在匍匐潜行。但我已经顾不得仰头看了。

“我们还担心明日香是不是读了《底片里的投毒者》。”

“嗯，幸好她只是在庭院里偷听了我俩的对话。”

“真是这么回事吗？”

“…………”

“我的确是总结了笠木被毒死的事件经过并说给你听。但这就如同摘

抄了小说中的情节一般，并未深入探讨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但明日香却完全洞悉了民子的性格，故而才能推导出民子乃是犯人的说法。”

“是在身为叙述者的老人谈论事件以前，谈论起民子的那个地方吗？”

“明日香曾失口道出了那些话都是自己听老爷爷说的，也就是说，那孩子确实读过了《底片里的投毒者》。”

“怎么会……”

“而且与其认为她只读过那篇作品，还不如认为她是从《雾之馆》从头依次读下去的。你觉得明日香若在别屋里发现了这本《迷宫草子》，会这般无所作为放置不管吗？”

是啊，正因为是信一郎的妹妹，所以她一定会往下读的。只是应该还没有触及到最后没有裁开的部分。

“明日香至少从《雾之馆》看到了《底片里的投毒者》么……”

“或许吧——”

“既然如此，她也应当遭遇了怪异的袭击吧。可她虽说发了烧，但也仅此而已。啊，不对，没遇到什么可怕的事当然再好不过了。”

“但你的护身符不是被破坏了么。”

“……那是在替明日香挡灾吗？”

“嗯嗯。”

“但为什么是我的护身符……”

“那是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总是惦念着明日香吧。”

信一郎解答完的我的疑问，然后继续往下说道：

“在《迷宫草子》中，作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缀集而成的故事有《雾之馆》、《食子鬼的起源》、《为娱乐而杀人》、《钟楼之谜》这四篇。其中《雾之馆》、《为娱乐而杀人》、《钟楼之谜》由于作者的年龄看起来很年轻，所以无论出自‘迷宫社’哪个成员之手都毫不足怪。但仅有《食子鬼的起源》不大一样，如果这是真事，那么笔者的年龄必须达到那个岁数，但成员中并找不到那样的人。唯一符合条件的立直却不是儿子而是女儿，并不符合条件。那么《食子鬼的起源》就不存在作者了，岂不是咄咄怪事。”

咯、咯、咯……地板底下也传来了声音，不过我已经完全不去考虑那究竟为何了，只是一门心思地听着信一郎说话。

“那是因为，这些全都不是真人真事，前后逻辑不符便是证据。”

“那么在编辑后记中，就没必要特地声明‘以各自的体验为基础所构成的作品’，还有之后写的‘故而无从知晓几成现实几成虚构’。很明显《食子鬼的起源》的内容已经偏离了这个界限。”

“可是……”

“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为娱乐而杀人》这一篇里。”

信一郎翻开了《迷宫草子》——

“在叙述者拜访福利元的房间时，福利元的台词中出现了一些恐怖电影的标题。其中只有《万圣节》是上映于一九七八年的七十年代，其他作品多上映于八零年或八一年，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嗯，没错。”

“然而《血之愚人节》上映于八五年，《愚人节/鲜血的纪念日》上映于八六年。另一方面，再从《迷宫草子》内页所记的内容来看，这本书初版发行的时间乃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七日。也就是说，《血之愚人节》尚且好说，但《愚人节/鲜血的纪念日》他是绝对看不到的。毕竟在那之前，有关这部电影的存在，是没法未卜先知的。”

“但福利元不是个恐怖片狂魔吗？在作品上映之前提前一年知晓也不奇怪吧。”

“那他也不可能连电影的译名都知道吧。”

“……也是。”

“原本应当是素不相识的成员以各自的体验为基础的写作，但却有着朱雀连山、神神栉村、东城雅哉、中野原高中等诸多共同点，是不是太多了？”

“…………”

“不仅仅是《食子鬼的起源》，还有《朱雀之妖》和《首级之馆》，其形式相比内容本身还要异常。”

“形式？”

“就是事件记录的形式。假使承认这点，《首级之馆》的最后一幕场景就很异样了。干事长将受害者的首级排成一列，到底是以何人为对象做给他看的呢？本该看到的成员们都已经死绝了，这岂不是极不自然的行为吗？”

“正如你说的，干事长在编辑《迷宫草子》的时候，就相当注重推理作品的完成度吧。”

“也就是说，她意识到了读者的存在。”

“读者……”

“与其说意识到了，还不如说早就设想好了吧。”

“设想？到底设想谁？”

“我呀。”

“…………”

“飞鸟信一郎呦。”

“谁干的……？”

“当然是你咯，三津田信三……呀。”

“全都是虚构的吗？连《迷宫草子》本身都是虚构的吗？而且还是我的创作？”

“所以只要让你接受就足够了。”

“…………”

“即使我的推理有误，但只要你判断是正解，怪异就会消失。”

“最初那些无解的谜题……都是我的妄想？全部是创作出来的东西吗？”

信一郎点了点头。

“致命的失误果然还是在内页上。”

“…………”

“初版是在一九八五年，这个时间点《首级之馆》上所记载的个人网站应该还不存在。”

“作为一本书的内容顺序而言，这篇目录也显得很异常。在以‘十个印第安小孩型推理’为主题的《朱雀之妖》和《首级之馆》，正常地想应该会隔得很远，但第五话和第七话却又挨得很近。《首级之馆》从内容上看置于最后是必要的，但《朱雀之妖》在顺序上应该要提前一些才好。”

“你都在说些什么啊？比起目录什么的——”

“绝不是那样，这个目录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朱雀之妖》放在第五话这样的顺序，是有着什么理由吗？”

“如果不这样做，第五话的笔名就不是‘笔者不详’了。”

疼痛开始向头部袭来，渐渐的，对信一郎所说的话好似已然无法理解了，我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和不安。

“我之前也说过各作品的作者笔名都很奇怪，虽然不知道具体发音，

但似乎都是些意味深长的笔名。”

信一郎边说边递出一张纸，我只能无奈地接了过去。只见七位作者的笔名，被分解成一个一个的汉字写在纸上。

“名字全部是用汉字表示的。”

确实连半个平假名或片假名都看不到。

“汉字是表意文字，字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吧。先拿‘依武相’来说吧，‘依’意为‘挨近’，‘武’意为‘勇武’，‘相’意为‘相互’，主要由这样的意思组成。当然这只是这些字最常用的意义，不过，就算考虑到其他所有意义，也没法用‘依武’或者‘依武相’来表示什么别的词语或者符号。”

“原来如此。”

“接下去就是笔画的数目了。那么‘依’是八画，‘武’是八画，‘相’是九画，用最简单的暗语，也就是你所知道的置换法。即是将五十音或伊吕波歌[注1]换成数字和字母的加密方法。由‘依武向’的笔画数来看，在五十音中，‘依’和‘武’皆为八画，即‘KU（く）’，‘相’为九画即‘KE（け）’，但‘KUKUKE’没有意义。同理在伊吕波歌中，依’和‘武’为八画即‘CHI（ち）’，‘相’为九画即‘RI（り）’，‘ CHICHIRI’也没有意义。为了慎重起见，我将所有名字挨个试了一遍，但都有拼出在五十音或者伊吕波歌中有意义的词。当然，我也用拉丁字母试了下，但结果并没什么差别。”

“那还真是辛苦你喽。”

这样听起来像是在挖苦吗？不过看信一郎的模样却似不以为意。

“所以这回我便考虑的音读和训读[注2]，由于有姓有名，所以组合有姓用音读名用训读，姓用训读名用音读，姓名皆用训读和皆用音读这四种。工作量是挺大，但也不必全都试一遍，因为从第一个组合，即姓用训读名用音读，就初见成效了。”

信一郎边说边把另一张纸递给了我，纸上写着以下内容：

依武 相（EMU-AI）

丁江 州夕（TEIE-SUYU）

泥 重井（DEI-EI）

廻数回 一藍（ESUE-ICHIAI）

筆者不詳

舌渡生（ZETSUTO-OU）

裕（YU）

“若‘依’和‘武’用音读的话，就会变成‘E’和‘MU’，‘相’用训读的话，就会变成‘AI’，连在一起就是‘EMUAI’，也就是拉丁字母‘MI’的发音。如此依次给各个名字注音，再按字母表置换。不过，‘丁江舟夕’的注音‘TEIE-SUYU’，要用‘TEI-ESU-YU’来断句，还得把‘TEI’读作‘T’,把‘DEI’读作 ‘D’[注3]，这就权当某种幽默吧。”

“那笔者不详呢？”

“这一部分要替换为‘N’，这即是此置换法的独到之处，取了不详即‘NOTHING’的‘N’。不过只要将其他部分置换完成，这里自然就会懂，所以并不算难。”

不知何时飞鸟信一郎已然凝视着我。

“那么连在一起读会怎样呢？”

我试着在各个文字下面标出了字母。

依武 相（EMU-AI）→（MI）

丁江 州夕（TEIE-SUYUU）→（TSU）

泥 重井（DEI-EI）→（DA）

廻数回 一藍（ESUE-ICHIAI）→（SHI）

筆者不詳→（N）

舌渡生（ZETSUTO-OU）→（ZO）

裕（YU）→（U）

连在一起读的话，“MITSUDASHINZOU”换成假名也就是“みつだしんぞう”即“三津田信三”……

“骗人的吧……”

“从各篇的作者笔名中可以显现出三津田信三这个名字，为了活用这个机关，‘N’的处理方式最为关键。为了合理地使用意为‘笔者不详’的笔名，所以就想出了《朱雀之妖》里的情节。”

本末倒置也有这种好处吗……

“但顺序必须是‘MI，TSU，DA，SHI，N’，所以就排在了第五话，故而与主题相似的另一篇隔得不远，变成了这样的目录。这本《迷宫草子》从头到尾都是有意为之的。”

信一郎冷峻的目光直刺着我。

“我差点就被骗过去了。虽说你跟我一道装出一副害怕怪异的样子，实际上内心却很平静，因为《迷宫草子》就是你自己创作的。”

信一郎以前所未有的声音如此说道。

“不，不是这样……”

我想高声否定，可嘴里只能发出嗫嗫细语。

“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

“等，等等……等一下……”

本能告诉我此处必须冷静以待。

“若你说这本书是虚构的话，那我是《迷宫草子》生还的成员这事又该怎么说呢？假如一切都是虚构的，那袭击我们的怪异又算什么呢？又为何会引发这种怪异呢？”

“怪异？”

信一郎一脸惊诧地回敬道。

“是啊，从那场恐怖的雾开始，到今晚这个时间点为止持续发生的一连串怪异事件。”

信一郎苦笑着说：

“也许是你跟我的幻觉。不对，都是你体验到的怪异，我只是从你本人那里道听途说而已。也就是说，你所说的那些到底是真是假，我根本无从判断。至于我自己吗？那是遇上了《迷宫草子》这本奇怪的书，听了有关它的奇妙故事和你逼真的体验经历，令创造力和想象力都异常旺盛的飞鸟信一郎完全沉浸与那个世界的结果吧。本来雾这种玩意，一般想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啊。”

“…………”

“就是共同幻想呦。”

“不只是我俩，连消失的藏书家也——”

信一郎摇了摇头。

“那只是从‘古本堂’的神地氏那里道听途说来的，我也不知真假。或许是和你事先商量好的吧。”

“不、不可能……啊，还有神地氏不也消失了吗？就在那旧书堆成山的三叠间，当时他应该无处可逃了吧。”

然而信一郎再次摇摇头说：

“三叠间的地上是掉了几本书吧。”

“是啊。”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在那个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他消失了……化为虚无了……不就是那个痕迹么？”

“让我们正常地想想吧。榻榻米上有书，到底是他故意弄掉的，还是碰到书堆偶尔间掉下来的，抑或说书堆本身动了呢？”

“动了？”

“他就躲在堆积如山的旧书里面。”

“根本就没那种时间。当他把头缩回去的同时，我们就赶到那里了。他根本没空闲躲进旧书堆里，再去掩饰书山的表面。”

“只需做成仅在表面使用真正的书，内部掏空的纸糊道具的话，就可以简单地消失吧。”

“不管怎么说这也……”

“这样的话，还有个更自然的解释。在他即将消失之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家中侧的门口，从那里是看不见内侧三叠间的。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从三叠间里探出头来这件事，根本就没有确凿的证据。”

“…………”

“从家中侧的门口往里看的话，应该是没法知道他究竟是从三叠间还是从外面探出头来的。我们之前看到他在三叠间里，因此听到声音的时候，就下意识认为他也是在三叠间里。但实际上他是在三叠间外，在米道侧的店内使劲伸长脖子，缩回去的同时就从米道侧的门逃到了店外。比起书山的纸糊道具，这是相当现实的解释吧。”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当然是为了给秘而不宣的同人志《迷宫草子》赋予真实感。你独自执笔、编辑、制作了这本《迷宫草子》。印刷和装订方面得到了体系内印刷公司熟人的协助。完成的书就托付给了过从甚密的《古本堂》店主神地氏，跟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大玩笑。然后找机会带我去了《古本堂》，事先拜托神地氏在跟我熟络以后，再给我看这本《迷宫草子》。当然这要等到我独自去店里的时候。而且在时机成熟之时，还要求神地氏扮演自己凭空消失的戏码。此外，你为了专门针对我，还准备了《迷宫草子》成员的笔名以及设置在《迷宫社》文字上的密码当做线索。熟知我口味的你，确信我无论花多少钱也会买下这本《迷宫草子》，而且也充分预测到了我在读了这本书的内容之后会开始模仿侦探来进行推理。”

“为什么我要做这种事？”

“是为了摆脱这本书的诅咒吧……”

“诅咒？”

“是啊。”

“可这本《迷宫草子》是虚构的对吧？这本书上记载的事件，并未真实发生。首级之馆并没有发生什么《迷宫草子》杀人事件，也不存在什么‘迷宫社’。那所谓的诅咒又从何说起呢？”

“正因为是虚构的，所以才没法逃脱它的诅咒吧。”

信一郎以怜悯的眼神看着我说：

“正因为是虚构，所以袚除诅咒可是可能的。但因为原本就是子虚乌有，所以完全的袚除也没法做到，是这么回事吧。”

我已经完全无法理解信一郎所说的话了。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脑子坏掉了吧……”

真想放弃一切就这么算了。虽说已经努力到了这种程度，却还是无法做到。最重要的是，在那之后我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听好了，信一郎——”

过了半晌，我平静地说了起来：

“可以明确的事情有三点：《迷宫草子》中肯定凭附着怪异。一旦有人开始阅读，就会被书中的怪异所侵袭，进而被抹消存在。为了逃离怪异，必须解开上面所刊载作品中的所有谜题。然后到目前为止，你已经接连解开了谜题，尽管如此，这本《迷宫草子》本身——”

信一郎的口气骤然激烈起来：

“不管是以何种谜题为对象，根据推理者的视角以及所处的位置，以及所列出的事项的不同选择，解释也会千差万别。因此，我所解明的真相，只能说明其中一种现象而已。说到底也只是一种解释，什么也证明不了。”

他愈加自信满满地说道——

“有关这件事，只要通过我所推导出的《迷宫草子》的数个解释，不就能充分理解清楚了吗？”

忽然间，我发觉内侧六叠间的隔扇其实是关着的，慌忙回头一看，外侧房间的隔扇也关上了，走廊里并没有脚步声，天花板和地板也无任何异象，房屋的鸣动也停了下来。

这里就是我早已见惯的八叠间。

“已经平息下来了吧。”

信一郎咳嗽了一声。

“难道是因为你的解释到底还是正确的吗？”

明明自己最清楚这分明是无稽之谈——但所有的怪异确实都消失了，我开始感到动摇。最后连我自己也在想，信一郎说法难不成真是正解吧……但信一郎语气却显得焦躁起来——

“所谓解释、推理、结论……我不是说了那些东西全都是假的吗？”

可是——

“怪异不是真实存在的么……”

“是吗？”

“确实存在过啊。”

“那样的话……”

他用右手手指指着自己的脑门说：

“那些东西只存在于你这里吧。”

“全，全部都是妄想么……”

“如果不是这样，那飞鸟家的别屋，不就变成一栋华丽的鬼屋了。”

“所以那些都是《迷宫草子》中的——”

“那本《迷宫草子》本身，不就是你的幻想吗？”

“…………”

“不是吗？”

信一郎微笑着继续往下说——

“你所创造的东西，就只有《迷宫草子》吗？”

“…………”

“根据在杏罗町米道和杏罗町家中临街而建的‘古本堂’的店主——神地氏，创造出了‘迷宫社’这个名字，乍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恰恰是反过来的吧。”

“…………”

“并非因为杏罗町米道和杏罗町家中的神地才有了‘迷宫社’，而是因为最初的名字是‘迷宫社’，所以就把‘迷’分解成‘米道’的地名，‘　宫’分解成‘家中’的地名，‘社’则分解为‘神地’这一人物——难道不是这样吗？”

“…………”

信一郎依旧微笑着说道——

“还是这样想比较自然吧。由实际的地名和人名创造出‘迷宫社’，是不是太不方便了？比起这个，从‘迷宫社’的名字中，创造出‘米道’和‘家中’的‘神地’氏，果然还是这种想法比较自然对吧？”

“那么杏罗町的米道和家中，‘古本堂’，还有神地氏，难道说都不存在吗？”

“你觉得如何呢？”

“可是……”

我逐渐丧失了自信。尽管如此，嘴上还是在拼死反驳——

“但你不是从神地本人手上买了《迷宫草子》吗？”

仍然面带笑容的信一郎这般说道——

“不，我可没做过那种事哦。”

“诶？”

“根本不可肯有那种行为的。”

“…………”

“你自己最清楚了。”

“这到底是这么回事？”

信一郎还是微笑着，但他的眼神里却没有笑意。

“因为我根本不存在……”

“一个子虚乌有的人——

从另一个子虚乌有的人手上——

是不可能买到什么书的。

没错吧？”

“你，你在说什么啊……？你不是就在我眼前么……”

“不，没有哦。”

“怎么了你？飞鸟信一郎事实上现在就在我的眼前啊。”

“不，不在。”

“在。”

“不在。”

“那你到底是谁？”

信一郎脸上再度浮现出微笑……

“我啊，不就是你自己吗？”

晃动了……整个世界都晃动了。

眼前一片纯白。

我在哪里？

我又是谁？

只感觉茫然无解。

信一郎一成不变地微笑着——

“貌似你终于意思到了，《迷宫草子》这书本身，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内侧六叠间的隔扇上满是污垢，白色的部分都被染黑了。

不对，那并不是污垢……

……而是文字么？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无论是通往走廊的拉门，还是外侧六叠间的隔扇上，所有的白色平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惊诧地环顾整个房间，无论是墙壁柱子还是天花板，凡事能写上字的地方，都如聚着一簇簇的蚂蚁一般，全是黑压压的汉字、平假名、片假名、感叹号之类，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我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站到了外侧六叠间的隔扇前。

在大惑不解的同时，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迷路了。虽然想着不能在晦暗之处四处活动，身体却不由自主地奔逃起来。甚至连肩包被树枝缠拽也顾及不上，在山间小路拼命发足狂奔，不顾一切地想要逃离这里。

这，这是什么……？

我读了偶然跃入眼帘的文字，一股荒谬绝伦的既视感顿时侵袭过来。

这是……《雾之馆》的文章吗……？

于是我慌慌张张地看向其他地方。

“都疯了……发什么神经……脑子坏掉了……”

美代又开始嘟哝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做好了睡觉的准备，往长沙发上一躺，即刻睡了过去。

冷飕飕的夜气，顺着为请狐仙而打开的走廊窗户，悄悄潜入了客厅内，朝着深处的厨房，以及二楼的方向弥散开来。室内飘满了阴冷的气息。

果然是《迷宫草子》上所刊载的《朱雀之妖》的文章。

我在房间内来回行走着。《迷宫草子》里的故事在我的眼前不断跳跃着，放映着，迫近着。

不知不觉间，我已然被无数文字所包围。纵横交错的文字……斜向书写的文字……上下颠倒的文字……杂乱无章地四处爬行，密密麻麻地蠕动着，着实令人作呕。

“信，信一郎，这到底是……”

我正想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看向他时，却不禁惊愕到身子后仰。只见信一郎脸上也写着黑压压的文字，就如全身遍绘经文的无耳芳一[注4]一般，甚至连露出来的双臂也未能幸免，恐怕他全身上下都写着这样的东西吧。

“懂了吗？”

信一郎报以温柔的微笑，文字正随着脸部的起伏而扭曲。

“一切都是你创造出来的世界。”

“我……”

“是的哦。”

“真的空无一物吗……”

“嗯。”

眼前再度一片纯白。然而这次，文字已然开始侵蚀其中。起初的那片纯白无瑕的世界，转瞬间黑色的文字就如同雪崩一般，乱七八糟一齐涌了进来，每一个文字都在蠕蠕而动。

我被文字所埋没了……

我明白了，当雪白的空间完全变得漆黑之时，连自我也会消失殆尽吧……就在那个瞬间，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张脸庞，那是非常令人怀念，非常惹人怜爱的脸——

“明日香……”

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

信一郎吃惊地皱了皱眉。

“明日香……”

“诶……”

“对了……明日香……”

“…………”

“连明日香也是不存在的吗？”

“…………”

“要是身为兄长的飞鸟信一郎不存在的话，那么妹妹明日香又会怎样呢？”

“妹妹……明日香……”

“是啊，是你的妹妹明日香！还有你奶奶呢？你妈呢？”

“你说什么！？”

信一郎这般诘问道，那些文字即刻开始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注1] 始于平安时代的以日语假名次序谱写的字母歌，即在歌曲中恰巧把所有假名都使用一遍，用以熟记所有假名，歌词本身即字母表。
[注2] 音读为汉字原本的译音发音，大致接近于汉语发音，即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的原本的读音。训读为只取汉字字义，发音按照对应字义的日本本土读法，即汉字传入日本时摈弃原本的读音，转而按上与字义相近的日本固有发音。
[注3] 英语字母“D”和“T”标准发音分别为“ディー（di）”和“ティー（ti），没有中间的元音“e”。
[注4] 日本传说中被双目失明的流浪艺人，由于恶鬼索命，故而被僧人在全身写满经文，唯独遗漏了一只耳朵，于是在遭遇恶鬼的时候失去了一边的耳朵。

“原来如此。”

听完我的话以后，信一郎以难以言喻的眼神看着《迷宫草子》。

“真是千钧一发啊……”

“你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了吗？”

我还是有些疑心，眼前的他，会不会就是我之前读到《为娱乐而杀人》后遇到的那个“它”。

“我都记得，我也有陈述自己想法的意愿。”

“可是……”

“对，就跟这本书所期望的那样，我被迫说出了那样的话。”

“果然啊……”

在完全恢复原状的八叠间里，隔着放置在火盆上的《迷宫草子》，我依然跟飞鸟信一郎面对面坐着。

“我虽对此有所记忆，但似乎只能回忆起针对各个问题的推理和解释，并没法追溯自己的思考过程。”

“什么意思？”

“把你逼上绝境的推理，各自独立来看确实有些道理，但前后的联系一下岂不是荒谬透顶吗？”

“是啊……”

“你既然能指出这样的事实，为什么不反驳呢？”

“那个嘛……”

筋疲力尽的我没再说一个字，就这样靠在座椅子上。

天早就蒙蒙亮了，可拉门的对面却没有一丝阳光。走廊的护窗板并没有关上，这里本该和庭院一道变得敞亮吧。同时拉门的白纸上也该染上曙光，但此时却丝毫不见任何征兆。

“我们并不是头一组从《迷宫草子》的怪异中逃脱出来的读者么？”

“确实如此吧。”

信一郎以微妙的言语回答了我的问题。

“确实呢……那就是可以认为我们获胜了么？”

“嗯。不过这本书似乎不打算认输呢。”

“怎么会……”

所以黎明就永远不会到来吗？我们此时到底身在何处呢？

虽说这么想着，但我们也丝毫未有去往拉门另一面看一眼别屋庭院的念头。

“太不公平了。谜题都已经解开了，只要得出正解怪异现象就会消失，这本书自身已经证明了这点，应当是有所保证的吧。可到了这个时候——”

“喂喂……对于这种来历不明的书，此时此刻再去抱怨不公，恐怕也无济于事吧。”

信一郎面露苦笑，但也未持续很久。

“问题就是，《迷宫草子》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诶？”

“我是觉得，从各个作者和神童末寺的笔名推导出三津田信三这个名字，既不是单纯的牵强附会也并非偶然。”

“你是说是这本书有意为之的吗？”

“大概是吧。”

“…………”

“刚开始或许并不是这样的笔名和网名，是在我们尝试解开《雾之馆》谜题的时候，才变成了现在这个名字。”

“那么早就……”

“也可以认为这本书在玩弄它的自我防卫策略吧。”

“但第一眼看到这篇目录的时候，好像已经是现在的笔名了啊。”

“你有自信吗？我可没有哦。”

“…………”

信一郎从火盆下的抽屉中拿出烟和火柴，闭上双眼缓缓地抽起了烟。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虽说打扰他的思绪是也不好，可我也没法保持沉默。

“我们不就永远没法获胜了吗？如果只是解开刊载故事的谜题，那只要是这本书的读者无论是谁都可以参与其中。但倘若书本身的内容都发生变化的话，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不就无计可施了。”

信一郎并没有回应我。

“这本书真要稍对自己不利就立即改变内容，那不仅仅是笔者的名字，说不定连故事内容都可以自由操纵吧。”

信一郎一脸凝重，一言不发。

“不对，不仅如此，根据情况的不同，恐怕连页数和开本都会有所改变吧……”

信一郎依旧保持着沉默。

“没有哪个读者能逃离这本书的五指山，就是这样吧？”

信一郎蓦然睁开双眼，把烟头扔到火盆的灰烬之中，徐徐地拿起《迷宫草子》开始翻页。

“你打算从第一话从头开始读吗？”

他并没有答复我。

“即使我们从头开始，就算解开所有的谜题，不也只会遭遇一样的状况么？”

而信一郎的目光并未离开书本，只是一门心思地翻着页。

“信一郎，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就在这时，他突然将翻开的《迷宫草子》向我递了过来。

“干，干嘛啊？”

“你读读看吧。”

我战战兢兢地接过了书，目光落在了翻开的页码上。但我暂且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变成全新的故事了么？这本书又要我们从头挑战解谜了么？”

“好好读一下吧。”

看到信一郎那不同寻常的模样，我又把目光投向正文。

“诶？”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比以往更甚的怪异现象。

全身立刻就被雾气重新笼罩，就如行走在热带雨林浓厚潮湿的空气中。然而这里却并没什么热气，唯有被侵肌蚀骨的寒气所包围的感觉，无时不刻令人窒息着。

感觉自己并非身处于自然现象的雾里了，看不见的水滴粒子其实是无数的微生物，自己的身体正沉浸在这亿万正体不明的生物集合之中……甫一呼吸，谜样的微生物就会顺着口鼻进入体内……脑内一直被这种嫌恶的感觉所占据着。

手里拿着的这本《迷宫草子》，上面分明记载着我自己的故事，正是我上周一从公司出发，踏上归途时的情形。

“那么，这样的话——终于可以说，关于《迷宫草子》的可怕传言，是真的吗？”

他虽然语气轻巧，但是转向我的眼神却很认真。

“不管是不是真的，我们反正都受到威胁了。不，与其讨论这个，应该赶紧先把《食子鬼起源》的谜破解了再说。”

虽说现在是没遇到什么怪事，但一想到昨晚浓雾的威胁以及今晚婴孩的恐怖，就觉得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和信一郎的故事出现在《迷宫草子》之中。我俩在不知不觉间，也被引入了《迷宫草子》的文字里。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不知道。”

信一郎轻描淡写地摇了摇头，然后微微一笑——

“不过这样一来，就可以建立一个假说了。”

“什么？”

“在很早的阶段，《迷宫草子》就发生了这种新的变化，你不这么认为吗？”

“嗯，虽说是有可能……”

“那到底图什么呢？”

“那个……是它不想向我们认输吧。”

“所以便将我们变成了《迷宫草子》的登场人物么。”

“不对吗？”

“恐怕就是这样吧，只是它或许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不，其他都无所谓，正因为创造了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产生了某种可能性。”

“你在说什么啊？”

信一郎又变得有些不可理喻了，我瞬间感到毛骨悚然，但他却微笑着说道——

“你说过我们单纯只是《迷宫草子》的读者。”

“嗯。”

“但是，倘若我们自己成了登场人物的话，应该会有读者以目光追随着我们的一言一行吧。”

“…………”

“令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感受的视线——就是读者的目光吧。”

“你，你说什么？”

“能拯救我们的路就只有一条。”

信一郎突然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心一意地凝视着虚空——

“现在，读着我的台词的那个你，请一定解开《迷宫草子》的谜题。不过要是失败的话，当然就——”

（全书完）

解说

笠井 洁

本书是以《厌魅 附体之物》为首作，创作了广受好评的刀城言耶侦探系列的作者——三津田信三的作品，是与作者同名人物为主角的作家三部曲之一，在成书时间上要先于刀城系列。作家三部曲全部由讲谈社新书发行，分别为《恐怖作家的居所》、《作者不详》、以及《蛇棺葬》、《百蛇堂》。《恐怖作家的居所》在改为文库版时更名为《忌馆 恐怖作家的居所》。此外，《蛇棺葬》和《百蛇堂》可以看作是以上下卷发行的同一篇长篇小说。

刀城系列作品经常会得到“融合恐怖与推理”这样的评价，从这一点来看，这本作为筹备刀城系列的前作，作家三部曲之一的《作者不详》，也格外引人瞩目。

作品中的人物三津田信三（以下作者简称为三津田，作品中人物简称为信三）和友人飞鸟信一郎，偶然从一家神秘的旧书店获得了一本名为《迷宫草子　创刊号》的同人志，里面收录了七位作者的七篇短篇作品。除了《第五话　朱雀之妖》的目录上表明的作者为‘笔者不详’，其余作品一律使用了一眼就能看出是的人为生造的笔名。

读完谜样的体验故事体裁的《第一话 雾之馆》后，两人遭到了超乎想象的浓雾的袭击。《迷宫草子》中收录的各篇小说，皆会入侵读者的现实世界，并带来种种异样的影响。而且，《迷宫草子》过去的持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失踪了。直到飞鸟信一郎为第一话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之后，浓雾才最终得以散去。

此时信三和飞鸟信一郎不得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既然是在机缘巧合下入手了这本书，又在偶然间开始了阅读，那就继续解开深藏在七篇小说中的各种谜团吧。如果无法顺利读完第七话，两人的命运就只能是变成失踪人口了。从《迷宫草子》收录的故事中所蕴含的异样的力量来看。读者虽然于社会而言是失踪了，但实际上是被卷入了异世界，是以从这个现实世界中消失了。迫不得已的二人组，一面承受着各个作品主题所对应的怪异现象的接连轰炸，一面为各个故事所提出的谜题提供解答。

再谈作品的整体结构。首先在相当于序章的《杏罗町》中讲述了获取《迷宫草子》的经过。紧跟着的乃是《第一话 雾之馆》，外加《星期一》的章节。第一话《雾之馆》乃是收录在《迷宫草子》里的短篇小说，总之就是书中书。在《星期一》这一章里，讲述的乃是读过《雾之馆》后的两人组所处的“现实世界”。和序章一样，这里亦以信三的第一

人称视角来进行叙述。这种结构一直往后延续到《第七话 首级之馆》和《星期天》。置于最后的两章《迷宫草子》和《作者不详》也用的是信三的第一人称。围绕着《迷宫草子》这本怪异的书，全部的谜题就这样被依次解开。

综上所述，在《作者不详》这部作品中，错综复杂的特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先以《第一话 雾之馆 依武向》为问题篇，接着以《星期一》为解答篇，本作品正是以逻辑推理短篇为核心的系列作品。此外，扮演侦探角色的飞鸟和扮演华生角色的信三这两个主角的之间的共通性，并未成为连接各个“短篇”的纽带。而是以《迷宫草子》这本谜样的书为基础，将“短篇”与“短篇”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飞鸟和信三并不是因为工作抑或兴趣而去解谜，倘若放任不管的话，自身就会遭遇危险，所以就被逼迫到了即使不情不愿也不得不去解谜的立场上。作者将间谍小说的杰作中使用较多的“被迫卷入型”设定代入到了逻辑推理小说即侦探小说之中。

作品中的两人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进行了论述，将其作为解谜的辅助手段。登场人物皆被关在密封的空间内，如若解不开谜题，找不出犯人，自己就会惨遭杀害。从这点来看，克里斯蒂的作品与间谍小说的“被迫卷入型”有着相似的特征。

如此被强迫推理的二人组，所必须解开的并非是 “现实”事件。乃是作为书中书提供给读者的《迷宫草子》中所收录的那些小说，总之就是作品内的“虚构”事件。侦探角色并非直接对现实事件进行调查推理，而是以笔记之类的书中所提供的事件为推理对象的侦探小说，以约瑟芬·铁伊[注1]的《时间的女儿》为首，此类作品迄今为止亦为数不少。本作中的书中书都是欠缺解答篇的侦探小说，且皆由担任侦探的角色给予逻辑性解释，可谓是一个极端的设定。

然而问题并不局限于这一点。由于存在着《迷宫草子》这本奇怪的书，两人读了以后，接连遭遇的怪异的现象，说到底这乃是作品中的“现实”。另一方面，作品在“虚构”之中所提出的谜题，至少在理论上给与了首尾一致的解释。也就是说“现实”亦是虚构，“虚构”亦是现实。现实化生为虚构，虚构转变为现实，读者便被困于作品里的莫比乌斯圈中了。

如此一来，浮现于脑海中的就是元小说[注2]这一词汇了吧。有信三登场的作家三部曲之中都采用了元小说的结构，其中《作者不详》给读者带来的迷惑感要明显压倒了其余两部作品。当然在恐怖感这一点上，还是《蛇棺葬》/《百蛇堂》更占优势。

《作者不详》中元小说的迷惑感也有相应的依据。根据作者的介绍，《恐怖作家的居所》乃是怪异小说，《蛇棺葬》/《百蛇堂》则的怪谈，《作者不详》乃是以侦探小说为主题而写就的。三津田原本就是想把侦探小说看作是现实与虚构所交缠糅合出来的，某种特异的故事空间。

侦探小说的基本形式乃是“谜题/逻辑性解释”。即便作品是彻底的现实主义风格，只要是侦探小说，作品就不得不二元化，必须包含作为谜题的问题篇和解答篇。正如问题篇中的问题一般被称为“谜题”一样，侦探小说的问题即使在作品中是处于“现实”的情况下，也和诸如无面尸和密室，孤岛和暴风雪山庄等侦探小说的经典情节一样，存在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在克劳夫兹[注3]、松本清张等现实主义侦探小说中，经常被提及的所谓“有不在场证明的犯人”这一问题。自不必说，“有不在场证明的犯人”亦是“虚构”的谜题。

就这样，历代的侦探小说家将问题进一步人为虚构化。他们将只不过是的未能解答的问题，以合乎幻想小说和怪奇小说的元素或噱头，将其包装成怪诞而华丽，令人瞩目的“谜”。从这一点来看，在被称作最初的侦探小说的《莫格街凶杀案》[注4]中，“融合恐怖与推理”就已经达成。

然而，只是将幻想的谜题，怪异的谜题，在结尾以符合逻辑的解释，并将其置于浅显易懂的现实性之上，那么“谜题/逻辑性的解释”的侦探小说形式只不过是流于表面而已。正如《莫格街凶杀案》中所描绘的那样，优秀的侦探小说的问题即等于谜题。逻辑推理之后却令谜题不减反增，乃是出于读者在无意识中根植着的恐惧吧。

侦探小说本身就存在所谓“融合恐怖与推理”，或者说现实与虚构互相冲突是这种元小说的特性业已囊括于其中。拉冈学派[注5]的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注6]对于元小说进行了如下的批判——

在现代艺术中，经常会遇到所谓“回归现实世界”这般粗暴的企图。这样的作品只会令观众（或读者）联想到他或她所看到的（读到的）内容是虚构的，使他们从美好的梦境中清醒过来。（略）对于这样的做法，不该视以布莱希特式威严的一种异化的变形，而是应予否定这种做法本身。他们所做的事与他们的主张背道而驰，乃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仅是为了殊死逃避已成为幻觉本身的“现实世界”。他们所谓的“现实世界”，乃是以幻视的猎奇形态应运而生的事物。

（《如何阅读拉冈》*How to read Lacan, 2006*）

这里所谓的“现实世界”，并非我们生活的浅显易懂的日常世界。以日常世界的真实性为依据的所谓现实，有着颠簸不破的核心，亦有着无法直视的恐怖本身。根据拉冈的主张，我们并无法从散文式的，魅力淡薄的现实中逃离至梦境（既有字面的意义也有比喻的意味）。为了自出现于梦中的 “现实世界”的恐惧中解脱，逃避肤浅而又日常性的现实。所谓的现实，不过是为了逃避梦境而编织的第二个梦而已。

因此将第一梦（虚构）和第二梦（现实）进行颠倒、侵蚀、渗透的元小说，在原理上并不完备，“仅是为了拼命逃避已成为幻觉本身的‘现实世界’”。

包含作者本人在作品中登场的这一基本设定在内，作家三部曲中的

世界各自都凝练了元小说式的结构，故而三津田才要从中抽身，转而投入忠实于古典侦探小说的刀城系列作品。的确在侦探小说中，现实与虚构是以奇妙的形式交缠糅合的，但这种扭曲却远远超越了后现代元小说的构想。

无论是何种侦探小说，都具有某种形式的“融合恐怖与推理”。大多数侦探小说乃是将第一梦（虚构）解构为第二梦（现实）并予以回收。例外的是，亦有将第二梦（现实）中无法回收的残余部分和第一梦（虚构）在文章的结尾处予以描叙的作品。此外，在元小说类型的侦探小说还欲将第一梦（虚构）和第二梦（现实）颠而倒之使之混沌不清。然而这些作品岂不都忽略了侦探小说的形式中所包含的原本的可能性么。

的确，“他们所谓的‘现实世界’，乃是以幻视的猎奇形态应运而生的事物”，但人类却无法承受这种恐惧，不得不从第一梦（虚构）逃离到第二梦（现实），“谜题/逻辑性的解释”这一侦探小说形式的深刻意义便在于此。

并非排除人类从虚构逃往现实的必然性，只是将其全盘囊括，再从中竭力拾取“现实世界”的碎片。谜题自然要从逻辑上求解，但正因为如此，作品才会寻求这种特殊的谜题和特别的逻辑，仿佛世界业已发生了绝对性的改变。这便是“融合恐怖与推理”最深层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作者在《作者不详》中彻底追求了侦探小说的元小说化，才抓住了侦探小说原本的可能性。

在《作者不详》的作品中所提出的七个谜题，都被赋予了逻辑性的解释。然而围绕着收录了这七篇短篇的《迷宫草子》一书，尽管其来龙去脉已被说明清楚，但仍以超自然的形式留存在最后。谜题会在解谜的过程中反在不断增殖。但《作者不详》中对于现实性和虚构性的歪曲，至今仍未摆脱外在的水准。

所以三津田才说：“就如同在苍龙乡和神神栉村中遭遇的各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怪异与连续怪死事件一样，乃是超越了人类智慧的某种妖魔的力量在起作用，抑或是狡诈超群的杀人鬼在村中逞凶，最后的最后竟还是无从判断”（三津田信三《凶鸟　忌讳之物》）”。该书作为排除了元小说旨趣的的侦探小说，故而从始至终也只在内在形式上展开描写吧。

[注1] Josephine Tey（1896~1952）：英国著名推理小说家，推理史第二黄金期三大女杰之一。《时间的女儿》是其代表作。
[注2] 原文为Metaphisics，又称超小说，即有关小说的小说，乃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
[注3] Freeman Wills Crofts （1879~1957）：爱尔兰著名侦探小说作家。他于1919年创作的首部侦探小说《谜桶》，成为侦探文学上里程碑式的作品，确立了写实派侦探小说。
[注4] 《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埃德加•爱伦•坡于184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侦探小说，一般被公认为全世界最早出现的推理小说。
[注5] 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及精神病学专家雅各•拉冈（Jacques Laca'）

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现代哲学乃至文学影响深远。
[注6] Slavoj Žižek（1949～），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被视为拉冈学派最重要的继承人。